

屠龙手

第一章

已是冬末了，北风仍打着呼啸旋转着，一点也看不出春天即将来临的气息。

风，吹在人的身上，仿佛千把利刃割着，直冷透骨髓，那等寒冽劲儿，威势咄咄逼人。

山是白的，嶙峋嵯峨的石头也是白的，白得耀眼，白得冷森，触眼所见就是一片白茫茫的世界。

这片绝崖峭拔险峻，下临无底深渊，站在崖边，只见云气迷漫，看不到底，看了令人不寒而栗。

一条弯弯曲曲的山径，早已被雪埋盖住，但小径两旁有些并排挺立的苍松，这些巨大的松树枝干伸展盘虬，好像在指引上山的人，路是怎么走的。

天，是阴沉的，但因雪光反映，所以视线仍很明朗，云很低，从远处飞过来一群野雁，排成人字的行列，向南面飞去。

这里是关外的孤伶山。

“唳”的一声，一支羽箭从两边的山坳后面，射了出来，划过长空，那支羽箭正好穿中一只飞雁的头颈。

一声哀鸣，那只飞雁带着羽箭，在空中挣扎，打了几个跟斗，跌落地下。

那支箭划空之声非常劲急，可见发箭之人的腕力非常之强，手法之准，不偏不倚中的，由此可显出此人的功力不错。

东头十余丈外，有四条人影，踏着深厚的皑皑白雪急急忙忙的赶路，一听到箭声，四人不约而同停住了脚步，凝神四顾。

这四个人，其中一个高瘦，容貌阴鸷冷酷的老者，是“无情手”李士熊，他是“双龙帮”的第一高手，与帮主朱固尊一向平起平坐。

在李士熊左旁的是一个肥肥胖胖，一脸富态相的，为人冷静精明，心机极巧，外号“震天魂”的邱宇，他是“双龙帮”的总管，极具权威。

另外二个人，都正当年壮，一个虎腰熊臂，身高膀阔，高头大马，此人正是“翻云剑”云天鹏，他近日刚接替朱固尊为“双龙帮”的掌门人。

在他身旁的是一位脸色苍白，不苟言笑，中等身材，人称“回腾剑”的胡辉龙。

在这种层峦叠峰中的绝崖上，风刮起来的威势，非但冷冻，而且能穿透人们肌肤，一阵接一阵的，肆虐的刮着。

还好，四人都是身负绝艺的高手，不把这点寒风苦雪放在心上。

到了斜坡，放眼极目四处搜索，全是参差险恶却又阴冷沉默的山岳，崖的后面也连接着无穷无尽的山峦峰岭，竟找不到射雁的人。

可是——

四人的功力都非常精纯，身形纹丝不动，只是睁大圆亮的双眼，四下瞻望，机敏中颇见沉静的涵养，到处均是白茫茫一片，寂静无声。

半晌——

“震天魂”邱宇豪爽的哈哈大笑，内力充足，直震古松树梢上的积雪，应声簌簌抖落，山坳间亦响起了他豪迈的回声。

另外三人不解其意，纷纷转头望着他，他清越的嗓音响起，道：

“射雁的人已经走了，不过雁还在。”

随着他的右手手势，众人看见山坳下，雪里躺着那只伤雁，奄奄一息，尚未断气。

“回腾剑”胡辉龙年纪最轻，资历最浅，跑过去拾了伤雁，羽箭正穿在颈项间。

“震天魂”邱宇左手接住，低头一看羽箭，微微皱眉，略一沉吟，道：

“莫非是他？！”

“震天魂”邱宇连雁带箭递给“无情手”李士熊，说道：“李兄，你看看，会不会是那小贼？”

“无情手”李士熊左手一抬，接了过来，一看羽箭，怒声道：

“是了，咱们追了七天七夜，终究被咱们赶到了，他一定还没有走多远。”

说罢，用手一挥，四人一口气又奔出了十数丈远，速度丝毫不因地势、气候而稍减。

赶在前面的“翻云剑”云天鹏，只见他眉头深锁，眼睛怒睁，好似要喷出火来，手按在腰间挂的一柄长剑上，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。

他们又奔了四五里之后，“无情手”李士熊若有所思，吼道：

“青丫头，怎么还没有到，别走岔了路。”

“翻云剑”云天鹏连忙停了脚步，转回头，双手捂着嘴，大声喊叫道：

“师妹——你快一点——”

山中响起了阵阵回响，但仍没有回答，不知是没有听到，或是置之不理。

“无情手”李士熊叹了一口气，道：

“天鹏，你回头去，把青丫头找来，咱们慢慢走等你。”

“翻云剑”云天鹏虽然已接了掌门之职，但是“无情手”李士熊，及“震天魂”邱宇都比他大一辈，所以仍直呼他的名字。

云天鹏不答腔，奔出一里许，只见一位黄衣少女，单足跪在雪地里，似在雪地里探寻什么东西，聚精会神，竟没有发现有人来了。

“翻云剑”云天鹏走近她，迷惑的问道：

“师妹，你在找什么东西？师叔还在耽心你呢！”

那少女立起身来，她的身材窈窕，长得俏生生的，瓜子脸儿，柳叶眉儿，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配着一张蜜汁般的小樱桃嘴，甜上加美，是个白白净净的小姑娘，二十岁不到。

她有一股惶恐的表情，看到“翻云剑”云天鹏，就呐呐的道：

“我……我在这里检到这个……”

“翻云剑”云天鹏走近身去，接了过来，不禁皱皱眉，道：

“真是他！”

原来这是一只羽箭，跟刚才他们发现的伤雁上的，完全一模一样，一看即知它的主人是同一个人，上面刻着一个“狄”字。

那少女即是“双龙帮”故帮主的女儿朱青，也就是云天鹏师妹。

朱青的面颊飞起两朵红晕，想说什么，却又怯怯的垂下头去。

“翻云剑”云天鹏冷凄凄的瞄着他的师妹，干笑了两声，道：

“咱们追着仇家，个个心焦如焚，师妹倒好雅兴，沿途寻找信物。”

满面的迷惑，朱青两只柔嫩的小手兀自搓揉不停，柔声问道：

“信物？什么意思？”“翻云剑”云天鹏深深叹了口气，痴痴的眼光，深深瞧着朱青，只见她玉脂般的雪肤之下，隐隐透出一层胭脂之色，双眉微垂，一股女儿家羞态，娇滢绝伦，他不忍再责怪，道：

“师妹，大敌当前，你慢吞吞的，怎么能追上仇家呢？”朱青怔了一下，畏葸的垂下头来，轻轻的道：“我……我不是故意的，而且……”

“翻云剑”云天鹏用力吸了口气，心中疑惑不解，焦急的问道：

“而且什么……师妹。”

朱青啜嚅了一会，抬起头来，幽幽的道：

“我认为……他不可能是凶手。”

“翻云剑”云天鹏从鼻孔中哼了一声，冷冷一笑，道：“你倒会替他辩解，难道师父的死，一点也不能唤醒你吗？”

朱青怔了怔，随即嘲讽道：

“你不查明事实，一味指责他，我难道不知你是公报私仇，想借刀杀人？”

“翻云剑”云天鹏刹时间，眉宇间登时有如罩上了层黑云，喉头颤动了一下，他鼓足一口气，语声沙哑艰涩，怒叫道：

“我如此千里跋涉，还不是为了报师父的仇，你怎么能如此怪我？”

朱青脸上一红，一双明澄清澈的眼中，泪珠滚来滚去，细声如丝，道：

“师兄，我……我不是怪你，我是希望先把事情弄明白了，免得冤枉好人。”

“翻云剑”云天鹏抿抿嘴，一肚子不舒服，神色黯然，低沉的道：

“反正在你心里，他比我重要就是了。”

朱青那张俏脸儿一红，羞涩的道：

“我……我跟他订了亲，他当然在我心上……比你……”

“翻云剑”云天鹏怪叫一声，疾问道：

“比我怎么样……”

朱青一咬牙，带着几分惶惑，顿足高声气道：“当然比你重要！”

“翻云剑”云天鹏脖子青筋毕露，恶狠狠的瞪着大眼，气呼呼的，吼道：

“从小我心里只有你，你不可能不知道，而且你也……”

朱青甜蜜蜜的脸儿，一下子全没了血色，嘴唇蠕动了几次，娇声叫道：

“你不要说了，爹爹订的亲，我……我怎么能反对？我一个女孩子难道作得了主吗？师兄，你别再胡说八道了。”“翻云剑”云天鹏若有所思，沉默的没有讲话，他咬了下唇，恨恨的道：

“好！等找到那臭小子，我一刀把他宰了，我看他能怎么样？”

朱青微抬起她的粉面，心中千头万绪，委屈的神色溢上双颊，低低的道：

“师兄，你不要这样，你对我的好，我一点也不敢忘，只是……”

“翻云剑”云天鹏剑眉一皱，叹了口气，正色道：“我不相信那个臭小子，哪一点配得上你？师父当初怎么会将你许配给他，一定是……”

朱青怔了一下，畏葸的垂下头，轻轻的道：

“师哥，你别再说了，我都知道。”

“翻云剑”云天鹏犹豫了一下，有些腼腆的道：“只要你知道就好，今生除了你，我绝不会再有第二个女孩，师妹你放心！”

朱青伸出柔柔的手一拢秀发，甜甜一笑，走近前，缓缓的道：

“师兄别傻，我早晚是人家的媳妇，你当然得再找别家姑娘，别为我耽搁。”

“翻云剑”云天鹏火爆的脾气硬是压不住，冷冷的道：“我不会让你嫁给那个混小子的。”

朱青知道再说下去，也不会有什么结果，深深的吸口气，嗔道：

“你再这样胡说，我就去当尼姑！”

一跺脚，朱青头也不回，往前奔去，“翻云剑”云天鹏忙开步追去，刹时间赶到朱青的身旁，右手拉住了朱青，致歉道：

“师妹，你别生气，我发誓再也不惹你生气了，好不好？”朱青气已大消，但她仍装出一脸不悦，坚决的摇摇头，娇愠道：

“再发誓也没有用，反正你就喜欢胡说，我再也不要理你了。”

“翻云剑”云天鹏一副尴尬相，有些茫然的眨眨眼皮，颤声道：

“你要怎么才肯原谅我，师妹？”

朱青嫣然一笑，柔柔的道：

“好了，我逗你玩的，现在你是掌门人，我怎么敢不理你？那我岂不是大逆不道！”

“翻云剑”云天鹏一看朱青已有笑容，心中释然，露齿一笑，道：

“看到你笑，我就放心了。”

朱青伸出小巧的舌尖润润嘴唇，露出一股少女特有的娇憨之态，道：

“好了，别再胡扯，师叔一定急死了，叫你来找我，你也在此磨蹭。”

朱青转身而走，刚走了几步，“翻云剑”云天鹏忽然抢到她面前，深沉的望着她，心中滴溜溜的打转，他知道师妹脾气，笑道：

“你手中的羽箭是打哪儿来的？”

朱青面孔上有一丝淡淡的烦恼，她的目光仿佛有些惆怅，艰涩的道：

“我……我刚经过，看见地上有只箭，就随手捡起来……”

“翻云剑”云天鹏冷冷的凝视着朱青，目光里有一股说不出的阴凉意味，道：

“你一看是那小子的东西，你立刻把它收藏起来，是不是？”

朱青愣了一下，板起了脸，不给他好脸色看，冷冷的答道：

“我怎么知道这只箭是他的？以前我又没有看见他有这种东西，你捻什么酸？”

“翻云剑”云天鹏吞了一口唾沫，嗓子有点发沙，怒道：

“上面不是明明刻着一个‘狄’字吗？”

朱青脸色，刹时发红又转白，惊觉的眨眨眼，怯生生的道：

“我……我真不知道是他的，他的羽箭怎么会掉在这里？”

“翻云剑”云天鹏一听朱青左一句他，右一句他，脑海轰的一响，耳鸣眼花，热血突往上冲，心里感到发酸，吼道：

“还不是亡命逃跑，不小心掉下来的，让我逮到了，叫他一命偿一命。”

朱青不愿再把气氛弄僵，红唇微微颤动，露出一口玉洁的牙齿，笑靥如花，柔声说道：“师兄，别气坏了身子，我们赶路要紧！”

“翻云剑”云天鹏与朱青并肩而行，心中顿时甜甜的说不出受用，满脸怒气登时消于无形，只得意兴阑珊的说道：

“反正师妹说什么，我就听什么。”

朱青耸耸鼻子，又皱皱蛾眉，摇摇头，心中忖道：“爹骤遭不幸，师兄在帮中虽是大弟子，但他心胸终究狭窄些，心性也不够稳定，‘双龙帮’往后的命运，只怕不乐观……”

她正想着，她的脚步仍不敢慢下来，两人急奔了一阵，终于追上了“无情手”李士熊等人，“震天魂”邱宇向两人瞟了一眼，不悦的道：

“你们究竟发现了什么？耽搁了这公久，好不容易有了敌踪，别叫他又溜掉了。”

两人俱是尴尬的脸上一红，“翻云剑”云天鹏嚅嚅的道：“师妹她……她又发现一只羽箭。”

说罢，把朱青拾得的羽箭递给“震天魂”邱宇，邱宇皮笑肉不笑的，道：“一定是，我们拖延了不少时间，这下别让他跑了，快追！”

他们又奔出数里，前面山势陡峭，道上雪积得厚厚的，极不好走，只得放慢脚步，转过两个山坳，山势险峻，只见山坳边的几株树旁，雪地里有一行足印，笔直上山。“翻云剑”云天鹏双足一点，飞身而起，落在一株大松树上面，先隐好了身形，再举目向四周了望，却不见人影一个。

“回腾剑”胡辉龙叫道：

“他们一定往山上逃走了，我们快追上去，免得雪地上的脚印模糊了，又找不到。”

“震天魂”邱宇为人较富心机，亦极是精细，眉头一皱道：

“这里地势极为险峻，我们别中了他们的埋伏，那可就不妙了。”

“翻云剑”云天鹏一想到仇家，就恨得咬牙切齿，在树上叫道：

“不管他们设了什么陷阱，咱们今天非逮到那个兔崽子不可。”

“震天魂”邱宇一听他说得鲁莽，心中颇为不快，想道：

“老帮主也真是的，如此一个粗人，如何担得起掌门人的重担？毛毛躁躁的。”

邱宇心中私自认为他要比云天鹏适合当掌门人，只是此话不好出口，抬头向“无情手”李士熊说道：

“李兄，依你看咱们怎么办才好？”

“无情手”李士熊不答话，又向四周转着眼珠子瞧了一阵，正色道：

“看来那小贼的确逃往山上去了，即使是龙潭虎穴，咱们也要闯它一闯。”

“震天魂”邱宇见李士熊神情凛然，他又皱皱眉，迷惑的往周遭看了看，嘴里喃喃自语：

“嗯！凭咱们五个，难道还怕了那小贼不成？非宰了他不可……”

“无情手”李士熊伸手向右一指，面上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咱们从这边绕上去比较好走，亦可以攻他们一个出其不意。”

“翻云剑”云天鹏从松树上，轻飘飘的跃下来，抢着说道：

“太好了，那咱们快走！”他一马当先，撩起长衣下襟，展开轻功提纵术，往右山坡急奔上去。

眼前两旁尽是怪石嶙峋，树木丛生，非常难走，还好他们轻功不弱，但为了怕敌人发现，亦不敢大咧咧的急爬，利用地形掩蔽，以免被发觉。

五人鱼贯而行，一个紧接着一个，只是后面的朱青体力已渐不继，难免影响了他们的速度。

“无情手”李士熊心想：

“别叫青丫头又慢了脚步，今天已拖延了不少时辰了。”于是他挟起朱青，一提气，朱青的身子也轻飘飘的一下子提了起来，足下加劲，飞奔而起，行动疾如奔马，倏忽抢到众人前面。

只听“震天魂”邱宇赞道：

“李兄，好俊的身手，小弟佩服！”

他们沿着一条蜿蜒向上的山径，朝前走，可见绵亘的崇山峻岭深入云表，群山的顶上雾气缥缈，不知所终，只见一片白皑皑。

“无情手”李士熊腋下挟个人，行动的速度却比众人伶俐，后面的人亦丝毫不敢怠慢，奔了一阵，方才赶上他。

“震天魂”邱宇人虽然肥胖，但是轻功一施展开来，竟然矫捷若是猿猴，一声不响与李士熊并肩而行，两人私下有较量之意，谁也不肯落后。

“翻云剑”云天鹏现在贵为一帮之主，岂可落人之后？急加快脚步，一冲数丈，但仍在两人身后三四尺之外，始终追赶不上。

“回腾剑”胡辉龙奔跑的速度已慢了下来，这一路上山，比之平地行走更费力数倍，只过了半炷香工夫，不由得心浮气急，头上冒汗。

他伸袖一擦额头汗水，脚步又慢了下来，猛然提气向前冲，这么一冲一缓，内力不济，后劲也不足，心中兀自懊恼。

此时，各人各怀鬼胎，谁都不眼谁，暗自较量起来，不过，很明显的，“无情手”李士熊略比邱宇高明些，因为他还带着朱青。

朱青被李士熊一挟动弹不得，心中老大不情愿，她倒希望追不上前面的人呢！

“震天魂”邱宇当下猛吸一口气，施展登萍渡水轻功绝技，在白雪上似乎手足不点地般滑了上去，想把李士熊抛落。但是，“无情手”李士熊总是不疾不徐的，跟着他的左右。

离峰顶只一里有余，“无情手”李士熊放下朱青，道：“峰顶就快到了，大家小心为要！”

话一出口，如箭离弦般疾冲而上，把众人远远抛在后面，瞬间功夫，离峰顶已只数丈，回头望望其它人，一提气，正要冲上，突然矮身一蹲，低声道：

“好像有人声，大家把身子放低！”

“震天魂”邱宇心中一怔，忖道：

“看来李兄的轻功还在我之上，凡事我不要轻易妄动。”他忽然一跃而起，落在李士熊的身旁，伸手向峰左树林中一指，道：

“声音从那边传来的。”

他弯腰低头，轻轻向树丛中走去，当下其他人跟在他的后面，他们藏身在一块突出的大石头后面，探头向前一望，只见下面有两个人倚在树上休息。

他人还好，“翻云剑”云天鹏一看下面的两人，双目怒睁，骂道：

“好小子，看你往哪跑……”

他不顾一切就要往下冲，“震天魂”邱宇急忙一把将他拉住，压低嗓子，道：

“别冲动，在我们另一边还有人，我们等他们先现身，我们好收渔翁之利。”

他们凝目注视下面的两个人，看来似乎非常疲惫，微闭着眼略事休息。

“无情手”李士熊低声道：

“不知那些是哪一条道上的朋友？”

“震天魂”邱宇眉头一皱，担扰的道：

“对方来路不明，倒是不可大意，依我猜测，他们可能有四位，咱们大概还应付的过去吧！”

“翻云剑”云天鹏豁达的一笑，小声道：

“两位师叔，怕什么？凭咱们‘双龙帮’还怕这几个鼠辈吗？杀得他片甲不留。”

“震天魂”颇不以为然，暗忖道：

“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，‘双龙帮’要真的一下子交给你，不出一年半载，只怕鸡犬不宁。”

“回腾剑”胡辉龙隔了半晌，深沉的道：

“两位师叔，咱们这回是为师父报仇，怕什么奸贼小子？一个也不要留下！若是有什么人敢为他们撑腰，就是冲着‘双龙帮’而来的。”

“震天魂”邱宇表面上点点头，心中不禁又轻轻骂道：“又一个浑小子，要不是为了自身的颜面，老子管你们去送死。”

他知道“无情手”李士熊是“双龙帮”的第一高手，这种场面，自己不必强出风头，他转头对李士熊低声说道：“依李兄之见，咱们攻是不攻？”

“无情手”李士熊明知邱宇平时最爱出风头，如此一问，他焉能不知其意，淡淡的道：“一对一，咱们不怕，就怕暗中那帮人再横加出手，青丫头他们只怕不敌，我们先耐着性子等等吧！”“翻云剑”云天鹏急声道：

“万一他们休息够了，跑掉了，那我们……”“震天魂”邱宇狠狠瞪了云天鹏一眼，当下谁也没有再说话，静静的向下注视。

“无情手”李士熊把手再一挥，四人个个放轻脚步，弯腰从山石后慢慢掩近。

“翻云剑”云天鹏跟在“无情手”李士熊身后，低声叫道：

“师叔，无毒不丈夫，咱们何不用毒镖，干了他们父子，若有人想救亦已来不及。”

“无情手”李士熊双眼一翻，露出一对白眼，低沉的喝道：

“咱们‘双龙帮’在江湖上亦有个名儿，怎么能做出如此下三滥勾当！”

“翻云剑”云天鹏脸色铁青，尴尬的说道：

“我……我想……为了为师父报仇，又有何妨？那小子还不是趁师父不备时才下手的！”

朱青压低嗓子，软软的道：

“师叔，我们得先问问，说不定其中有什么误会，我看他不是那种人，再说他根本没有理由……”

“翻云剑”云天鹏皮笑肉不笑，弯弯嘴角，将插在腰带上的匕首拔了出来，递到朱青手里，冷森森的道：“你自己看去，这难道不是那小贼的匕首？你还维护他？”

朱青不由得全身微颤，她的嘴唇难以抑制的颤抖着，她有一肚子的幽怨，满腔的愁悒，凄恻的一笑，幽幽地道：“光凭这匕首，也不能证明他就是凶手。”

“无情手”李士熊怔忡了一会，硬邦邦道：

“匕首狠狠的插在你爹胸膛，不能证明他是凶手，那又证明些什么？”

朱青不再说话，一双秋水也似的眸子隐含着矇眬的泪光。

“翻云剑”云天鹏一直在朱青的身旁，双目一直望着她，心头又是喜，又是不忍，但仍不禁大感舒坦，幸灾乐祸。五人在“无情手”李士熊领导下，经过细声的商议，他们观望山谷中的动态，都不觉感到有想紧张。“震天魂”邱宇一再冷冷的提醒四人，千万别发出任何声响来，以免打草惊蛇。

蓦然——

对面山冈下雪地中，倏而出现了四条人影，如怒矢般，飞纵的扑下来，似乎也早有准备了，四人行动非常整齐一致。

“无情手”李士熊缓缓地道：

“他们到底现身了，看来他们也是冲着对方而来，太好了。”

只见四人一现身，八臂齐伸，俱各疾速打出随身暗器，尽向谷中两人射来，事出突然，暗器又多又快，在急袭之下，那两人勉强避开，却显得狼狈不堪！

一阵偷袭之后，双方就如此静静的互相凝视，暂时，没有任何动作。

“无情手”李士熊定眼一看，他认得一个身材矮小的，是“天鹰帮”的总教头郑元平，另一个带刀的是他的师弟廖鹤鸣。

还有一个和尚，看他装扮、长相，想必是“铁头大师”，另外一个年约三四十岁的女人，面生得很，不过，郑元平有一个姘头，人称“燕子刀”刁五娘，应该是她无疑谷中两人本来倚在树上休息，听到声音，本能地举起兵刃，挥手格开暗器，抬头一看，气得吼叫连声，准备迎敌。

两人是一对父子，父亲看上去约莫五旬上下的年岁，形容憔悴枯槁，身穿一袭蓝色夹袍，这夹袍污秽不堪，衬得那张脸上的皱纹更为深刻，他就是人称“酸儒”的仇千重。

他的儿子唤做仇孟狄，身材修长，穿着一袭月白儒衣的年青书生，看来不像个习武之人，倒像是上京求取功名的读书人。

此时，“酸儒”仇千重暴怒如雷，鬢眉俱张的大声怒吼道：

“郑元平，你在江湖上亦是有头有脸的，为什么如此不要脸，趁人之危，还用这种见不得人的下贱勾当，不顾江湖规矩！”

他骂得铿锵有声，郑元平对这番话恍如不闻，哑着嗓子，道：

“仇千重，在下等人寻了你们许久，皇天不负若心人，终于在此遇上了。”

仇千重与仇孟狄面面相觑，浑然无所知的样子，仇孟狄阴森森的道：

“你们到底在说什么？我们父子什么时候得罪了各位？有劳各位如此大费周章？”

郑元平一跃而前，不动声色，低低的道：

“真人面前不说假话，快把宝剑奉送给在下，或许一场干戈大伙儿可以免了。”

仇千重急怒之下，声若宏钟，高昂的大叫道：“什么宝剑！如果要在兵刃上亲近亲近，别再找他奶奶的什么借口。”

郑元平刹时脸色大变，他狠狠的盯着对方，生硬的道：“仇千重，你别敬酒不吃，吃罚酒，大爷们不吃你这一套。”

仇孟狄淡漠的扬扬眉毛，幽冷的道：

“总教头，不要欺人太甚，别说我们父子身上没什么宝剑，如果有，我们也用不着奉送给你吧！”

郑元平向仇孟狄一指，淡淡的道：

“仇公子，在下不但知道你们有一把宝剑，而且就在阁下身上。”

仇孟狄神色一沉，叱道：

“郑元平，你休得猖狂！”

那个和尚在一旁，听得心烦，吼道：

“别罗嗦，把他们宰了，往身上一搜，不就得了？”

仇千重强按往愤怒，厉声道：

“放什么狗屁！妈的，你这铁头和和尚有什么能耐，敢在这里放屁！”

话声未毕，铁头大师猛一咬牙，像一抹闪电，猝然扑上，掌影如刃锋漫

天，飘忽却又凌厉的攻向“酸儒”仇千重。

随着他的动作，郑元平等三人同时掠进，分别以二对一，刹时锐风激荡，掌劲如潮，身影晃飞似鸣舞长空。

“燕子刀”刁五娘身形灵活，矮身低头，手中短刀唰唰唰接连向仇孟狄急挥。

仇孟狄避过廖鹤鸣的攻势，猛一见刁五娘的短刀，不及细想，身形暴凌的三转九折，奇异的向左急撤开去，堪堪避过。

铁头大师挥着戒刀直取“酸儒”仇千重，仇千重不避反迎，一条铁鞭劈面横打，刀鞭相交，送出无数火花。

郑元平对仇千重显然有所顾忌，一直不敢全力相拚，只乘铁头大师一阵猛打时，仇千重无暇他顾时，他方敢乘隙而入。

仇孟狄越战越勇，对着刁五娘和廖鹤鸣一阵急打猛攻，逼得两人在雪地里连滚带爬，满身都是雪水。

铁头大师在与仇千重一阵硬拚之下，虎口已裂了一个血口，鲜血汨汨而出。

郑元平已被激怒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手执双刀，大声叫道：

“大师且退，让在下会会仇老爷子。”

铁头和尚面孔肌肉紧绷，额头滴汗，神色中，流露出极度的恐惧和慌乱。

他听到郑元平的叫声，但仇千重的攻势却丝毫不稍减，他即使想退，却像被黏住似的，一点办法也没有，只得勉强支撑，但觉手臂酸麻。

郑元平跨上一步，极其不耐烦的把铁头大师的身子往后一拉，铁头大师立足不稳，跌出三步，忽觉仇千重的铁鞭劈到，急忙缩头躲闪。

虽然逃过一劫，但已吓出一身冷汗，咬着嘴唇，粗大的喉结在不停的上下颤动，目光中有一股难以言喻的愤恨。

仇千重深深的吸了口气，静静的望着郑元平，瞳仁的光芒刹时变得如一条百步蛇似的冷酷阴毒。

郑元平倏然大吼一声，身形暴转，奇异的扑击而上，手中双刀快速得似西天的流电，冷酷的投向仇千重的身上。

仇千重冷哼一声，铁鞭横扫过去，鞭刀相交，“当”的一声巨响，两人皆退了三步。

仇千重不动神色，猝然就地转了一个半弧，上身轻塌，手中的铁鞭有如一条贯射长空的飞鸿，带着刺耳的啸声戮向对方额心！

郑元平与他数招一过后，已知今日遇到的是极强的劲敌，右手一沉，刀锋锁住敌人鞭身，左刀搂头盖了下来，一招一式相搏。

郑元平欺仇千重年岁较大，身材枯瘦，故他并不急打，想要消耗对方的精力。

仇孟狄以一敌二，形迫势蹙，铁头大师却又加入阵中，他已居下风，招架多，还手少。

郑元平也瞧出了形势奥妙，只要自己尽力支撑，合廖鹤鸣三人之力，定可杀了仇孟狄，而后，再合四人之力，也可让仇千重丧命。

当下，他只守不攻，双刀守得严密异常，仇千重却是心急如焚，越攻越急。

再拆数十余招，仇千重愈来愈觉气力不加，不住向后退避，郑元平大踏步上前追击，抢上一步挥刀劈下，仇千重就地一滚，但感心惊心跳。

仇孟狄一眼瞥见，情知不妙，但被廖鹤鸣等三人缠住，自顾尚且不暇，哪能分手救人，叫道：

“爹，你不要紧吧？”

仇千重听到叫声，哪还顾得开口答话，双手急速挥舞，猛攻向敌人。

仇千重使的是约尺来长的铁鞭，以力大招猛见长，现下因年事已高，加上几日的劳碌奔波，精神甚是疲惫，与郑元平单打独斗，一时之间尚不致于落败，但已相形见绌，隐象环生。

斗到酣处，仇孟狄已披头散发，喘了几口气，甩头想要挥去头发，廖鹤鸣大喝一声：“着！”

大刀随着身形猝然掠进，凶光暴射，在古怪的一个回旋之下，已经劈到仇孟狄的身前。

仇孟狄一边挡住铁头大师的戒刀，一手又阻住刁五娘的“燕子刀”，冷不防，廖鹤鸣的大刀又在此时突然攻至，他大喝一声：

“见不得人的东西！”

“西”字尚在舌尖打转，他飞起左腿将廖鹤鸣踢了个跟斗，但，同时，他的左肋上也被铁头大师的戒刀划了一个大刀口子。

片刻之间，雪地上被他伤口流出的鲜血，染得殷红一片，他连退数步。

第二章

蓦地——

一个女子的尖锐叫声响起：

“啊——”

这声音含有极端的恐惧和焦虑，自有一种力量，令在场的人，全不自觉地住了手。

仇家父子乘此机会，拚命喘气，只是不知未露面的，是友是敌，却又担心起来。

郑元平蓦然一跺脚，气塞胸膈的大吼道：

“是哪条路上的朋友，请现身一见吧！”

有一个冷冷的声音，接上道：

“我们是该见见的！”

话声甫落，立即有五条人影如五只飞鸟轻轻的飘落在双方的面前。

这五人就是一直隐身在大石后的“无情手”李士熊等“双龙帮”高手。

刚才的叫声是由朱青发出的，因为她看见未婚夫仇孟狄受创，血流不止，一时心焦如焚，忘了置身何处，竟脱口叫出声。郑元平一见“无情手”李士熊，心中忖道：

“这下糟了，仇家父子与‘双龙帮’是亲家，他们如出手相助，只怕讨不了便宜。”

但他表面上不动声色，往前走了几步，对着“无情手”李士熊及“震天魂”邱宇拱手道：

“两位仁兄请了，阔别多年，两位仁兄别来无恙否？”“无情手”李士熊对郑元平的为人，一向颇为不齿，冷冷哼一声，竟不理睬。

“震天魂”邱宇为人较奸诈，也懂得利用多种关系，他爽朗的笑笑，对郑元平道：

“郑兄，人生何处不相逢，咱们真是有缘，哈哈！”仇孟狄一见他们竟是旧识，心弦为之一紧，急忙轻咳了一声，掩饰的道：

“哼！你们也别肉麻兮兮，有什么话就直说，要动手一起上也无妨。”

“震天魂”邱宇为人精细，他不知郑元平等人要的是什么宝剑，和声道：

“郑兄，你们为了何故，在此动起手来？”

铁头大师是个鲁莽和尚，刚才又被仇千重震伤了虎口，一肚子火，吼道：

“咱们的事，休要你们多嘴！”

“翻云剑”云天鹏刚才因郑元平没有把他放在眼里，他贵为一帮之主，如此被冷落，心中已是极其不平衡，现又听铁头大师如此无礼，哪还能按住怒火，“唰”的一声，拔出长剑，大声吼道：

“臭和尚，你敢无礼！”

举起长剑，身形一晃，蛇一样溜出五尺，长剑如银链盘绕暴卷而上，如一个个张着利嘴的恶魔，毫不容情的，向铁头和尚流泻而去。

郑元平不愿伤了和气，连声叫道：

“铁头大师快住手，铁头大师！”

铁头大师斗得兴发，哪里还肯罢手，宛如未闻，一柄戒刀使得如风车似的，直向“翻云剑”云天鹏逼将过去，丝毫不容情。

“震天魂”邱宇心想大敌当前，实不可再树强敌，亦急喝道：

“天鹏，不得鲁莽！”

“翻云剑”云天鹏自从登上掌门人宝座，极不喜有人直呼他的名字，但对帮中长辈却无法强迫，而今在外人面前，听人直呼其名，心头更是大怒，哪里肯听，长剑舞的更急。

刁五娘见铁头大师不敌，又见不惯“翻云剑”云天鹏咄咄逼人的样子，非常不满，一言不发，挥刀直取云天鹏。

云天鹏出其不意，身子一晃，一跤坐在地下，这一来叫他一帮之主的颜面如何罩得住，大声吼叫，爬起身来，向刁五娘猛扑过去。

朱青因对方刚才伤了仇孟狄，心中亦是不悦，当即挥剑向刁五娘肩头砍去。

四人，就这样一对一打将起来，男对男，女对女，战得难分难解，仇孟狄对朱青甚为关怀，一双眼睛跟着她转啊转的。

刁五娘心性非常残狠，朱青根本不是对手，步步后退，气喘吁吁，娇容酡红。

“无情手”李士熊对“震天魂”邱宇低声道：“咱们不出手，只怕青丫头有失，如此怎么对得起老帮主？”

邱宇点点头，斜眼看仇孟狄，只见他双目紧盯着朱青，看来从始至终，他的眼光始终未曾离开朱青，他冷笑一声，道：

“仇家父子该如何？”

“无情手”李士熊手掌往下一切，意思是将双方面的人全杀掉！

“震天魂”邱宇心道：

“李兄，的确无情，心狠手辣，不过，无毒不丈夫，也对！”

但他仍假意对郑元平道：

“郑兄，何不将来意告知在下等人，说不定在下能助一臂之力。”

郑元平尚未答话，廖鹤鸣眯着一双小眼，抢先回答道：“阁下与仇家父子有姻亲关系，只怕此话未必真心吧？”“无情手”李士熊冷冷一哼，咬着牙，恨恨的道：“他们也配？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竟敢趁帮主不留意时，暗杀他，‘双龙帮’上下与他势不两立，咱们也为杀他们而来。”

郑元平一乍听，窃喜在心，但却装出一副哀伤的模样，缓缓的说道：

“朱帮主遭人暗算了？唉！郑某一直很仰慕帮主的为人，不幸竟遭小人暗算，真是不幸！”

“无情手”李士熊冷笑道：

“在下替帮主谢过你的抬举，只是不知仇家父子与你们结下什么梁子……”

蓦然——

李士熊话声未落，一声尖锐叫声响起，打断他的尾音，他转头一瞧，只见朱青被刁五娘逼得招架无力，狼狈不堪！

李士熊如何能忍住“双龙帮”的人被如此逼杀，他一声不响，双腿轻轻一跃，一阵急厉的掌风，已斩到刁五娘的头颈，这片掌风锋利得似一把刀，只听到“嗤”的一声衣帛撕裂暴响，夹着刁五娘的尖叫。

“我命休矣！”

刁五娘是郑元平的姘头，他当然不能坐视自己的女人，横遭杀害，在她的叫声余音还在袅绕未散之际，双刀已擦着“无情手”的面颊斜掠过。

李士熊不愧号称“无情手”，腕力强劲，左手五指不变，右手顺势一推，手掌已伸到敌人胸前，锐利的劲风拂得郑元平似被刀子刮了一样。

郑元平心头急剧的跳了起来，想不到李士熊的功力要比仇千重高明许多，自己太大意了，实不该冒然动手，现在想住手，为时已晚。

“无情手”李士熊从郑元平的双刀挥舞的间隙恰到好处的飘了过去，哈哈一笑，道：

“雕虫小技，也敢拿出来丢人现眼，再回去苦练几年吧！”

郑元平眼喷怒火，强咬着牙，大叫道：

“李士熊，你别自夸大话，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，再试试吧！”

郑元平双刀一立，与李士熊又斗了起来，自斜刺里横扫上来，似要生吞他的敌人才显得甘心，他咬着牙，切着齿。

李士熊倏然斜掠，随着对方的刀芒闪电似的打了个转，在郑元平还来不及施展第二个式子，一片掌影已沾到他的衣衫，吓得他倾力后仰。

廖鹤鸣见他师兄的狼狈相，冷沉着面孔，高叫了一声，大刀那么惊煞人的笔直的戮向“无情手”李士熊，威凛无比！

“震天魂”邱宇随着廖鹤鸣的身形，亦猛然出手，在廖鹤鸣未碰到李士熊之前，以掌力把他硬推出两步之外，两人接着又斗起来。

当事人仇家父子反而被冷落一旁，仇千重本想趁此机会溜之大吉，但是，仇孟狄见朱青打不过刁五娘，他连忙出手相助。

仇孟狄肋下虽受了伤，并无大碍，尤其他见自己的未婚妻被打得披头散发，面容失色，心中大怒，招招攻得甚是凌厉凶残！

刁五娘一人根本不是两人的对手，心慌，手中“燕子刀”往地上一落，整个身躯倏然左右晃摇了几下，被仇孟狄砍中右肩。

刁五娘大叫一声，吓得两眼全发了直，拚命朝郑元平一边滚出去，右肩上的大片皮肉已带着四溅的鲜血，被仇孟狄削掉。

郑元平一个大侧身，怪叫道：

“小子，你找死！”

他的双刀闪动，不去斗“无情手”李士熊，却向仇孟狄的胸口刺去，一招急似一招，狠辣异常，仇孟狄后跃避开……

忽地——

从仇孟狄身上掉了一柄剑下来，厚厚的雪并没有发出任何声响，但是，众人眼睛一亮，全都看见，竟然不约而同，返身扑向宝剑。

这些人中，以“无情手”李士熊离得最近，而他的武功也最好，一把抢住宝剑，阴沉着脸骂道：

“仇孟狄，你原来为了夺我‘双龙帮’的宝剑，才暗中杀死帮主！不想，他待你如同亲生，还把青丫头许配给你，你太狠毒了！”

仇孟狄急得顿足，叫道：

“胡说，这柄宝剑是岳父他亲手交给我，要我好好保管，怎说是我暗杀岳父？”

他边杀边挥刀猛攻，急切的要夺回宝剑，但是单凭他一人之力，休想成功。

仇千重大叫道：

“李士熊，这宝剑是亲家交与小儿的，你别想借机抢夺。”

他一面大声喊叫，一面挥鞭向“无情手”李士熊头顶击去。

郑元平一见宝剑，双目欲夺眶而出，亦欺身攻向李士熊，想抢那宝剑。

瞬间，“无情手”李士熊成了众矢之的，两方人马纷纷攻向于他。

李士熊一跃丈余，纵到“震天魂”邱宇身旁，大声道：“邱贤弟，我们只知那小贼暗算帮主，尚不知他竟敢夺了本帮的至宝，今日我们联手，给他们一个惩戒，叫他们知道‘双龙帮’不是省油的灯！”

“震天魂”邱宇点点头，道：

“这是当然！”

立即返身来斗郑元平。

李士熊身手不凡，他直取仇千重，仇千重虽然鞭沉力猛，却被他一双空手逼得连连倒退。

刁五娘吃定朱青，虽然右肩挨了一刀，但仍不甘示弱，又与朱青打了起来。

“翻云剑”云天鹏什么都不顾，他眼中盯的是仇孟狄，所以他的利剑就对准仇孟狄而来。

“回腾剑”胡辉龙今天尚未有所表现，此时，一柄长剑，把受了伤的铁头大师给逼住了，始终挣脱不了对方的攻势。只有廖鹤鸣一人没有对手，他一看师兄不是“无情手”的对手，赶忙上前助阵。

如此十一人，就在这一阵白茫茫的雪地里，打起混战来了，只见人影晃处，四处奔窜，兵刃像流星一样舞得满天闪耀，眼花缭乱。

兵刃挥舞着，闪闪似流光冷电，人影交错，形成一幕刀光剑影的战场。

朱青不是刁五娘对手，施开轻功，疾向西北方向奔去，仇孟狄亦不顾“翻云剑”云天鹏的纠缠，转过身子向朱青追去。

云天鹏愤怒异常，随后赶去，但只追出几步，斜刺里单刀砍到，原来是刁五娘的杰作。

云天鹏醋劲大起，根本没有心思跟刁五娘斗，心中焦躁，连连险招，硬是把她逼退，提剑封门，急急又追向朱青二人。

朱青奔出里许，体力不支，只好停了脚步，见仇孟狄随后追来，似嗔似怒，道：

“你还敢追来？我正想杀你为爹爹报仇呢！”

仇孟狄指天立誓，道：

“妹子，岳父待我恩重如山，我再猪狗不如，也不可能杀他，那是有人栽赃给我，你一定得相信。”朱青本来不疑心他，如今听他亲口一说，更加无疑，柔声道：

“我就是不相信你会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，所以才引你来这里，好说个明白。”

仇孟狄心中一阵温暖，一跃而前，握住朱青的左手，道：“我们快联手对付那些奸贼，有话我们再说。”两人携手转身又奔回战场，却在途中遇上“翻云剑”云天鹏，见两人手牵手，顿时怒不可遏，喝道：

“小子，你纳命来！”

他圆睁双目，提剑照心便刺，仇孟狄只得举刀招架，两人斗了数回，雪地里脚步声杂沓，原来，众人也越打越过来了。

刁五娘一见朱青，如风赶来，骂道：

“死丫头，你别跑！”

话声中反手就是一刀，朱青左手挡架，右手回了一剑。仇孟狄实不愿与云天鹏再纠缠下去，一面招架，口中仍大叫：

“云兄，咱们该联手对外，先杀了这些贼子，有话好说。”“翻云剑”

云天鹏气冲牛斗，厉声叱道：

“你就是贼子，害死我恩师，谁跟你联手？我杀了你这小贼！”

因为朱青，仇孟狄、云天鹏、刁五娘往这时跑过来，在那一边拚斗的，都有关心自己的人，唯恐有所闪失，郑元平、廖鹤鸣、仇千重、李士熊，邱宇、铁头大师也先后边打边移阵到这里。

仇千重一听云天鹏骂自己的儿子，高声嚷道：

“咱们父子与‘双龙帮’一向友好，今天你敢骂我小儿……”

“嗖嗖嗖”向云天鹏疾挥了三鞭，云天鹏挡开二鞭，第三鞭险些避不过，身子向左一闪，铁鞭在右颊上贴面，只要再差一两寸，那就是穿头破脑之祸，可真要向鬼门关报到！

他吓得面没血色，一张面孔苍白如纸，艰辛的吞了口唾液，正要说话，忽听“无情手”李士熊愤怒的叫道：

“仇老头，你就会欺压小辈，有本事冲着李某吧！”

“酸儒”仇千重已经打得精疲力尽，对李士熊又忌惮三分，但仍狠声道：

“老子难道怕了你不成？”

仇千重孤注一掷，铁鞭脱手，对准云天鹏胸口猛掷下去，这一掷劲力疾，相距又近，他想让李士熊手忙脚乱，抢救云天鹏时，自己再伺机下手，反正兵不厌诈，随便伤了谁都好。

“多情手”李士熊正提住气，准备应战，见铁鞭脱手，他嘴角上含着嘲讽的冷笑，知道对方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了，谁知……

他张口想叫，身躯业已移动，但眼看着却不是对着自己，都已经来不及了，心头一凉……

蓦然——

眼看“翻云剑”云天鹏将要残死在铁鞭之下，空中倏然“嗤”的一声巨响，一枚暗器从远处飞来，就在铁鞭离云天鹏不到三寸的地方……

“当”的一声，正好打在铁鞭上，把铁鞭荡开，斜斜的落入云天鹏身旁雪地之中。

各人一惊之下，俱皆住了手，齐向暗器来路望去，只见一个二十年岁的年轻人，混身上下皆是白色的装扮，白的跟雪并无二致，如不留神，即不容易发现他是个人。

如此一位英俊的翩翩白雪公子，一点也不像是习武的人，众人再转头，看看那个声响怪异的暗器，到底是什么东西铸成的。

这个暗器从数十丈外飞来，竟分毫不差的将铁鞭打在一旁，众人一看，都是一震，原来适才所发现的暗器，只是一小片竹片，削得整整齐齐，磨得很光亮。

用竹片做暗器，这在江湖上不但见所未见，闻亦未闻，发暗器者武功之高，实是深不可测，众人忐忑不安，不知此人是何来路。

“无情手”李士熊一向自视颇高，内力修为也深，今见一小片竹片，从数十丈外弹来，竟能撞开一把八九斤重的铁鞭，那指力更是非同小可。

他在惊愕之下，黄豆大的汗珠滴个不停。

这位年轻人十分斯文的向众人环拱一礼，英俊的面孔上一一直漾着笑意，缓步走来，众人竟然愣住了，一动也不动。

年轻人清雅的笑道：

“雪，原是洁白无邪的东西，各位在上面动刀动枪的，实为不雅。”

众人将目光投向来人身上，在各人心中，皆感到一股沉重的压力在胸腹间扩张。

年轻人看看仇千重，后者老脸一热，宛如被敲了一记闷棍似的愣窒了一下，呐呐不能出言。

年轻人再把眼光转停在“翻云剑”云天鹏脸上，静静的道：

“这位朋友看来根基不错，可惜未能好好栽培，实是可惜。”

云天鹏刹时脸色大变，他狠狠的盯着对方，心想：“你年纪不过跟我相当，凭什么这种语气跟我说话？”他生硬的道：

“多谢指教，只是不知阁下道行如何？”

这话含有了挑战的火药味，“双龙帮”在场的人，俱皆大惊，“震天魂”邱宇甚为不悦，这小子根本不知道自己多少斤量。

邱宇立即还礼，恭谨的道：

“朋友，小侄鲁莽，尚祈见谅！”

年轻人的语声淡淡散散，若无其事的，安闲的道：“好说，请问各位，为了何事，在此地争斗？美景当前，何苦争吵。”

众人互相望了眼，有的深沉不露，有的脸现怒容，这中间“翻云剑”云天鹏最为暴躁，他走上前，手指着仇孟狄大骂道：

“这小混蛋，不但偷了本帮的镇帮宝剑，还害死我师父，咱们要为报师仇，要杀了这小子，夺回本帮所属宝剑。”

说着，手中长剑虚劈一剑，剑刃振动，嗡嗡作响，两眼怒睁。

年轻人似乎不把他的行为放在眼里，淡漠的扬扬眉梢，淡淡的道：

“贵帮是……”

云天鹏非常神气，傲然的道：

“敝帮乃‘双龙帮’，是恩师朱固尊所创，现由在下执掌。”

他以为一说出帮名及他师父的名讳，对方一定会很恭敬，谁知这年轻人表情仍无所变化，他心中甚为不满。

朱青毫无察觉的颤抖了一下，面孔上含了无限的怅惘与失落，低低的道：

“先父被杀，尚追查不到真凶，所以……”

云天鹏不等她说完，已叫了起来，吼道：

“什么真凶假凶？师父死在这小贼的匕首下，不是他还有谁？”

仇孟狄本想忍住，但还是咽不这口气，冷笑一声，生硬的道：

“因为岳父将青妹许配给我，所以你心中不服，妄加罪名，仇某可不傻。”两人一言不合，又要打将起来，年轻人眨眨眼，笑道：“两位兄台别吵了，可容在下做个和事佬，双方互让一步，不就没事了？”

云天鹏哼了一声，冷板板的道：

“天下哪有这等便宜事，杀人偿命，血债血还，此乃江湖公理。”

年轻人神色一沉，带着那么一点寒意，嘴角微微抿着，幽冷的道：

“在狄某面前，你也配谈江湖公理？”

众人听得“狄某”二字，都吓了一跳，“无情手”李士熊从一开始就怀疑眼前这位白衣青年，是最近三年崛起又消失的“降魔”狄洵。

狄洵出身自江南官宦世家，听说曾得异人传授武艺，出师以后，在短短一年时间，在中原武林声威赫赫，爱打抱不平，武功诡异，令不少宵小鼠辈闻名丧胆，极得正义之士敬佩。

他的出身教养不错，为人彬彬有礼，但是心性却极为高傲，由于他不畏

恶势力，在江湖上树敌亦多，想杀他的人实不在少数。

但是，在近一两年，他突然失踪了，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好像他根本不在江湖上出现过一样，令人不禁疑心他是否已遭仇家杀害。

原来，他是因父母相继病逝，顿时成了一个孤儿，心灰意冷，对世事不愿多问，所以退隐山林，他一向独往，故没有人知其行踪。

想不到在这种冰天雪地里，他又突然出现，一身白衣仿佛天降仙人，不染尘埃。

各人睁大眼睛，望着这位年轻人，心中都是好生诧异，暗道：

“这么一位弱不禁风的少年，会是令绿林黑道闻名丧胆的‘降魔’狄洵？可是由他刚发暗器的功力看来，他身手的确非凡。”

云天鹏满脸通红，叫道：

“难道我恩师的仇就不报了吗？”

那位叫狄洵的年轻人，眉宇轻轻一掀，两手背负在后，平淡的道：

“即使你能报仇，那又如何？令师能再复活吗？不过……”

他沉吟了一下，又道：

“这也是人之常情，只是，依在下看来，这位朋友不像是大逆不道者。”

仇孟狄唇角微微下垂，颌首道：

“这原本就是有人栽赃给我，岳父叫我进房去，将一把短剑交给我，要我好生保管，我才离开不久，岳父就被杀，真的不是我。”

“无情手”李士熊眼见狄洵如此本领，如不给他面子，今日决讨不了好，他是个久历江湖之人，当硬则硬，当柔则柔，况且宝剑业已夺回，要杀这小贼，来日方长，于是他和颜悦色地道：

“既是狄朋友出面，在下等自当从命。”

云天鹏甚是不服，叫道：

“师叔，咱们怎能容这小贼逍遥法外，师父在天之灵，又如何能瞑目？”

仇千重盛怒不止，骂道：

“老夫与朱掌门数十年交情，两家又是至亲，我儿有什么理由害他？”

云天鹏不屑的讥讽道：

“为了那柄宝剑啊！”

仇千重反讥道：

“哼！一把小小宝剑有何价值？你未免太小视我仇家父子了吧！”

廖鹤鸣一时大意，立即接上嘴道：

“你知道什么？”

郑元平大吃一惊，心道：

“廖师弟也太口无遮拦了，如此大意，今日只怕无法得手，唉！功亏一篑。”

狄洵听出廖鹤鸣话中有话，他却不再问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在下深居寒山，难得今日这么多朋友会聚在一起，不如到寒舍奉茶，彼此有什么误会也可摊开来说，不知各位意下如何？”

说罢，轻巧的拂了一下衣袖，就欲往前带路，根本不容众人异议。

郑元平以前听过狄洵的名字，但并不放在心上，今日一见，果然英雄出少年，眼看目的不能达到，只好另图他计，却不愿与众人多磨菇，心想还是走的好，他向狄洵微一施礼，说道：

“在下等另有要事，不便叨扰，他日有缘，定当专程拜访，失陪了。”

手轻轻一挥，领着他带来的人，返身便走。

“降魔”狄洵淡淡一笑，平淡的道：

“如果在下没有猜错，阁下想必是‘天鹰帮’的朋友，郑元平吧！”

郑元平等入立即停了脚步，颇为惊异，对方竟然认识他，而且如此无礼，直呼姓名，他瞪着那双如豆的小眼，宏声道：

“兄台好眼力，在下正是！”

说完，转身又走，对狄洵的傲慢态度，耿耿于怀，心中直嘀咕。

“降魔”狄洵并不去阻挡他们，只是冷冷的望着他们离去，直到他们奔出一阵……

突然——

身形斗然间一晃，随后飘起，只见他飘逸的白衣，在雪地里飘动，片刻之间，众人尚没有看清怎么回事时，他竟轻轻的落在郑元平等入面前。

他忽然笑了，他朝着郑元平道：

“寒舍一直未有嘉宾降临，今日在下兴之所致，方才破例，各位如不赏脸，未免太伤和气了。”

郑元平隐隐觉得，眼前此人显然没有存着“友善”的意味，冷冷的道：

“朋友，人各有志，有行动自由，从来也没有人拦得住郑某。”

狄洵澄澈的双目倏然一寒，他冷瑟的道：

“卖狂可也得有点真本领才行！”

不待郑元平答话，猝然出手，郑元平方见他的手一动，连眼都来不及瞬一下，右手腕已经被扣住了。

郑元平自出师门以来，从未有过惨败经验，他只有一个想法：

“这是一种什么邪门功夫？怎么快得到了这种地步，简直不可思议！”

他感到半身酸麻，他咬着牙，情急之下，左手一掌迎面往狄洵击去。

狄洵见他左掌击来，亦不躲不闪，借力打力，将他的右手一举，也不知怎么搞的，郑元平伸出一半的手，竟无力的垂下。

狄洵如此轻易的制服了一位武林高手，但他面无喜色，闲闲淡淡道：

“在下没有遇过请不动的人，郑朋友想必也无法例外。”

众人一见郑元平的右手，如同被一副铁铐牢牢铐着，身不由主的被狄洵拉着走向，均感惊奇，廖鹤鸣等人亦不敢有所行动，只得跟着走向。

只见狄洵拉着郑元平走向众人面前，然后松了手，笑道：

“现在还有没有朋友不想到寒舍奉茶的？”

郑元平双眼全红，心头一紧，却也莫可奈何，有他的榜样在前，即令有人心有疑惧，也不敢出言相拒，自讨没趣。

狄洵潇洒的拍拍衣裳，一笑，道：

“雪虽然美，黏在身上湿湿的，可就不怎么舒服了。”

说罢，呵呵而笑，将适才所有不愉快的事，似乎全不放在心上。

狄洵兀自走在前头，众人只得心不甘情不愿的跟在他的身后，没有人敢心生二志。

铁头大师及仇孟狄刁五娘皆受了伤，由廖鹤鸣及仇千重朱青分别扶持着，但见雪地里，偶而仍有殷红的血迹，延着东方而去。

行了一里许，转过一个小山坡，地下的白雪积得更深，直没至膝，行走好生困难，但见狄洵在白雪上似乎是不点地般滑了下去。

众人虽然都有武功，但亦感到不易跋涉，各自心中想道：

“这位狄洵轻功为何如此了得？他的本领究竟到了什么境界？”

狄洵似乎知道各人的心意，头也不回，仍是那种闲淡的声音，道：

“熟能生巧，在下住在这里，日夜与雪为伍，走起来比各位顺畅些罢了。”

“震天魂”邱宇暗自忖道：

“这个狄洵从出现至今，第一次表现出他的谦虚，哼！真难得！”

狄洵指着左侧一座耸立的山峰，道：

“寒舍就在那座高山脚下，即刻就到。”

众人一望山峰，不禁倒抽一口凉气，那山峰奇高无比，宛如一根笔管，竖在群山之中，陡峭异常，气象雄伟，令人赞叹！

狄洵脸上一直漾着笑意，好像游子返乡，兴奋异常，又转过两个山坡，进入一座大松林，那些松林都是数百年的老树，枝柯盘曲，树顶上压了数尺厚的白雪，树枝都走了样。

林中的雪，较之外面少，所以较为好走，这座松林好长，走了约半个时辰，方始过完，一出松林，即到山峰脚下。

只听一阵山风吹过，刮得松树枝叶相撞，有似秋潮夜至，众人浪迹江湖，都见过不少大阵仗，但此刻立在这山峰之下，竟不自禁的忽感渺小，仰望山峰，更觉惊心动魄。

又转过一个小弯，他们看到了一栋完全用松木和斑竹筑成的小小房舍，屋前屋后，种植着密密的小松树，虽在雪地里，仍显得生气盎然，越发增加了这栋小屋的清幽高逸。

众人皆不敢出声，跟在狄洵后面，轻巧的来到了房舍之前。

狄洵两只眸子清亮如水，转过身，开口道：

“寒舍虽然简陋，但在冰天雪地的高山上，如此还差强人意吧！”

一个娇柔舒美的声音，带点童音，自屋内软软的传了出来：“少爷，是你回来了吗？”

狄洵眨眨眼，低低的道：

“我还带回来一大群朋友呢！”

竹门“呀”然启开，一条俏生生的身影带着一脸笑意出现在众人面前。这位小女孩，年纪很小，约莫十一二岁，但是长得清丽可人，非常漂亮。女孩有些惊讶的“噫”了一声：

“少爷，你上哪儿了，带回来这么多人？一个、二个……，一共十一个。”

她竟指着众人一个个点下去，显得非常纯真可爱，天真无邪。

狄洵笑笑，引着众人进入屋里，室内，斑竹桌椅衬着壁上的几张竹梅图，着去真是一尘不染，清幽脱俗至极。那小女孩转头对着里面喊道：

“姐姐，快出来，少爷回来了，还带了好多人来哦！”众人都觉得尴尬，这小女孩竟把他们当成什么异类一样，呼朋引伴来参观。

狄洵抿抿嘴，笑道：

“客人来了，快奉茶呀！真是不懂礼貌！”

“噗哧”一声轻笑响，包含了不少兴奋欢愉，水汪汪的大眼睛望着狄洵，温柔的道：

“看到这么多人，心里好高兴哦！”

众人更是不悦，这小女孩实在过份天真，看到人多有什么好高兴的？

小女孩活蹦乱跳的跑过去，才一会儿工夫，她又出来了，双手仍是空的，此时，清丽的脸儿有一抹苍白，神情不似先前活泼。

玉琢似的小鼻微微一皱，大眼睛黯淡了下来，幽幽的道：

“少爷，你哪里找来这么多人？怎么都带着兵刃？是怎么回事？”

最后一句也是大家都想问的，这小女孩怎么才进去一下子，整个人迷糊了，刚才还兴高采烈，现在却一脸不耐烦。

不过，这小女孩不管什么时候，什么表情，都非常漂亮好看，尤其，此时那双大眼睛是如此驯柔，如此甜蜜。狄洵默然微笑，对众人道：

“小姑娘不喜欢舞刀弄枪的，可否请各位把手中兵刃先且放在门外，免得惹她讨厌。”

语气中，对小女孩甚是宠爱，根本不像是主仆关系，倒是一对相依为命的兄妹，大家见小姑娘清新脱俗，自己手握凶器，都自惭形秽，虽然尚有戒心，但也无奈的纷纷把兵刃放在竹门外的屋檐下。

他们像一群无灵魂的傀儡，任人摆布，狄洵叫他们往东，他们不敢往西，各人都感到窝囊，却也只是敢怒不敢言。

放好兵刃，他们转身回到屋内，他们不约而同“啊”一声叫了出来。

第三章

原来——

众人脸色齐变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在狄洵身边竟然分别站了两位一模一样的小女孩。

不仅面貌相像，即使连穿着打扮都如出一辙，实在像得没话说，像得令人不敢相信。

狄洵见众人脸上微有讶色，轻轻的道：

“各位大概傻眼了吧，在下到现在，有时候还会搞不清楚呢！”

说罢，自个笑了起来。

众人心道：

“天底下相像的人，虽然不少，双胞胎大都很相像，但如眼前两人像得叫人找不出一点异处，实在令人不敢思议。”

其中一个小女孩眨眨眼，调皮的道：

“大家坐啊，我给各位沏了上好的茶，天寒，喝杯茶暖和些！”

众人向桌上一望，一方黑漆描金的茶盘，一个个小巧精细的白瓷绘竹茶杯，杯子里热气腾腾，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在扩散。

他们虽然住在罕有人迹的高山雪地里，看来对生活的享受亦颇为讲究的。

狄洵迷惑的看了众人一眼，自个儿慢慢坐下，啜了一口茶，赞道：

“真香，果真好茶，各位朋友为何如此见外？既来之，则安之！”

狄洵高雅的气质，安祥的笑容，使他俊逸的面庞，看来更加深刻，自有一种威严，各人不自觉的坐了下来，木然的端起茶，像在办一件事，一点也没有轻松、享受的意味存在。

刚才说话的小女孩，睁着那双美丽的眼睛，轻轻一笑，道：

“我叫小雯，这是我姐姐叫小郁，我们是不是很像？是不是？”

众人一时不知如何开口，狄洵将头靠在椅背上，淡散的道：

“像，不但像，而且像极了，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小姑娘。”

两位小女孩的俏脸同时一红，垂下颈项，语声清细，也不知哪位开口的，羞涩的道：

“少爷，你取笑人……”

狄洵笑了笑，很低柔的道：

“你们两位下去，我跟各位有话说，你们太漂亮了，会叫我们分心的。”

这两名少女一般高矮，身皆穿鹅黄色的衣衫，扎着两根小辫子，上前躬身行礼，对狄洵极其恭敬，然后慢步退出，窈窕的背影消失在门后。

窗外，风萧萧的吹拂着，屋内也有股寒冽之气，众人不禁脖子一缩，微微有些抖索。

狄洵那张俊秀明朗得逼人的面庞，此时有一点很难言喻的神情，一个淡淡散散声音，慢慢的飘进众人耳中，道：“在雪地里，筑一座如此的小竹屋，的确有些不相衬，你们到过江南吧！江南很多这种房子的，是不是？我喜欢。”众人急忙正色，心中各自纳罕：

“这人透着古怪，一点也不像江湖中人，倒像文人雅士，竟说这些文绉绉的话。”

狄洵又觉得一凛，他端起杯子，大大的啜了一口茶，低沉的道：

“我们谈点正事吧！老半天你们没有一个人开过口，咱们把话说清楚

吧！”

众人看了狄洵一眼，不由得面面相觑着，心想道：“这人未免太多管闲事了，江湖的恩怨又岂是他人能摆平。”

狄洵脸上微有不悦之色，说道：

“各位朋友，应邀到寒舍来，似乎甚为不满，为何一言不发，莫非在下怠慢了？”

“震天魂”邱宇掩不住脸上的飞红，他慌忙道：“狄大侠，咱们之间各有恩怨，只怕外人不好插手……”

狄洵的双眉微皱，用食指在鼻梁上揉揉，冷冷的一笑，道：

“在下已经插手，这待如何？”

“翻云剑”云天鹏见狄洵神色极是不恭，心中怒气上冲，心想：

“再怎么说明，我乃一帮掌门，今天却来受这小子的乌龟气，叫我如何咽得下？”

当即说道：

“阁下既然执意插手，是否有把握为本帮老帮主的死，处决真凶？”

错愕了一会，狄洵豁然笑了，道：

“那得看在下的意思了。”

他突然出手，在云天鹏所坐的椅背上轻轻一拍，云天鹏只感椅子一震，身子不知何故，猛然向前一弹，他手中正拿着茶杯，这下出其不意，那茶杯脱手掉落，眼见要在地下跌得粉碎。

“无情手”李士熊不愿“双龙帮”在此丢脸，俯身一抄，要把杯子接住……

谁知，却落了空，在他上面有人先将杯子接住，那人就是狄洵。

说也奇怪，明明看狄洵动也不动，而且，众人看俯身的人明明是李士熊，可是等抬起头来一瞧，杯子却在狄洵的手上。

李士熊满脸通红，转过头不理，有些困窘的，坐立难安。

云天鹏也好不到哪里去，又气又羞，全身发抖，张口结舌的，话都说不出来。

狄洵吁了口气，淡淡的道：

“哪一位先告诉在下，‘双龙帮’朱固尊是如何被杀的，好吗？”

他的话一向不容他人说“不”字，对刚才的事亦不放在心上，自行将杯子放在几上。

“震天魂”邱宇世故些，咽了口唾沫，向狄洵道：“仇家父子应本帮帮主之邀，前来本帮，商讨仇公子与青丫头的婚事，谁知就在当天夜里仇公子一离开帮主房间，李兄即发现帮主被杀，胸口插着仇公子常用的匕首……”心腔急剧跳动了起来，仇孟狄紧张的道：

“岳父不是我杀的，岳父待我如同亲生，我再禽兽不如，也不可能杀了岳父，这一定有人故意陷害我，我是冤枉的。”云天鹏怒得双目似欲喷火，口里激动的道：

“那么匕首如何来的？为什么‘双龙帮’的镇帮宝剑又到了你手里？”

仇孟狄愣了一下，舌头打着结儿道：

“我……匕首不知什么时候掉的，我自己也不知道，宝……宝剑是岳父亲手交给我，要我好生保管，我真是被冤枉的……”云天鹏忽然跳起来，面孔有些扭曲，他失态的指着仇孟狄吼道：

“强词夺理，一派胡言！”

狄洵略一沉思，道：

“这事可能真有蹊跷……”

站了起来，他望着李士熊，续道：

“李师傅，你是第一个发现帮主被杀的，你在仇孟狄离开多久进房间的，为的什么事？你看到了什么？请你详细说明。”

狄洵仿佛是一位办案的官差，一件件细细的追问下去，被问着的人，却也不敢不答。

“无情手”李士熊是武林中有名的尖顶儿高手，如今像个犯人被盘问，语气甚是不敬，心中微感不快，但仍道：“当我到帮主门口，还见到仇孟狄刚离开的背影，一进去帮主已经断气了。”

狄洵眨眨眼，即接口道：

“你为什么进入贵帮主房内？”

“无情手”李士熊气色非常难看，脸红脖子粗，半晌，才嚅嚅的道：

“我与帮主一向以兄弟相称，不须有特殊理由才能进他房间。”

这话听来有些强词夺理，大家只当李士熊在与狄洵赌气，都怕狄洵反脸，只怕大家讨不到好去，不禁有些埋怨李士熊。他们没有再说什么，让一片寂静笼罩，但在寂静里，却有着不协调存在。

外面风雪越来越大，空气更是寒冷得刺骨，吸在口鼻里，像一把一把的冰碴子，冻得连心口都痛，大家浑身皆不舒服。

小郁悄悄的走出来，为各人换过新茶，热气腾腾，众人才觉得暖和些，望着小郁离去的背影，不禁都感激她的体贴。

好一会儿。

闲散的一笑，狄洵道：

“两年前，在下遭遇了一些不如意的事，以为对世事已不感兴趣，就决定隐居在此，想不到今日一见各位，好管闲事的个性，又被引出来了，此事我非调查个水落石出不可。”

沉默了片刻，仇千重道：

“狄大侠愿意鼎力相助，老夫感激不尽，我儿实受了冤屈，‘双龙帮’的人，也太不讲理，不顾情义，沿途追杀我父子，实有失厚道。”

“呸”了一声，云天鹏大叫道：

“跟你们这种人还谈什么厚道，没有一剑斩了，就算不错了。”

仇孟狄不甘示弱，冷冷的道：

“那是你没那个能耐，否则你手下还会留情吗？哼，光会放马后炮。”

云天鹏哼一声，倔强的道：

“既是如此，你敢接受我的挑战吗？现在我们就到外面拚个你死我活。”

朱青有些抖索，她的嘴唇难以抑制的痉挛着，她有一肚子的愁悒，她自己再怎么说是个女人，眼前两个男人争的就是她，她实在不敢扯下自尊来表明态度，她有些恨，说道：

“你们要打就马上出去，再也不要来见我了，免得丢人现眼。”

一双秋水也似的眸子隐含着朦胧的泪光，暗中拭去眼角的泪痕。

仇孟狄与云天鹏俱噤声不敢再开口，狄洵如何不知他们三者的微妙关系，淡淡的道：

“感情最是磨人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人之常情。”

说得三人脸红热得不敢抬头，朱青更是把粉颈垂得低低的。

犹豫了一下，狄洵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，他转头对郑元平等人道：

“郑师傅是‘天鹰帮’的人，跟‘双龙帮’什么关系，为什么打了起来？”

郑元平老脸不太自然的样子，努力挤出一丝微笑，道：

“没什么，在下等人与仇家以前有一点小误会，今日不巧窄路相逢，一言不合打了起来。”

狄洵古怪的盯着郑元平，想在他脸上研究出一点什么来，反问道：

“哦！真是这样吗？”

“狭路相逢？”仇千重怪叫了起来，又道：

“他们是为夺我父子的宝剑而来，想要以武力抢夺……”

云天鹏忍不住，又大吼道：

“你们的宝剑？真不要脸，明明是我‘双龙帮’的宝贝，你们偷了去，还敢说是你们的东西，真是厚颜无耻到了极点。”

情敌相见，份外眼红，仇孟狄又冲着云天鹏而来，辩解的道：

“不知道是谁不要脸，早先岳父欲立你为继承人，为什么不把宝剑交给你？还不是见你不足以担当重任，你才厚颜无耻……”

李士熊及邱宇心中暗地都不怎么喜欢这个掌门人，一听有人骂他，虽然略有损“双龙帮”的颜面，却也偷偷的窃喜着，故不表示任何意见，表面上装做若无其事，安然而坐。

“翻云剑”云天鹏愤怒异常，被对方说中了心事，羞愧难堪，朱固尊早在遇害前三天把掌门之位传给他，却未同时将镇帮宝剑交给他，他虽认定仇孟狄偷走，心中也觉讶异。

狄洵闭上眼，并非在休息，他仔细听各人的争辩，努力从其中找出根源，此时，他正在沉思一个问题，一个关键问题，道：

“宝剑呢？可否借在下一观？”

仇孟狄不满的答道：

“被李师叔抢走了，在下正想向他讨回呢！”

狄洵不开口，只把目光直直的盯着“无情手”李士熊，等他有所表示。

李士熊极其不愿，费了不少周章才抢回来的，如何能再双手奉送给别人？万一拿不回来，自己岂不吃了大亏，而且颜面尽失？

狄洵的目光炯炯有神，盯得人心里直发毛，不知怎地，李士熊好似有鬼附体，竟然身不由主，把宝剑抽了出来，递给狄洵。

狄洵朝他古怪的笑笑，道：

“这档子事，有些怪异……”

他仔细的端祥宝剑一阵后，又缓缓抽出剑锋，只见一阵幽冷透出，寒气森森，有一股精芒叫人不敢逼视，的确是把好剑。

这柄剑长不过一尺，如果用来杀敌之用，稍嫌短了些，当初为什么只铸这么长呢？

狄洵闭着眼睛，又睁开，目光里，有着深邃的境界，很悠远……

他可以深切的感受到，这柄宝剑主要的功用并不是拿来当武器，那为的是什么？

狄洵眨眨眼，眼睛随即一亮，道：“郑师傅，你不远千里，跟踪仇家父子，为的是这柄宝剑，依在下想……你应该知道它的价值何在吧？为什么你们要它为它卖命？”

摇摇头，郑元平苍白的一笑，道：

“在下等只是听说有一把难得的宝剑，不过为了好奇，不知它还有什么价值。”

狄洵装做未闻，抿唇一笑，把目标转向廖鹤鸣，笑道：“这位朋友，令师兄不知道，你比他高明些，应该知道吧？”

廖鹤鸣为人无甚主见，完全听郑元平的，郑元平不知，他更可能不知道，即使知道，师兄不肯说，他也没胆量说，呐呐的道：

“我……什么也不知道……”

狄洵似笑非笑，瞧了铁头大师一眼，舐舐嘴唇，散淡的道：

“大师想必知道，出家人不打诳言，为守清规，大师一定会实话实说，对不对？”

这话，也是褒，也含有贬，铁头大师涨红了脸，喘息了一阵，却摇头道：

“郑施主请贫僧助手，贫僧当时又无多问，所以亦不知何用。”

狄洵竟不看众人，凝视着手中茶杯，半晌，才静静的道：

“你们这么多人，杀得难分难解，总该有个人知道为了什么吧！嗯！真的没有人知道？这未免太荒唐了，传出去只怕贻笑大方吧！”

众人俱是无言，只觉满脸臊红。

见众人没有一点反应，狄洵略一沉思，目光不动，低沉的道：

“这柄宝剑既是‘双龙帮’的镇帮宝剑，云帮主你当知其来历及用途才是啊！”

云天鹏尴尬得不知所措，暴吼着道：

“师父来不及告诉我，就遭这小贼暗算了，我……我怎会知道？”

仇孟狄冷冷的望着他，道：

“你嘴巴放干净点，谁是小贼？你既不知此宝剑的来历，谁敢确定你真的是‘双龙帮’的掌门人，说不定……”

云天鹏向前挪了一下，凶巴巴的吼：

“说不定什么？师父将掌门人之位传给我，是经过既定的仪式，每一位‘双龙帮’的人都可以作证，你们可以问师妹……”

眼前有两位“双龙帮”极重要的人物，李士熊及邱宇，云天鹏偏不问，他却要大家问朱青，如此作法，令人如何能服？

当然，这么说，不过为了激怒仇孟狄，由此也可见得他实无领导人的头脑。

狄洵禀性相当聪慧，由各人的语气，表情，他已然看出谁说了实话，谁又说了谎，但他却不动声色，因为其中还有不少问题存在。

云天鹏隔了片刻，又道：

“狄大侠，这柄宝剑乃我‘双龙帮’的镇帮之宝，请予赐还。”

狄洵望着对方，平静的道：

“人说这是‘双龙帮’的镇帮之宝，你贵为帮主，却什么也不知道，这上面又无刻字，只怕未必是贵帮的吧！”云天鹏怒目而视，叫道：

“难道你想吞下不成？”

狄洵握着宝剑，向前一伸，笑道：

“只要你把这柄宝剑的来历，及为什么是贵帮的镇帮之宝，详详细细的说个明白，在下决无留难之理，双手奉还。”云天鹏满脸通红，双手伸了一半，不敢去抢宝剑，又不甘心就此缩回，停在空中，终至丧气的慢慢垂下，

懊恼不已。

云天鹏是朱固尊的首徒，一向颇得重视，常在跟前，云天鹏只见朱固尊郑重其事，小心翼翼的保守宝剑，却从未对他说明宝剑的来历，连叫个什么名字，他亦无从得知。

狄洵不再去看众人的表情，老大不客气的把宝剑收入怀中。

双龙群众，仇家父子，郑元平一千人等俱皆吃了一惊，心想：

“原来这小子不怀好意，也想劫夺这柄宝剑，今日只怕难保全身而退了。”众人想到这里，只听“砰”的一声，一个从椅子上跳起，竹椅被撞得东倒西歪，群众将狄洵团团围住，怒目而视，无人开口。

狄洵又恢复原本散漫的表情，在人丛中缓缓转了个圈子，微笑道：

“各位当真要与在下动手？”

郑元平曾败在他的手中，敌意未消，对众人大叫道：“咱们大伙儿一起上，先杀了这小子，咱们自己的事，再慢慢商量。”

群豪因各怀鬼胎，分成三批，一听郑元平的话，不觉同仇敌忾，正要一涌而上，却见狄洵淡淡的一笑，游目四顾道：

“如果你们真的在江湖上混过，应当知道‘降魔’狄洵不是可以唬住的。”他不怒而威，众人竟像中了邪，却没一个人敢抢先发动攻势。

“震天魂”邱宇首先开口道：

“狄大侠，咱们只希望你别不顾江湖道义，还是将宝剑还给‘双龙帮’。”

仇千重变色道：

“那是我儿的东西，如何还给‘双龙帮’？”狄洵微微一笑，道：

“现在即使在下想把宝剑交还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却不知该交还给哪一位，方是最正确的选择，叫人为难。”

众人相顾愕然，隔了片刻，却又争先抢后的道：“当然给我……”

“那是我们的……”

“凭实力，拳脚下见真章……”

狄洵悠悠哉哉的喝他的茶，似乎这场争吵与他根本无关，他完全置身事外。

郑元平沉着脸道：

“咱们今日受这小子摆布也够了，大伙儿应该同心协力，不可自乱阵脚。”

室内，已有些暗了，见不到太阳，想必阳光已偏斜了一大段，快近黄昏了。

轻轻移动一下身子，狄洵喝完一杯茶，望着郑元平，低低的道：

“在下私心想把宝剑交给你郑师傅，你……想要吗？”郑元平脸露喜色，心中暗暗窃喜，瞪大眼睛望着狄洵。狄洵面孔上有一丝烦恼，摇摇头道：

“只是这些人虎视眈眈，如何是好？”

郑元平露齿一笑，朝狄洵道：

“只要你将宝剑交给在下，在下保证决无人可以把它夺走。”

“无情手”李士熊突然抢到狄洵面前，一跺脚，怒道：“狄洵，你这什么意思，宝剑再怎么样也轮不到这个姓郑的，你是不是存心跟咱们过不去？咱们与你又无冤无仇的。”

“震天魂”邱宇心思较细，沉声道：

“咱们别中了他的挑拨离间计，他想要咱们自相残杀。”狄洵轻轻吸了

口气，低沉的道：

“就凭你们在下还用不着如此，收拾你们几个，也不是什么麻烦的事。”

大家都觉有一股恐惧的感觉猛然升了起来，喉中似有鲠物，甚为不快。

刁五娘憋了老半天，满腹的怒气，尖声道：

“咱们这么多人，我就不相信怕了这后生小子，咱们何不联手？”

铁头大师这个莽和尚，亦叫道：

“把他杀了，不就没事了？”

他代表众人说出了心头之话，只是仍没有一个人愿意自己先动手试试。

平静了一会，狄洵不吭声，突然拍了三下手掌，面色一沉。

众人俱是一凛，忙提高警觉，不知狄洵拍这三下手掌代表何意。

众人静默不语，一齐望着狄洵，忽听竹门“呀”的一声开了，刚才那两位小女孩并肩进来。

这两人眉目如画，极是俊雅，只是此时不同于刚才的是，两人背上都各负了一柄长剑，脸上表情看不出是喜是怒，他们默默走到狄洵身旁站住了。

众人见到这两位小女孩，方知刚才狄洵的三响击掌声是叫唤两人，但仍感愕然，不知此时唤两人出来为的是什么。

狄洵当下点点头，道：

“小雯，有人要杀我，依你看……”

右边的小女孩较为活泼，就是小雯，她睫毛长长的，就像两张绒密的帘幕，真好看，笑笑道：

“好啊，好久没有见过少爷大展身手，好让我跟姐姐开开眼界。”

左边的小郁不同于她的妹妹，她美丽而娴静，面庞挑不出一丝瑕疵，如花的貌美，任何一个小举止都充满了柔婉的仪态，好柔的声音道：

“少爷是谁要杀你，为什么？”

狄洵站了起来，安静的问道：

“小郁，你怕吗？”

她垂下那两排浓密而微微卷曲的睫毛，悒郁的摇摇头，道：

“没有，小郁不怕，只是不喜欢，少爷你是好人，没有人可以杀你的。”

在小郁的心里，有一丝难奈的愁意，在消长着，明白这愁思来自何处，那是这一群面带杀气的人，带给屋子里来的。

一丝浅浅的，却含有寒意的微笑，浮在狄洵唇角，他低沉的道：

“在下虽不喜杀人这等血腥恶心的事，但也决不容许有人在我面前放肆，小雯，你说是吗？”

小雯行了一礼，道：

“是，少爷。”

这女孩顽皮活跃，但对狄洵却又极其恭敬，看来颇为乖巧，说罢，转身面对众人，道：

“小女孩得罪了。”

“了”字犹在空中停留，蓦地一挥手，背上剑已握在手上，一条淡淡的黄影箭射向铁头大师，拔剑，攻击，几乎在同一时间。

铁头大师根本不把这小女孩放在眼里，哈哈一笑，道：

“女娃儿……”

刚吐出三个字，小雯快如闪电般的攻到铁头大师的颈项前，他待要招架，双脚被小雯一勾，登时身不由己的在空中翻了半个跟头，“冬”的一声，结

结实实的在地下摔了一跤。

铁头大师块头不小，小雯不过是个瘦瘦弱弱，未成年的小女孩，才刚出手，就叫铁头大师着了她的道，这一跤摔得太快了。

明眼人已经看出小雯已经手下留情了，否则他一条老命早就不保了。

但是，铁头大师却不这么想，适才只是因为太大意，他一着地立即纵起，手一举，才发现戒刀尚留在外边，只好将就摆个架势，想把小雯吓退。

哪知小雯身形又是一纵，众人一愕之下，她又不知怎的，一手又已攀至他的颈中，一扳一勾，铁头大师毫无招架之力，“冬”的又摔了一跤。

第一跤铁头大师尚要自圆其说，是被小雯攻其不备，而这二跤却被摔得更重，教他脸上如何下得来？一怒之下，杀心顿起，握起念珠，一跃而起，挟风横劈，要将小雯立劈掌下。

狄洵见他这一招，招数狠毒，即使武功高强之人，一时也难以招架，眼见这位玉雪可爱的小女孩要死于非命，忙叫道：

“ 贵妃醉酒！ ”

小雯脸含微笑，扭摆柳腰，身体左右摇晃，堪堪让过铁头大师这掌。

铁头大师当下腕力一沉，心想非给这个小女孩留个记号不可。

哪知小雯倏忽从他腋下钻过，他一掌削空，正要收招再发，突觉人影一闪，小小的身躯又已纵起，找不到目标攻击。

铁头大师吃过两次苦头，特别小心应付，可是眼看怪招又来，一时实又无法闪避，当即运力于念珠上，手掌向外推出，喝一声。

“ 着！ ”

这双掌各用了十成力，小雯只要给掌缘扫上了，也够身上挂彩了。突见人影一闪，小雯忽然不见，但听背后格格一笑，急忙转过身来，只见小雯矮身速转忽左忽右，眼睛一花，头颈又被小雯攀住。

危急之下，他腰背用力，使劲向后一仰，存心要将小雯向后甩出去，劲力刚一用出，斗觉颈上小手忽然放开，一惊之下，知道不妙，急忙收劲站直，却已为时不及，结果……

铁头大师有了经验，但自己使力大了，本已站立不住，小雯一出右脚，在他双脚后跟向前一挑，经这一挑，他大骂：

“ 他奶奶的…… ”

“ 冬 ” 的一下，仰天一跤，这一跤摔得他脊骨有断裂的痛楚，他咬着牙，一翻身要待站起，腰上却使不出劲，竟又仰跌。

铁头大师痛得站不起来，嘴里却不肯停止，大声嚷嚷的乱骂：

“ 他奶奶的……小杂种……臭婊子…… ”

小雯单足一旋，跃起又落下，反手就是两记耳光，打得他两眼昏花。

小雯面泛一层淡淡的红晕，使她看来更是艳丽绝伦，骂道：

“ 老和尚，出家人别不干不净，这是给你一点小教训。 ” 当着这么多人，铁头大师不但摔了三跤，又狠狠挨了二记嘴巴，以他一位大师身份，实在拉不下这张脸来，他一抹唇角血丝，疯了一样想再度扑上——

郑元平一看情形不对，忙喝道：

“ 大师不得鲁莽！ ”

喝声中，铁头大师已趴在地上，事实上，他根本无力反击，欲振乏力。

廖鹤鸣抢步上前，伸手扶起铁头大师，让他至一旁休息。

小雯手中虽然握着剑，但她始终没有以剑攻招，完全以她灵活的身手来

制敌先机。

刁五娘气得脸色一阵红一阵白，想到同伙来的人，遭此侮辱，奔出屋内，拾起自己的“燕子刀”，一招“文姬归汉”接二连三的向对方刺去。

狄洵双目半闭半睁，对这场打斗笃定得很，他连看都不看一眼。

郑元平见铁头大师一再失利，今又见刁五娘跃上前去，知道这小女孩年纪虽幼稚，却是极不好斗，只是自己年纪长大数倍，怎好以一敌二？正不知该如何制服这个小女孩，头痛不已。

刁五娘一刀狠似一刀，刀刀都是致命的，却始终奈何不了这个小女孩。

转眼间，斗了数十合，刁五娘半点也沾不到上风，而小雯很明显的已让了步。

郑元平心中越来越焦躁，细看小雯的武术家数，虽陌生得很，但毫无出奇之处，只是小雯或进或退，总是快得令人眼花。

郑元平自忖以自己的功力，不用兵刃，一双肉掌应该可以夺下小雯的兵刃，眼看刁五娘久斗不下，“天鹰帮”的威名大受损害，当即喝道：

“小姑娘果然厉害，让在下与你玩几招如何？五娘快退下。”

刁五娘久攻无效，听到郑元平叫唤，答应一声，要待退开，哪知小雯出剑突快，倏忽之间，数次进手招数，刁五娘只得挥刀挡架。

但是小雯一剑跟着一剑，绵绵不尽，挡开了第一剑，第二剑又不得不挡，十余招瞬间过去，竟尔被缠得不能抽身：

廖鹤鸣心想：

“师兄在江湖上颇负盛名，当然不好加入阵势，以二敌一，自己若是上前相助，想必无人会说话。”当下速到外面一把将所有武器皆抱进来，挑出自己的兵刃，挺刀上前，向小雯发招。

他见小雯向刁五娘连续进攻，当即挥刀架开她的一剑，岂知小雯这第二剑出招时，竟是一剑双击，既刺刁五娘，又刺廖鹤鸣眼角，他只得招架，好似帮不了什么忙，连自己也给缠上了。

刁五娘愈斗愈怒，心道：

“我们出道甚久，什么高手没有见过，独未碰过如此年幼的对手，今两人联手，还斗不过小小的女娃儿，传言开去，颜面何去？”想到此处，出手加重，双方越攻越急，倏忽之间，又斗了十数招。

小雯一剑架开刁五娘的刀，突然同时向后跃退三步，娇声嗔道：

“少爷，他们怎么两个大人，打起我一个小孩来了？”狄洵微微一笑，柔声安慰道：

“没关系，让两位前辈，指导指导你的武学，不很好吗？”他话说的轻松，其实刁五娘及廖鹤鸣，两人可是卯足了劲，要作一场生死之斗，他们行动如风，攻势凌厉，眉头却锁得紧。

小雯格格一笑。道：

“既是如此，就请两位多指导了。”

长剑起处，又与两人斗在一起，而招式一下子全又变了，才一会儿已把两人逼至角落，狼狈不堪，只得作困兽之斗。

“震天魂”邱宇为人相当狡诈，阴险，他见有机可乘，捱到郑元平身边，低声道：

“郑兄，你手下两员大将看来是胜不了的，你还是自己上去吧！”

郑元平一双眼睛冷得带血，脸上毫无一丝表情，他死死的盯着场中打斗

的情景，那样子，不带一丁点的人味，令人心寒。

他脑中迅速思考着：

“他们两人分明已经不是对手，我若出手，恐怕会惹来以多胜少，以大欺小的批评，只是再不出手，他们两人可能会惨败得更难堪。”

郑元平眉梢子动了一下，阴沉的开口，叫道：

“让我也来奉陪几招吧！”

勒勒腰带，一纵身，已欺到小雯身边，左指点小雯肩头“巨骨穴，”，右手以大擒拿手径来夺剑，旁人见他身法快捷，出手狠辣，心里都不禁为小雯担心，却见剑光闪动，小雯的剑尖指到了郑元平的后心。

郑元平不好意思立刻使出狠招，他一心夺剑，又想有刁五娘及廖鹤鸣敌住，并未想她会忽施偷袭，只听刁五娘急叫：

“小心后面！”

郑元平忙向左一避，却听“嗤”的一声，后襟已被小雯划破了一道口子。大家心中都是一凛，只见郑元平面红耳赤，压制着愤怒，恨恨的道：

“在下要得罪了！”

突然——

小雯把长剑往地上一丢……

第四章

郑元平久经大敌，适才这一个挫折，反而使他沉住了气，凛神应战，只是难免恼羞成怒，心中已生了杀机，当下重新进招。

此时，小雯应该更小心应付才是，谁知她竟然小嘴巴一嘟，把长剑用力往地上“锵”一声掷下去，好像跟谁赌气的。

众人俱是一愣，这突来的变化太奇怪了，大家不明就里。

郑元平等人也顿时住了手，不知对方在搞什么玄机，一时全室静了下来。

小雯哼了一声，失笑道：

“少爷，我不玩了，他们越打人越多，而且个个凶神恶煞似的，吓死人。”

众人顿时一愣，个个面面相觑，各自想道：

“他们原本对立，当然是各尽所能，希望打赢，这小女孩怎么童心未泯，还与人玩这种亡命的拚斗；真是太奇怪了。”

刁五娘吁口气，犹有余悸的道：“小丫头，我们是敌人，你如果不打了，别怪我们一刀叫你毙命。”

小雯神色惶惑的转向狄洵，奇怪的道：

“少爷！他们怎么这副德性？”

狄洵微微一笑，道：

“小雯，你可能忘了，他们要杀我，当做也要杀你呀！”小雯睁大眼，不信的道：

“少爷，你是大大的好人，没人可以杀你，他们也不可能，否则，我先杀了他们。”

摆摆手，狄洵苦着脸道：

“可是你现在把剑丢了，又叫说你不打了，我只能等他们跟我动手。”

小雯神色变了变，望了狄洵一眼，点点头，道：“好！”

“好”才一出口，突然身形一晃，左脚倏而一勾，在众人尚不解其意时，地上的长剑又回到她的手上，而且摆好了架势。

狄洵有趣的看着她，低低的道：

“这一仗打完，我带你们出去玩玩，这里只怕不能再住了。”

小郁不由一惊，没来由的有些心痛，道：

“为什么？少爷这里这么好，也没有坏人，平平静静的，多美。”狄洵转头看看她，看得十分仔细，一朵红霞飞上了小郁面颊，她羞涩的道：

“少爷，我是不是说错话了？你……你为什么这样子看我……”

狄洵沉默了一下，道：

“你没有错，你的想法跟我太像了，我很高兴，你越来越长大，很好。”

小郁陡的双颊又一次飞红，又羞又怯，手足无措的垂下头去。

郑元平刚才吃了一亏，颜面尽失，当着这么多人，如何下得了台？现在见狄洵主仆竟不当一回事，独个儿你一言我一语的说起话，极不耐烦，吼道：

“小丫头，如果不打，就束手就缚，让大爷给你一点小颜色看看。”

小雯咬咬牙，恨声道：

“本姑娘不理你，你还神气！小心了……”

小雯身形纵横飞舞，右手长剑直刺郑元平小腹，一下子到了他的身旁。

郑元平心头一震，当下不敢冒进，展开大擒拿功夫，锁、错、闭、分，

乘隙想劫夺小雯手中的长刃，但仍沾不到小雯的身。

刁五娘及廖鹤鸣两人亦不敢怠慢，两人轮番出击，牵制敌人不少行动。

郑元平沉喝一声，立桩坐马，双掌毫不留情的出击，掌风有如铁板沉错，呼轰冲激。

小雯如一条淡淡的影子，不可捉摸的飘移旋走着——

狄洵始终半眯着眼，但见场内的一举一动皆逃不过他的锐利目光，心想：

“郑元平的一身武功，并非以内学真力悠厚见长，他逞强不敢用兵刃，掌上功夫虽然猛辣，但是，他的弱点却是不易灵活使用，小雯只要以快制慢，当可以立于不败之地。”

小雯把目光都集中在郑元平身上，突觉两柄大刀“呼”的擦着她的耳旁掠过，小雯突地一个仰翻，直扑郑元平。

郑元平断叱一声，就近扑去抢那柄长刃，但是，他的手指刚刚还差一线，小雯已蓦然地闪到眼前，一只斜竖的手掌，抹头砍了下来。

郑元平欺她年幼，内力不足，大吼一声，左手仍不死心的去折长剑，果然被他折着，他用力一震，长剑却没有如他原想的那样应声而断。

小雯让过刁五娘一刺之势，让郑元平的手抓有长剑，在她抖腕之下，郑元平的身躯已被他扯着震出三步之外。

郑元平气得脸上全变了形，他在这双肉掌上下了数十年苦功，自信已颇不同寻常，但说也奇怪，在小雯面前竟未占到上风。

“无情手”李士熊心想：

“如果郑元平等人讨不到好去，只怕咱们今日亦难全身而返，今日之局，纵然被旁人说个以多胜少，也比落败任人宰割的好。”他的内学真力可说是在场众人中，最为悠厚见长，掌上的功夫可以裂鼎碎石，横拒八马，远在郑元平等人之上，所以一施展开了果然不同寻常。

他人未抢入圈子，掌风却已袭向小雯胸口，小雯叫道：“好啊！又来了一个。”

横剑回指，点向他的手腕，李士熊心中一凛，想道：“这小女迎敌之时，好似对手越多她打得越顺手，剑法果已练到了出神入化。”

“无情手”李士熊迅速侧跃，避开了这一剑，避开这一剑并不难，但他攻向对方的掌势，却也因此而受挫，威力顿减。

大刀上下翻飞，拳挑掌振，纵横交舞，沾不进一滴水，插不进一根针，却又是那么变化万端，拈东打西，飞南卷北，而这，竟都伤不了小雯。

又过了一盏茶的光景——

激战多时，刁五娘及廖鹤鸣已感到有些虚乏，他们尽力忍耐着那逐渐加强的劳累感觉，依旧不停不歇的采取主动，却渐感乏力。

“无情手”李士熊采用了车轮战法，他非常明白，如果一涌而上，不但不能发挥出集体威力，更妨碍了己方的攻击进退。

所以，他让郑元平等人一波一波的轮流上，自己只找空隙时才进攻。

这一手相当厉害，因为，一个人的力量与精神终究有其极限，筋骨的活动也有一定的高低潮，而且对手不过是个小女孩，内力毕竟有限。

呼呼的大刀掠舞交击，加上掌风如浪，翻翻滚滚，气煞人的却是老沾不上对方一根汗毛，这场令人咋舌的拚斗，到底要维持到什么时候呢？李士熊不禁怀疑小雯是铁铸的？

可是——

定眼一看，那水葱似的人儿，好像可以捏出水来，为什么经此长战，攻势仍然如此凌厉？

大厅上刀剑交击，肉掌亦打得呼呼风响，一斗数十回合，仍是个不胜不败之局。

狄洵见小雯脸现红晕，抽空连伸几次袖口抹汗，只是旁人过于紧张，一时都没有注意，小雯临敌经验太少，又不敢杀人，叫道：

“小雯，你歇歇，小郁来替你……”

话说者明明是狄洵，可是他话未完，他身旁的小郁已挥剑上前。

“震天魂”邱宇按不住好奇心，喝道：

“老夫也来玩玩！”

长剑挡开小郁刺来剑招，左手握掌，直往小郁鼻子击去。

小郁柳眉儿一皱，滑开三步，绕到了邱宇身后，剑法极为精妙，剑术怪异无伦。

“翻云剑”云天鹏一向好胜，刚才为了一只茶杯，吃了瘪，现见两位师叔出手，自己亦起剑冲入圈中，对小郁发动攻势。

云天鹏一面防备小雯出击，一成对付小郁出其不意递来的剑锋，竟尔闹了个手忙脚乱，脸上更加无法，一时面红耳赤。

“回腾剑”胡辉龙功力尚弱，不足以独当一面，现见一大群人打混战，心想不如上前助阵，混水摸鱼，乘隙下手，过过瘾，当下叫道：

“师兄，我也上了。”

小雯本想退下来休息，现见加入混战的人越来越多，小天真，斗志又起，竟尔先发制人，与小郁两人并肩作战，敌人愈众，似乎威力愈强。

旁观者除了狄洵外，就只剩朱青及仇家父子，还有一位受了重伤的铁头大师，其余的人全在场内忙得不亦苦哉！

狄洵表面上似乎不关心两位女孩的输赢，其实他把每个人的武功招数全看得一清二楚，目光冷冷凝视着场内，叹息道：

“原来在江湖中成名，是如此容易的事，倒是委屈了这两头小丫头。”

“无情手”李士熊久斗不下，早已心中焦躁，现又听到狄洵的讽刺，气得脸色发白，狂吼连连，掌风脚影攻的更急。

场内的人，渐渐开始后悔自己骤然加入战场，各自寻思：

“我等七个人，还打不下两个小女孩，今日算是丢足了脸，以后如何做人？”

不禁个个埋怨起铁头大师那个大脓包，如果他不要惨败，何以引得这么多被拖下水，越想越气，个个咬牙切齿的。

两姐妹哪里想到这许多敌手各怀异心，见他们个个面露凶相，还以为冲着自已来的，双人出剑更是快速凌厉，威力十足。

“无情手”李士熊微一疏神，只觉一股寒气掠面而过，原来是小郁架开云天鹏、胡辉龙双剑后，抽空向他劈了一剑。

李士熊心中一凛，心想：

“反正是没了颜面。”

斜身侧内，单足一勾，已把长剑握在手中，这七人之中，论到武功厉害，原应数他为首。

郑元平一见李士熊把剑握在手上，他像象找到了借口，亦忙空抽起自己的大刀。

现在，所有人全用了兵刃，只听得叮叮当当声响，各使全力拚斗。

李士熊自创的剑法使将开来，众人渐渐退开，使他长剑挥动时更为灵便，他精神一振，自己身旁空了数尺，踏前两步，一招“游龙戏凤”往小郁当头疾劈下去。

他士熊外号“无情手”，是因他平时几乎都以空手赤拳应战，那倒不是他兵刃使不好，而是他很少遇到需要干戈相向的时候。

他背着“双龙帮”第一高手的名衔，江湖上敢明目张胆的招惹他的，还真不多，没想到，今日对两位小女孩，他不得不使出全力。

这一招快捷异常，小郁手中长剑正与郑元平大刀相交，一见剑到，急忙矮身相避，只听“唰”的一声，她的右边小辫子被李士熊的利剑削去一半，掉在地上，乌黑发亮。

两姐妹同时变色，小雯叫声：

“姐……”

小嘴扁了，似乎就要哭出声来，一声娇叱，一条俏生生的影子倏而飞来，小郁亦配合着跃起，两股冷电吞吐翻腾，快捷如风。

同是女孩子，朱青亦为那一绺乌云感到惋惜，女孩子一向很重视自己的秀发，心想：

“师叔，他真是的，干嘛认真？何苦去欺侮人家女孩子……”

突然——

只见眼前白影晃动，两姐妹交叉移位，叮叮数响，胡辉龙的剑及廖鹤鸣的兵刃已被削断，两人一惊之下，急忙跃出圈子。

小郁本性较为冷静，虽见秀发被削，又心疼又气愤，但她的长剑抡起层层光彩，左右翻飞，上下架拦，静静的道：

“我要你赔我头发！”

长剑翻处，又已将云天鹏与刁五娘手中的兵刃削断，别人的兵刃没什么，只是刁五娘的“燕子刀”可是江湖上有名的，谁知在小女孩盛怒之下，就被削成两段，令人匪夷所思。

原来，小郁手中的长剑亦非泛泛之物，乃是雪地里，非常难求的“寒冰铁”所铸成，千年难求，是砍金切玉，无坚不摧的宝剑。

刁五娘面容惨黯，全无血色，浑身不停地颤抖，像触了电，竟呆住了，在当场。

小雯闪电般抖出长剑，身形“霍”的一旋，一招“嫦娥奔月”罩向刁五娘。

郑元平的眼全红了，心胆俱裂，吓得魂都出了窍，狂吼道：

“五娘，快退——”

刁五娘身形往后倒撤，郑元平长身而入，截向那柄飘浮的长剑——

仿佛去捕捉流萤而只捞着流萤的电尾，小雯凌空飞过，刁五娘痛苦的“哼”了一声，打着转子滚倒于地，昏迷不醒。

郑元平心头一紧，目眦皆裂的奔向刁五娘，小雯猛地一转身，已鬼魅般攻向郑元平。

廖鹤鸣的一张脸越发苍白了，他狂叫一声，耸身跃上，在空中，已连挥十掌击泻向小雯。

此时——

郑元平悲吼一声，身形暴转，手中大刀笔直戮向小雯胸前。

小雯的身形像蛇一样的扭动，已避开两人的攻势，却未及出招反攻。

小郁长剑“嗡”的一声，斜砍猝挑，改变了小雯窘迫的情况。

廖鹤鸣大刀已断，发出的十掌全被对方的长剑一下子封住，他恨得一咬牙，慌忙收掌跃向一旁——

但是，他的动作稍慢一点，“嗤”的一响，左肋被长剑划过，腰中革带连着剑鞘断成数截。

小郁并未乘胜追击，右手长剑，向“无情手”李士熊直攻，这时小郁剑法大异，李士熊又惊又恐，一时摸不清他的剑路，但觉长剑刺过来时寒气迫人，不敢用剑相碰，只得住后退。

小郁恨他削了自己的长发，不理旁人，得理不饶人的，着着进逼。

小雯与小郁背脊靠着背脊，一人将余敌尽数挡过，让小郁与李士熊单打独斗，过了数招，云天鹏等人根本不是两姐妹的对手。

在廖鹤鸣的感觉里，他悲哀的感到自己等人的行动好像被一双无形的弹簧扯着，虽能蹦能跳，却老是不能随意进退，老是比敌人慢上一步。

出手换招，对方动作之快，每每能在自己等人出手之前制了先机，宛如自己是一个驼子，和正常的人打架，身上好似带着一块累赘。

这七人之中，只有“云天魂”邱宇情况较好，但他却不愿全身投入，因为他对两姐妹诡异的剑法，实有极大的忌惮。

双方的争斗再度展开，六对二，但是小郁小雯的攻势却是越来越快了，越来越不可捉摸了，他们的攻杀要点大多集中在“无情手”李士熊及郑元平身上，两个人常被逼得手足失措，狼狈不堪。

从两姐妹联手开始，一直到现在，已过半个时辰，而在这时间里，他们转攻两位小女孩，仍被逼得打转外，刁五娘又已受了伤。

时间仿佛在此刻停顿了，场中人影翻飞纵横着，但没人出声，没有人说话，除了间杂的叱喝甚至连呼吸都是那么沉重。

忽然——

朱青见李士熊被逼到一屋角，已是无路可退，云天鹏及郑元平又没法迫近，只是绕着圈子游斗，心中焦急异常，朱青不忍见师叔受窘，只得上前救援，长剑一挥，刺向小郁脸颊而来。

小郁只得挥剑自救，因而替李士熊解了一次围，他精神倏而一振，连攻十九招，大吼道：

“老夫豁出去了。”

郑元平猛攻十招，云天鹏等人亦连成一体，长斩近劈，远戮短削，游走如飞，邱宇长剑舞得神出鬼没，专门乘隙而攻，但是，现在他们已是完全采取了守势，半点也不敢冒险。

朱青也已加入战斗，只剩仇家父子在一旁观战，仇千重亦经过不少大风大浪，如此惊心动魄的场面，倒是生平第一遭。

仇千重在旁瞧着两姐妹的剑法，心中暗暗称奇，初见时两姐妹与郑元平等相斗，剑术也平平，但当敌人渐多，两姐妹剑上威力竟相应增加，此时并肩作战，情势更是大变。

小雯长剑连晃，逼得敌对众人手忙脚乱，一转瞬间，刚加入阵中的朱青的兵刃又被削断。

与两姐妹相斗的人之中，就剩郑元平及李士熊、邱宇手中兵刃尚完好无缺，显然两姐妹对他们三人似有些许忌惮。

但也并非他们功夫就非常独到，而是两姐妹尽量不跟他们以硬碰硬。

狄洵哼一声，眨眨眼，淡漠的道：

“断剑！”

他的语声，冷冷的在空气中蹦跳，冷沉飘忽的声音，令人毛骨悚然。

于是——

李士熊再一次被逼至墙角，背靠墙，负隅力战，只见小郁长剑径刺自己前胸，当不应以一招“双龙抱珠”，他见敌剑高刺，出此招应敌，原本不错，哪知双剑相交，突觉手腕一沉，自己的剑被敌剑直压下去，李士熊心中竟然大喜，想道：“你这丫头片子，剑术虽然精明，但若比腕力岂有我强！”

当下，立即运劲反击，小郁右手剑一缩，再倏地挥出，“当”的一声，他的长剑已被削为两截。

李士熊当下大惊，立即将半截断剑严守自己门户，只守不攻，小心翼翼，脸色难看之极，但他被封闭于屋前，出来不得，徒唤无奈。

“云天魂”邱宇恐怕小郁伤害李士熊，那“双龙帮”才真是栽了，一时情急，长剑猛刺，小郁蹿高跃低，右手长剑倏地展开连绵弧形剑招，将邱宇刺来的招式悉数破解。

李士熊手中兵刃虽断，拳脚上却仍极具功力，只得转以拳脚辅佐来应付，小郁长剑攻势在外圈逼得李士熊团团转，但幸好尚未突施杀手。

明明看见小郁的目标集中在“无情手”李士熊身上，口中仍大叫道：

“你还我头发来，还我头发来！”

李士熊苦楚不堪，一来他如何能赔得了长发，二来，自己这张老脸如何可放，大有悔不当初，自己强出头之憾。

就在此时——

小郁突然把剑锋一转，对准邱宇手中的长剑，猛力一砍，又听到清脆的一声“当”，邱宇的长剑又很轻易的被削断。

就在刚才狄洵的一声“断剑”喊声下，两名“双龙帮”的高手，手中兵刃就被轻而易举的砍成两截，怎不叫人吃惊。

朱青见两位师叔连连失利，心弦一紧，柳眉儿紧蹙，忙转过来助手。

小雯不待朱青站好身，已宛如一溜西方天际的雷闪，长射而上——

仇孟狄在一旁看得真切，吓得冷汗直冒，失声大叫道：

“青妹，小心！”

喊声中，如一只鹰隼，悍然扑向小雯，扑腾风声十分强烈，手中兵刃点点生寒。

仇千重为了保护儿子，见儿子冲入战场，心头一震，手执铁鞭亦飞奔而上。

顿时，场内人手又多了起来，只是小雯小郁两姐妹，始终保持一定的上风。

仇千重见眼前情势极是尴尬，但瞧见这两个小女孩武功甚为怪异，按刚才动手过招看来，敌人愈多，其剑术愈强，自己下来应战，但仍然得不到什么好处，心中颇为惊讶。

此时的李士熊已更形狼狈，只见他衣衫破裂，满脸血污，胸前臂上，被小郁长剑划了一条条伤痕，他几次险些儿脱口求饶，终于强行忍耐，小郁仍稚气的叫道：

“看你赔不赔我的头发！”

老实说，两位小女孩的体力已经消耗过多，他们不一定能全胜眼前这些敌人，但是，她们却毫无问题的可以全身而退。

突然——

一条人影像一头大鸟般展飞于空，那么凶猛而凌厉的朝这边扑落下来。

邱宇挥出两掌猛一旋身，大叫道：

“狄洵来了！”

仇千重铁鞭的声音哗啦啦暴响，传来狄洵冷沉飘忽的声音。

“郁、雯，退！”

“退”字在他舌尖上打着转儿，两位姐妹已经飘飘的，却快如箭矢似的长射而起，在空中一个翻折，两人已退出战圈外。

众人皆想乘她们身后，没反攻之力时，偷袭两姐妹，但连她们衣衫已没沾到，两人已在场外，面庞浮现两片红晕，微微喘着气。

众人略为定神，把狄洵团团围在中间，其实，他们心中都是七上八下的，心想：

“他的侍仆犹如此厉害了，狄洵本人更是大伙儿惹不起。”

狄洵似一尊石像般炯然凝注着众人，洒脱得叫人生气，半晌，深沉的道：

“你们这么多人，攻杀两位小女孩，还真是不要脸！”仇千重目光一冷，厉声道：

“狄洵，你太不讲理了，如果你不加插手，或许这场干戈就可以免了。”狄洵注视着他，哼了哼，静静的道：

“你刚下场，没吃到什么亏，所以你说起来话，声音也就粗了些。”

仇千重神色沉冷，凶暴的道：

“老夫只是不懂，此事与你一点瓜葛也没有，你为什么非管不可？”

狄洵往前一步，点点头，道：

“我懂了，原本你们父子受了冤枉，我出面，你们就很感激我，但是现在我把宝剑夺了，你们以为我黑吃黑，所以心里极为不满，是不是？”

这些话正好说中仇家父子两人的心事，面上都是一红，仇千重生硬的道：

“我们只是想知道你为什么非要管这件事，拿了宝剑又是为什么。”

狄洵目光内动了一下，沉沉的往左右一瞧，冷冷的道：“因为你们都不知道这柄宝剑的来历，而在下不小心想了起来。”

此言一出，四座皆惊。

大多数的人已经被小郁姐妹打得狼狈不堪，神情猥琐，自是不开口得好，仅剩仇家父子衣冠尚整，以仇千重为尊，所以仅听他一人与狄洵对答，此时，他亦愣了半天，始开口道：

“是否请你再把事情说明白些，你想起了什么。”狄洵并不急于回答，沉默了片刻，压着嗓子道：

“大胆假设，小心求证，一向是在下做事的方法，如果在下猜想得不错的话，这宝剑是已经失踪了五十多年的‘彩虹珍珠剑’……”

一声“啊”，几乎不约而同的从众人口中发出，声音中充满了惊奇和兴奋。

仇千重摇摇头，道：

“五十年失踪的剑，当时你尚未出世，你又如何能知？”

狄洵不置可否的淡然一笑，道：

“不错，‘彩虹珍珠剑’在下以前并没有见过，只是一把并不适合当武

器，而有这么多人你争我夺，不惜以生命换取的，除了这把‘彩虹珍珠剑’外，各位能再想到另一把剑吗？”

他们的确再想不起另一把剑名，但更具讽刺的是，他们之间互相争夺，可是事实上，根本没有人知道这把剑真正的用途。

一群人傻傻的听着，好半晌，刁五娘轻轻呻吟起来，郑元平忙过去看她。

狄洵转头对小郁道：

“快为她敷药，还有那位莽和尚。”

小雯哼了一声，略微犹豫，道：

“他如此凶残，我们已经手下留情了，反正死不了，我们那么珍贵的药材，给他们用，不是太可惜了吗？我心疼。”

愣了愣，狄洵平静的一笑，道：

“亏你说得出口，也不怕人家笑咱们小气，这两下子够叫他们受了。”

小雯嘟起嘴，有些着急，道：

“谁说我们小气，对好人我一点都不吝惜，刚才我不是还泡茶……”

狄洵笑着摇摇头，道：

“真是孩子！小郁，你快去！”

小郁很顺从的启门走进内室，脚步声逐渐消逝后，狄洵道：

“郑师傅，这些人当中，在下认为你是唯一可能知道这把剑的好处，可否请你详详细细的告诉我们，我想……你不会拒绝吧？”

狄洵的个性，很难捉摸，一会儿看他笑得很温文，如沐春风，一下子脸寒起来，不由得叫人看了心里直发毛，此时，他静静的道：

“郑师傅，在下今天如果不能让你说出实话，就算在下白来了人间一遭。”

他话说得平淡，没有高低调，可是自有一股力量令人不敢大意。

郑元平全身一震，忙堆着笑脸，答道：

“在……在下，是真的不知道。”

狄洵不理睬他的答话，声音冷得能凝冻人们的血，道：

“你应该知道，这些年来，你在江湖上能混出一点名气，并不是一件易事，如果你聪明，还是识时务来得好些。”

郑元平疑惑的怔了一下，他在估量目前的局势，半晌，愠怒的道：

“在下……实在不知该说什么，在下……”

狄洵似乎已失去耐性，不等得他说完，头也不回的反手一掌击来，掌势过处，劲风袭体如削，眼前四面八方皆是掌影，威力之宏，无可言喻。

郑元平猝不及防之下，根本没有还手，甚至连招架也来不及，他只是手足无措的退避。

狄洵蓦地一式“降龙影”，已将他斜斜的劈翻倒在地下。

郑元平在地下一个翻滚，跳起的念头还来不及闪动，狄洵的一只脚已经大咧咧的踩在他的胸口，干笑一声，道：

“如果你还想看看明天的太阳，你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吧，朋友？”

郑元平一张紫脸涨成了猪肝之色，豆大的汗珠涔涔淌落，痛苦的道：

“你……你想怎么样？”

狄洵朝周遭众人打量了一番，竟没人敢挺身而出，他冷冷的道：

“我脚上只用了一分力量，如果在下一个不小心稍微加点力，不知后果会如何？”

廖鹤鸣恐怕狄洵真杀了他的师兄，急忙的道：

“狄……狄洵，你有什么话就快问，我们尽量回答你就是。”

狄洵哼了哼，收回脚去，道：

“很好，你站起来。”

郑元平一跃而起，踉跄了一下，狠狠朝地下吐了口唾沫，低低的破口骂道：

“妈的，今天走的什么运？”

狄洵搓搓手道：

“郑师傅，你最好规矩点，狄洵可以在须臾之间置你死地……”

此时，小郁已经为刁五娘敷好药了，望着躺在地上的铁头大师不知如何是好。

狄洵静静的道：

“廖师傅你来吧！白色外敷，红色的内服。”小郁就把药包递给廖鹤鸣，去为铁头大师疗伤，刁五娘已经可以坐起来，可是神情看起来很颓丧，披头散发，憔悴得很。

郑元平见着刁五娘的模样，非常心疼，神色微变，恨声道：

“狄洵，今天算栽在你手上了，但是在下也没什么好说的，要宰要割，随你便！”

狄洵笑了笑，道：

“郑师傅，据在下所知，你能生存至今，识时务为俊杰的道理，你不会不懂。”

郑元平冷冷一笑，道：

“我郑元平在江湖上混了近二十年，姓狄的，那时你才不过是个娃儿。”

狄洵神色一沉，缓缓地道：“不错，但是——在下也可以让你二十年后重新再来过，你信不信？”

郑元平退后一步，淌着汗，呼吸急促，“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”的狠话，他就是吐不出来，脸色惨白没一点血色。

狄洵突然极为温和的笑了，那笑却是阳光里游冰碴，和熙中的冷厉，狄洵语调出奇的低柔，走进郑元平身旁，道：“我再问你一次，你为什么要抢夺‘彩虹珍珠剑’，它有什么秘密？”

郑元平呆呆的站在那里，像根木头似的一言不发，他实在被对方的冷厉吓破了胆。

狄洵哼一声，道：

“说！”

郑元平哆嗦了一下，脸色紫中泛青，呐呐不能出言，半晌，始道：

“好吧！我说，据我所知，这柄宝剑，关系着一笔极为可观的宝藏……”

此言一出，在场的人登时脸上变色，有喜，有惊，也有疑惑……

狄洵歪着头，叹了口气，道：

“什么样的宝藏？”

郑元平略一沉吟，缓缓的道：

“据在下所知，这些宝藏堆积如山，随便取上一些，那就一世儿荣华富贵，享用不尽……”在场的人，几乎都瞪大了眼睛，暗地咽着口水，脸上浮现贪婪的神色，个个艳羡不已，仿佛那些个宝贝，已经出现在大家眼前了。

铁头大师躺在地上，刚上过药，已经接捺不住，沙哑的嗓子道：

“那些宝藏在哪里？”

这一问，问出大家心头的问题，可是限于颜面，没有人发问，铁头大师如此一问，众人俱感兴奋，颇有知音之感。

郑元平摇摇头，道：

“在下所知并不多，只知道由这柄宝剑，就可探出宝藏的秘密，其余的，在下就不知了。”

大家心中微感失望，但随即又充满希望，心想只要拥有宝剑，宝藏的秘密终究可以探出的。

“云天魂”邱宇似乎愣了一下，低声道：

“这宝剑是我‘双龙帮’的宝物，它的秘密你如何能知，该不会是胡说？”

郑元平粗着嗓子，道：

“信不信由你，关我什么事？”

郑元平脸上一片湛然，把实话说出来，心无牵挂，大有泰山可倾此气不竭的意思。

狄洵目光冷冷的看着他，半晌，他已看出眼前这名大汉没有刻意说谎，道：

“我相信郑师傅说的是实话，不过……，郑师傅，在下最想知道的是，你怎么知道这个秘密？”

郑元平有些疲惫，用手揉揉脸，道：

“能说的，在下都说了，有的事在下不能说。”狄洵看他紧闭嘴唇不说话，他已横了心，看他的神态，宁死也不肯再多说一个字。

狄洵摇摇头，叹了口气，道：

“或许在下还能再猜一次……”

郑元平嘴唇有些微的颤抖，他好像有什么秘密，或见不得人的事，深怕别人知道。

狄洵转过身，背对着郑元平，突的，半侧出手，郑元平闪避不及，“吭”的一声闷哼，人已像一堆烂泥般栽倒。众人不解其意，为什么狄洵突然对郑元平出手，大家瞪大眼睛望着狄洵……

第五章

大家像木鸟似呆住，他们为狄洵的行为愣住了，也为他这种闪电快捷的身法吓住了，就好似自己根本不会武功，与对方比起来，简直差得十万八千里，他们越发紧张害怕。刁五娘有些着急，她忙道：

“你……你为什么……对他下手？你想……你想怎么样？”

狄洵拖了一张破椅坐下，慢慢的道：

“在下不愿他插嘴，所以让他休息休息。”

愣了愣，廖鹤鸣问道：

“你到底要说什么？”

狄洵轻轻摇晃着椅子，安详的道：

“我只是有些想法，说给各位做个参考，对或不对，就留各位自己判断了。”

刁五娘跟了郑元平多年，不知他尚有什么自己不知道的事，迷惑的道：

“到底什么事，你快说。”

狄洵站了起来，秀挺的脸上挂着一抹淡漠的微笑，他平静的道：“我想……郑师傅已经知道‘双龙帮’朱帮主被杀之事……”

刁五娘“啊”了一声，迷惘的摇摇头，道：

“不可能，他跟朱固尊一无交情，二无仇隙，他怎么会知道？”

“双龙帮”众人心弦俱皆痉挛了一下，“震天魂”邱宇低沉的道：

“不知道你此话有什么用意？”

廖鹤鸣警觉的望着狄洵，道：

“请你快把话说明白，不要信口雌黄，挑拨我们与‘双龙帮’之间的感情。”

小雯恨声道：

“你放肆！敢如此对我家少爷无礼，难道你想把命留在这里？”

狄洵淡淡一笑，看了众人一眼，道：

“小孩子不懂规矩，各位不要见怪……”

大家看他爱说不说，个个心急如焚，沉默了一会，仇千重道：

“请你快说，以便为我儿洗刷冤情，免得受此委屈，有碍我父子声誉。”

朱青忽然有些冲动的想问一句话，她又急忙忍住了，她轻轻的道：

“狄公子……”

狄洵平静的一笑，道：“普天之下，知道‘彩虹珍珠剑’秘密的，目前大概只有朱固尊朱帮主，而他突然被杀，就在此时，郑师傅率人抢夺此剑，这之间说明了什么？”

朱青敏感的，连她自己都不很知道为什么会颤抖了一下，道：

“狄公子，你的意思是我爹是郑元平所杀的，是不是？”浑身突的一颤，刁五娘觉得一股凉气自背脊升起，她惊异的注视着狄洵，好一会儿，她艰涩的道：“你……你为什么要含血喷人？他不可能杀了朱固尊，他……”

仇孟狄咬牙，恨声道：

“原来是这老混帐，害我背负了不仁不义之名，我今天非杀了这老杂碎不可！”

廖鹤鸣大惊，怕仇孟狄趁人之危，动手伤了他师兄，他站在他师兄前面，紧张的道：

“你敢动手，老子跟你拚了？”

仇孟狄“呸”了一声，道：

“有何不敢？”

栽倒在地的郑元平急得大汗淋漓，两眼翻白，一点劲也没有。

狄洵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，跟含有浓厚火药味的现场，有些不太协调，随他们吵去，好半晌，他淡然一笑，顿一顿，道：

“各位火气太旺了，在下话还没有说完呢！而且在下始终没有说郑元平郑师傅是凶手啊！说他是凶手还太抬举他了。”

郑元平气得浑身发抖，嘴角扭搐得像得羊癫疯，却无法开口。

老半天没有开口的云天鹏，很少像现在沉默了这么久，因为刚才他以一帮之主，被两位小女孩，打得无招架之力，很失面子，故一直不好开口，可是憋了这么久，终于忍不住，道：

“我师父到底是谁杀的，你快说！”

狄洵搓搓手，安详得不带一丝大气的道：

“凶手是谁，在下还不知道，不过在下敢确定，在朱帮主遇害之前，一定见过郑师傅，或者只是郑师傅见过朱帮主……”

没有考虑什么，云天鹏迅速的道：

“这话什么意思，说来听一听？”

狄洵优雅的一笑，缓缓的道：

“如果郑师傅并不是光明正大的出现在‘双龙帮’，那么很有可能他看到了朱帮主，而且听到了什么，而朱帮主却不知道有人在暗地偷窥，所以只是郑师傅见着朱帮主……”

狄洵话尚未说完，刁五娘低声骂道：

“卑劣！狄洵你光凭想象，胡乱编派，而故意点了他的穴，让他不能开口辩解，就任你任意胡说，这是你成名的绝活？”

狄洵一听之下，他气度雍容的瞧着刁五娘，神态自若，并不动怒，有一股子超然脱俗的傲逸之气，他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多谢你抬举，‘成名’两字，在下还差得远，如果你另有高见待在下把话说完，你再发表一番，还不迟……”刁五娘似乎一下为狄洵的模样气度所震慑住了，她愣了一下，硬板的道：

“好，我听听还有什么其他的话说，不过希望你不要信口开河。”

狄洵看了她一眼，道：

“如果我的想法不太离谱的话，郑师傅本来侵入‘双龙帮’是另有所图，却在不意之间，听到了什么秘密，他才改变主意，决定下手抢夺‘彩虹珍珠剑’，也可以说，郑师傅很可能目睹朱帮主被杀的情形，因为那时他正躲在暗处……”

大家立即把目光集中在郑元平身上，只见他气得浑身发抖，呼吸急促。

朱青眼圈儿一红，一摔头走到郑元平前面，她哽咽着道：

“你说，到底是谁杀了我爹？是什么人，你快告诉我。”云天鹏断然道：

“一定是仇孟狄这小子，对不对？”

仇千重狠狠的朝地下吐了口唾沫，粗音粗声地的破口骂道：

“你奶奶的，活见王八蛋了，无凭无据你硬指我儿是凶手，你什么意思？”

云天鹏“呸”了一声，反骂道：

“什么无凭无据？匕首插在胸中还叫无凭无据？难道还要我师父起来指

认……”

一旁的小雯，听到这里，忍俊不禁，咬唇一笑，天真的道：

“你师父不是死了？他怎还会起来指认？你这人说话真有意思。”

说完，还在一直窃笑，“双龙帮”诸人皆甚不悦，狠狠白她一眼，她才很没有趣的收住笑容亦不甘心的回瞪对方一眼。

“无情手”李士熊打拚时情形非常狼狈，现在看他左脚鞋子脱落，犹未找回，头上本来盘着辫子，被割去了半截，头发散了开来，他一张老脸无处可放，一直噤若寒蝉，一句话也不说。

狄洵却突然把目光转向他道：

“除了郑师傅外，还有一个人也可能知道凶手，那就是……”

顿了顿，又续道：

“‘无情手’李士熊！”

这一下子，宛如一记闷雷蓦的响在众人的脑袋上，震得他们耳鸣目眩，呆若木鸡。

“无情手”李士熊闻言后，不由气愤填膺的大吼，他忿然道：“狄洵你在中原武林道上，好歹也算个人物，却说出这么恶劣攀诬的话来。”

狄洵眨眨眼，道：

“朋友，在下只道你知道凶手是谁，又没有道你是凶手，你盛怒为何？”

“无情手”李士熊气得全身抖索，却是毫无方法阻止狄洵再往下说，整张面孔完全扭曲了样。

狄洵不禁哑然失笑，他略显歉然的抱抱拳，平淡的道：“你不用太紧张，有很多事，在下仍然想不通，还须你多指教。”

“云天魂”邱宇低沉的道：

“狄洵，你并不在场，又没有亲眼目睹，你有何根据？”似乎犹豫了一下，狄洵道：

“对于郑师傅可能知道凶手的事，在下刚才已经说了，至于李朋友……”

他想了想，再道：

“因为他说当仇孟狄一离开帮主的房间不一会儿，他就进来发现帮主被杀，而他却又说不出他进房之意，未免太凑巧了，所以在下认为他必定隐瞒了些什么，各位以为呢？”在场的人皆为狄洵的细心及才智，感到佩服，他光凭几句话，他就能分析出一条道理来，不管对与否，他的能力已够叫人为之折服了。

朱青双手抱拳，感激的道：

“多谢狄公子指点，我们都因悲伤过度，大家昏了头，什么也没有想出……”

她转头，瞧向李士熊，柔声低道：

“师叔，如果你真的知道，就请你坦白告诉我，别再瞒我。”

云天鹏虽然有些不信，但他一向很听朱青的话，见她信了，他信心也有些动摇，不过他仍持保留态度，温和的道：

“师叔，有什么话你说出来，师父与你情同手足，他含冤而死……”

邱宇轻轻抚抚短髭，高声道：

“李兄，今天新帮主及青丫头都在场，你该给大家一一交待。”

“唉！狄洵你说的很对，老夫不禁要怀疑，你是不是就在现场，否则你为什么好像什么事都是亲眼目睹似的……”

微微一怔，他又低沉的道：

“在我说出我所知道的事之前，我想先问问郑元平他又看了些什么？”

廖鹤鸣点点道：

“对啊！你快解开我师兄的穴道，听他怎么说，免得冤枉他了。”

狄洵的手指轻轻一点，解了郑元平的哑穴及软麻穴，一笑道：

“郑师傅，对不住，现在请你开金口，大家愿闻其详。”郑元平翻着白眼，满面涨得紫红透亮，汗水如注，胸口不断急剧起伏，那模样可真够瞧的，令人有些为他不忍。狄洵拍拍他的肩头，道：

“别生气，在下只是怕你不肯让在下把话说完才出此下策，现在你可以解释一下，因为现在始终用‘可能’二字，真相如何，还请你明告！”

郑元平气急败坏的道：

“好，你狠，你厉害，大丈夫敢作敢当，怕什么，说就说……”

话说得很有气魄，但实际上还是有些不干脆，想了想，低哑的道：

“朱固尊根本不是被人杀害的，他……他是自杀而死的。”

整个木屋里是一片死寂，每张面孔都是那么木纳、震惊，说不出的惊惧……

所有的人互相觑视了一眼，那一眼中，写满了无法言喻的疑惑，他们呆呆的站着。

除了郑元平外，还有李士熊，两人表情稍为正常些，狄洵笑了笑，道：

“这个答案，倒叫在下大吃一惊，也有些失望。”郑元平瞪他一眼，道：

“你不相信我说的实话？”

“呸”了一声，云天鹏好似大梦方醒粗着嗓子吼道：“你妈的见了鬼？我师父堂堂‘双龙帮’一帮之主，他为什么要自杀？你不要胡说，说不定凶手就是你呢！”郑元平像被蛇咬了一口似的跳了起来，口不择言的骂道：

“操你的，王八蛋，什么玩意儿，你这头猪，你他奶奶的熊……”

狄洵听他骂得顺了口，狠狠瞪着眼，平静的道：“在下相信你并没有说谎，别人自然很难理解，你何必满口脏话？”

郑元平咬咬牙，倔强的道：

“妈的，老子实话实说，这小子竟敢指我是凶手，太过份了。”

云天鹏不知他的脾气发起来如此暴烈，自己反倒矮了一截，硬着性子道：

“不然你说出个理由，我师父他为什么要自杀，有理我就饶你。”

郑元平沙哑的“呸”了一声，咬牙切齿的盯着云天鹏，愤怒吼道：

“他要自杀关我屁事？我为什么要说？信不信是你家的事……”

狄洵温柔的拍拍郑元平，低沉的道：

“别动怒，事情总会真相大白的。”

看样子，他好像已经完全相信郑元平的话，而且很支持他，不禁叫“双龙帮”的人，开始暗暗的有些儿担心，怕事情又有变化。狄洵笑了笑，道：

“李师傅，该你了！”

“无情手”李士熊全身蓦地抽搐了一下，似突地自一个噩梦中惊醒，他用力摇摇那乱发蓬松的脑袋，直直的盯着郑元平，语声存着几分颤抖，道：

“郑元平……你……你还见到些什么？听见些什么郑元平吸了口气，哆嗦着道：

“我……我什么也没有听见……什么……也没有看见说着，郑元平扭转头去，他似乎害怕看见李士熊的眼睛这一下子，连狄洵也迷糊了，他仰起头

来，脸上平静得没有一丝表情，他只静静的注视着壁顶，他又在沉思什么问题。

郑元平咬咬下唇，沙哑的道：

“我知道的事都说了，我……是不是可以离开这里了？”狄洵犹豫了一下，谨慎的道：

“不，有些事可能还需要澄清一下，是不是，李师傅？”李士熊深深的颤栗了，他这话代表着一种什么意义，代表着一种什么程度的暗示？

朱青突然坚强起来，她的语声带着深沉的伤感，但是，却异常的平静，道：

“师叔，你是‘双龙帮’的人，你是我爹的好兄弟，你到底有什么秘密不便坦白？害得大家日夜奔波，追一位无辜的人，为什么，师叔？”

李士熊全身猛的抽搐了一下，他微微仰头，考虑了一下，轻轻的道：

“我……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老帮主，对不起‘双龙帮’所有的人……”

朱青忽然哽咽一声，道：

“师叔，你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师叔，你说，你快说。”李士熊身形摇晃了一下，他的脸上苍白得吓人，慢慢的，他点点头，闭着双眼，语声坚定得似泰山的矗立，道：“事到如今，我也只有实话实说了……”

“云天魂”邱宇平视着李士熊，目光里，有一抹幸灾乐祸的冷酷与狠毒，却假惺惺的叹了口气，无限遗憾的低沉道：

“李兄，你是‘双龙帮’的第一高手，本帮往后振兴大业还需要你全力以赴，你可得小心自己的言论，别让小人有机可乘。”

李士熊摇摇头，闭着眼没有说话，云天鹏有点紧张，道：“师叔，你……”

朱青悠然而凄恻的语声，抽噎着道：

“师叔，你快说，你……你别如此折腾人了，师叔，我求你快说……”

李士熊激灵灵的一哆嗦，他颤抖着，像一下子掉在冰窖里，他咬着牙，悲痛的呻吟着：“是我……是我逼死帮主的，是我……是我逼得他自杀的……”

所有的人一听此言，不由都抽了一口凉气，朱青也摇晃了一下，脸色苍白得紧。

仇孟狄想说什么，却闭口无言，仇千重阴沉的笑着，道：“李士熊，亏你还是条汉子，既逼死朱兄弟，却又嫁祸给我儿，那又是什么？”

云天鹏对仇家父子恨意颇浓，此时双目一睁，又咽回了那口怒气，只重重的哼了一声。

邱宇气塞胸膈的大吼：

“李兄，你为什么逼死帮主？他对你恩重如山，你如何逼死他……”

李士熊难堪的沉吟着，半晌，道：

“因为……我要帮主把掌门之职让给我，我认为……我比天鹏更适合这个职位……”

云天鹏一听那还得了，狂吼道：

“你……这匹夫，你……”

气得他口舌打结，一下子也不知道该如何启口，尤其面对自己帮中的长者，他简直昏了头，如果可能，他真想一掌劈死那老家伙。

邱宇不是味道的挺立着，心想：

“原来这老小子也打掌门之位的主意，我倒一向忽视他了。”

朱青激动的哭泣起来，他将脸孔深深埋在双掌里，恨声道：“你为什么这么狠，我爹待你恩重如山，你却这样没有一点良心……”

狄洵微微闭着眼，望着这场权力斗争下，所产生的悲剧，淡漠的道：

“请你把当时的事情再说清楚一点。”

叹了口气，李士熊沉重的道：

“早在一个月前，帮主即私下对我道，他个人身体不适，想把帮主之位退让给天鹏，问我意下如何，当然我不便明言，但略为表示不满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云天鹏喝道：

“好可恶匹夫……”

狄洵冷森森的瞪着他，使他不寒而栗，忙把下面的话收住了。

李士熊沉默了片刻，哑着嗓子道：

“我一直设法暗示帮主，希望他把掌门之位让给我，朱帮主为人我一向佩服，在他麾下，我自然无话可说，可是屈服在一位嘴上无毛的小辈之下，叫我如何能甘心……”云天鹏气得脸色发白，他猛吼连连，嘴里不干不净的咒骂着……

狄洵冷森的一笑，像一只箭矢似的飞射而起，随着他身起，云天鹏已被他点了哑穴及软麻穴，步上刚才郑元平的后尘，躺在地上休息。

狄洵点穴之准，实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了，在场的人俱是一惊。

云天鹏呆在那里不能出言，又羞又急又怒，狄洵有趣的瞧着他，笑笑，道：

“你少说两句话，可能少招惹人厌，男人太多话，叫人不耐烦的。”

云天鹏瞪大了眼睛，神色变了变，一张紫脸涨成了猪肝之色。

狄洵淡淡一笑，道：

“李师傅，现在可能安静多了，咱们洗耳恭听，请你再继续吧！”

李士熊神色黯了黯，低沉的道：

“帮主当时并没有表示什么，可是他依然把帮主之位传给天鹏，我心里当然不能平衡，跟他闹意见，就在他自杀的那一天……”

个个默默不语，心头有些战战兢兢的，李士熊心头有数，他可以体会出“双龙帮”在场的人，那种绝端平静中的仇恨，那种安详里的切齿愤怒，脸上所散发出的无形的怨毒。

李士熊脸上的肌肉颤动了一下，他有些疲倦的道：

“我进帮主房里时，见仇孟狄刚出来，帮主脸色不太自然，我因心中有气，不太理睬他，帮主只道他了解我的心意，只是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他才目光盯在邱宇脸上，邱宇立即惊觉起来，他微微苦笑，勉强的道：“帮主说邱贤弟也想当帮主……”

邱宇呆呆的站有那里，像木头似的，他意外对方竟然此时也把他扯了出来。

他紧闭着嘴唇不说话，他知道此时唯有保持沉默，免得越描越黑。

李士熊摇摇头，似乎愣了一下，他还以为邱宇会反驳一番，他连应对的话都想好了，不料邱宇却默认了这个事实。

李士熊低哑的道：

“帮主认为他如把掌门之位传给我，必然引起邱贤弟的不满，而引起争端，把位子传给天鹏，咱们不好明目张胆的与小辈争夺，或许帮中太平些……”

他润润嗓子，窒着声音道：

“那时我极端气愤，说了几句重话，谁知帮主不吭一声，静静的躺在床上，我才一转身，帮主竟然就此了结终生……”

李士熊的面孔扭曲了一下，痛楚的将双手握在一起，他垂下头，头发披在额前，目光怔忡的注视着遥远的远方。邱宇看着李士熊，冷冷的道：

“帮主自杀就你在场，你为什么不抢救，说不定是你下的毒手呢！”

李士熊颤抖着抬起头，努力平静自己，良久，他沙着声音道：

“帮主连大气也没有出一声，等我觉得有异，猛一转头，帮主已经断气了……”

他深深的吸了口气，像要再一次努力平定自己激荡的心绪，他苦笑道：

“为了避免嫌疑，我才说进房时，帮主已去世，他们怀疑仇贤侄，我亦不便表示意见。”

狄洵平静的听着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半晌，他缓慢的道：

“仇孟狄的匕首又怎么解释呢！”

李士熊摇摇头，沉重的道：

“不知道，帮主手中为什么有仇贤侄的匕首，当初我并没注意到。”

狄洵柔和的凝注着仇孟狄，道：

“仇兄弟，你的匕首为什么掉的？”

仇孟狄脸孔的肌肉抖索了一下，道：

“我……我不知道……”

一股冷厉而肃煞的光芒闪动着狄洵的瞳孔，他深刻的道：

“别说这种不负责任的话，不要忘记，你的嫌疑还存在着。”

仇孟狄舐舐嘴唇，道：

“那一晚，我到青妹房间想找她，却看见云天鹏在她房里，两人说说笑笑的，我一时醋劲大起，拔出匕首，想冲过去把……把云天鹏杀了，突然想到岳父叫我，一时匕首没有放好，不知在什么地方掉了，我……我自己也不知道。”朱青羞涩的垂下颈项，她不知道那天仇孟狄在房外听见什么了，她跟云天鹏是师兄妹，平常就常在一起，说说笑笑本也没什么，可是没想到自己的未婚婿看到了，还引发这些事情，她深怕自己未来依靠的人，在心里因此看轻她，好半晌，才怯怯的道：

“我……我们只是随便聊聊，没……没有什么……”仇孟狄虽当时深爱着朱青，此时想来仍觉有气，冷冷的道：

“那别人可不作如是想。”

朱青为仇孟狄的语调吓了一跳，惊诧的道：

“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难道你怀疑我……仇孟狄你以为……”

仇孟狄冷辞的道：

“我可没说什么，看你自己怎么想。”

朱青的唇角可怕的扭曲了一下，她强制住心中的屈辱与愤怒，冷冷的道：

“哼！你别神气，我朱青也不是非嫁你不可，你用不着神气，我才不稀罕。”

仇孟狄又怕两人真的闹翻，感到有些内疚，他润润嘴唇，低低的地道：

“不要这样说，青妹，我……”

好半晌，朱青幽幽的道：

“不用说了，这是我自己命不好……”

朱青仿佛忍住了抽噎的声音，她伤心的道：“我没有爹没有娘的，有什么人会真的怜惜我，是我命薄……”

淡淡的一笑，狄洵道：

“好一对欢喜冤家，如今可以破涕为笑了吧！咱们还是谈点正经事吧……”

顿了顿，他又低沉的道：

“现在真相可以大白了，朱帮主是自杀，所以凶手是他自己，可是还有另一个问题，他为什么自杀？而且一句遗言也没有留下。”

此言一出，郑元平显得有些紧张，惶急，因为他听见李士熊与朱固尊的一席话，又有关其他，略一犹豫，忽道：“我知道在李……李兄出现之前，另有一人到过朱帮主房间……”

朱青面孔动了动，惊惧的道：

“什么人？”

郑元平故作镇定的道：

“我不认识，一个清癯而神色冷淡的老者，右脸颊上有一条恐怖的鲜红疤痕，他的容貌极为凶恶，充满了暴戾乖张之气，我以前没有见过他，一时也想不出，不过，朱帮主好像有什么把柄捏在他手上，对他有些顾忌，一直刻意讨好。”

重重的哼一声，朱青老大不高兴的道：

“我爹会有什么把柄在人家手里？你不要诬蔑我爹的人格。”郑元平真诚的道：

“我说的都是实话，信不信由你，我为什么要诬蔑朱帮主？”

狄洵沉默了片刻，深刻的道：

“莫非是‘九幽郎君’朱剑魂……”

听到这个名字，众人不由大大的震动了一下，邱宇双目怒睁，直着嗓子道：

“朱剑魂？独渺洞的朱剑魂？”

狄洵无声的一笑，平静的道：

“不是他，天下莫非还有第二个朱剑魂？”

邱宇因为狄洵平淡的语调吓了一跳，江湖上听到这个人的名讳，没有大惊失色的，狄洵还是他见到的第一位，他想狄洵毕竟年轻，武功虽好，却不知厉害，有点不知天高地厚。

深深的呼吸了一口，郑元平低沉的道：

“那就是了，如果不是他，还有哪一个人能叫朱帮主如此忌讳的？”狄洵冷静的看着郑元平，道：

“郑师傅，你听到他们说了些什么？”

郑元平嘴唇蠕动了一下，终于无奈的道：

“那人……朱剑魂一来，就说：‘朱固尊你最好把剑交给我，当年的事就当它从来没有发生过。’朱帮主沉吟了好久，才说：‘让我考虑考虑。’那人……朱剑魂回答说：‘好，一个月后我再来。’两人就只说了这几句话。”怔了怔，狄洵愣愣的点点头，喃喃的道：

“当年的事，当年的事？当年有什么事？当年是哪一年……”仇千重低沉的道：

“他们有没有说这柄剑有什么价值？否则，你为什么要抢……”

他的语声未已，郑元平的神色忽然凝紧，苦笑一声，道：“朱帮主还说了句，‘大家年纪都大了，争那些宝藏又有有什么用呢？’朱剑魂并没有回答，所以我想得到那柄宝剑。”

狄洵乏味的吁了口气，不感兴趣的道：

“容在下问一个可能有伤感情的话，你那时人躲在哪里？为了什么目的？”

郑元平润润嘴唇，沙着嗓子道：“我……我原想到“双龙帮”拿点东西，我……人暂时在床底下……”

狄洵当然知道他的意思，他是想到“双龙帮”偷东西，所以躲在朱固尊房间内的床底下，再伺机下手，想不到却碰到这档子事。

邱宇毫无情感的声音，道：

“郑元平，你专干这种偷鸡摸狗的勾当，你到底想偷什么东西？”

郑元平不安的搓着手，颤着声音道：

“我想得到‘双龙剑’……”邱宇身为“双龙帮”总管，有人闯入，却未能发现，脸上颇觉挂不住，重重哼了一声，冷冷的道：

“瞎了狗眼的东西，也敢到‘双龙帮’来撒野，想必不想活了……”

狄洵抿抿嘴唇，低沉的道：

“好了，你们也不必吵了，这件事看来该告一个段落了他安详的一笑，轻柔的解了云天鹏的“哑穴”及“软麻穴”，一笑，道：

“让你气闷了，抱歉得很，原谅在下点了你的穴，现在又是生龙活虎了。”

云天鹏气急败坏的站起来，一肚子火，不知该发向什么人，几乎全屋子里的人，全跟他有了仇恨，狄洵、仇家父子，甚至自己“双龙帮”，还有那两位小姐妹，但他拿人家没办法，只得喃喃低语，骂道：

“他奶奶熊，时运不济，龟孙子……”

狄洵不悦的压着喉咙，低沉的道：

“你还是闭上嘴来得好些！”

幽幽的，朱青道：

“我爹难道就这么死了吗？没有凶手吗？为什么？”吁吁的喘息声，云天鹏又忍不住愤怒的大吼：“李士熊逼死师父，仇孟狄那小子是帮凶，故意留下匕首……”

狄洵向他平静的摇摇头，镇定的道：“你师父不是李师傅逼死的，关键可能在朱剑魂身上，在下一向好管闲事，现在既然插手，就不会中途罢手……”

朱青神色里显露着异常的愤怒，有一股楚楚可怜韵致，美，但有些苍白。她这时站直了身子，手抚着胸口，急促的道：

“如果真是他，我一定要杀了他……”

邱宇激动的叫了一声，道：

“丫头，你疯了，敢这样说话？”

狄洵忽然笑了，他咧开嘴，轻轻的，却盈溢着强烈的不屑，道：

“有何不敢？邱师傅在江湖上打混了这么久，还比不上小姑娘有胆识。”

邱宇难堪的望着狄洵，艰辛的道：

“我……小丫头不知天高地厚，朱剑魂岂是我们惹得起的？”

他这话，明明是指桑骂槐，“我们”自然也包括了狄洵，狄洵笑了笑，

道：

“朱帮主自杀的事，在下很有兴趣，这柄宝剑就暂时由在下保管，等真相大白，自然交还给它的真正主人，各位以为如何？”

这把“彩虹珍珠剑”隐藏着一笔庞大的财富，众人岂肯就此罢手，但在狄洵手里，他们想抢回来，只怕比登天还难。一时他们全静下来，默默的算计着，想把握最后机会夺回宝剑。

仇千重首先打破沉默，做了个苦笑，道：

“那是朱兄弟送我儿的……”

他的语尾还没有打住，狄洵忽然向他做了个手式，要他安静，微侧着头，静静的像在倾听些什么。众人跟着他的眼睛全紧张了起来，可是偶而风吹过来的声响外，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。

狄洵仍然凝重的倾听着，一动也不动，仇千重一面继续留神，一边低低的嘀咕道：

“莫不是不让我再说下去，冰天雪地的有什么人会来……”

他的语声未完，狄洵面孔的神色忽然凝紧，他低沉的道：

“小郁，小雯，带这些人从外面出去，让他们都下山去……”

第六章

狄洵看见了仇千重似笑非笑的神色，听他低低叫道：“咱们的事情还没有解决，咱们一走，往后哪儿寻你，我儿的宝剑……”

云天鹏喉咙里吼了一声，愤怒的道：

“到现在还敢说是你们的？它既是‘双龙帮’镇帮之宝，我是帮主，当然该归我。”

仇千重蜡黄面的孔上浮起一抹气忿的神色，咬着牙，语声自齿缝里迸出：

“云天鹏你这小子，不要太猖狂，目无尊长，否则老帮主也不会把宝剑交给了我儿……”

经过一夜的折腾，虽然外面还有些暗，但狄洵知道此时天快亮了，他道：

“如果你们不快走，只怕会走不了……”

大家还是没有听见什么，只当他在唬他们，想骗走宝剑。

狄洵半坐半靠在一张太师椅上，冷冷的道：

“富贵于我如浮云，你们大可放心，在下有的只是好奇心，发财的念头却从未有过。”李士熊苦笑一声，道：

“老天相信你的为人，只是……”

狄洵一面听也讲话，目光一直注视着外面，他迷惑的道：

“怪了，他们怎么找来的？莫非我们的脚印还留在雪上……”

狄洵一面思索，一面缓缓地道：

“各位走不走，在下绝不勉强，只是在下的对头不算少，如果殃及各位，恕在下很难周全。”

“呸”了一声，云天鹏恨恨的道：

“我就不相信……”

邱宇朝外面张望着，听了一会，低促的道：

“是了，不错，有脚步声断断续续的，有人正从远处朝着木屋而来。”

邱宇是自己人，他的话大家自然肯信，可是他说还很远，那么为什么狄洵已经发现了那么久，大家皆以惊异的眼光望着他。

狄洵回头对众人，轻轻的道：

“在下已经决定调查此事，是非曲直，自然会给各位一个明白交待，如果大家还想活着知道在下调查的结果，就随两位小姑娘离开这里。”

小郁两只水盈盈的大眼睛怔怔盯视着狄洵，道：“少爷，这里已经不安定了，我们离开这里吧，别狄洵笑了笑，微微耸耸肩，镇定的道：

“你跟小雯带他们走，指引他们下山路，然后到那个山洞去，等我把事情解决了，我自然会去找你们，我们就离开这里。”

小郁的面庞透着苍白，在这样的冰天雪地里，她的鼻尖上沁出细细的汗珠。

小雯看来比她健康，但此时，神色里显露着异常的慌慌张张与焦恐，她道：

“我跟姐姐留下来，有什么情况我们可以互相照顾……”

狄洵平静的摇摇头，平淡的道：

“你们在会让我分心，反而不好，你们快离开，对手马上就到了。”

小郁一张姣好的面庞透得惨白，她喘息着，急促的道：“少爷，从小我们一天也没有离开过你，我们要跟你一起……”

狄洵点点头，轻轻的道：

“我们还是会在一起，你们不过替我送送客而已，不是吗？你们再不听话，我可要生气喽！”

小郁的眸子里有一股极端痛楚与无奈的苦涩味道，她惶急向眼前的人匆匆一瞥，道：

“时间不多了，各位，请立即跟着我们走，小雯，走！”云天鹏微微有些怔忡，冷静地道：

“这不会是一个陷阱吧？”

小雯生气的道：

“不走的就留下来好了。”

短暂的，大家都深该凝视着两位小姑娘，邱宇摆手点头道：

“好，请先行引路，大家一起走！”

没有再说一句话，小郁、小雯返身进入内室，有一条小小甬道，大家鱼贯的跟在她们后面，迅速的离开了木屋。

等他们的足声消失后，狄洵走至窗前，有一块可以掀开的活动竹盖，他打开一点小空隙，就这样望着外面的动静。

周围一片沉寂，风吹着老松树沙沙的响，拂晓前，空气更是寒冷得刺骨，吸在口鼻里，像一把一把的冰碴子，冻得连心口都痛。

外面仍然很暗，屋内只有一盏晶莹的灯光，忙了一夜，他也没有注意到底是小郁或小雯，在什么时候点燃的。

天快亮了不是？但仍黑暗得很，难得看清点什么，此时，有一股子出奇的平静与安祥气氛，人，在这段时光原该睡得正甜。

有三条淡淡的影子晃了一下，然后快捷得像一头夜猫般蹿匿在雪堆后。

这三人脸孔看不清，却有些古怪与扎眼，散发着一股难以言喻的凶悍之气。

三人在一表情冷漠的中年人率领之下，正慢慢的向木屋这边走过来。

那中年人回头向他的同伴点点头，快到木屋时，他们不再躲躲藏藏，大摇大摆的朝这边走来，他是个大块头，走到木屋前，扯开那混浊的嗓子吼了起来，神态倨傲的叫道：

“姓狄的，别再他妈的做缩头乌龟，咱们把旧帐结算一下吧！”

这人的声音非常难听，又沉又浊，像一把沙子塞在胸中，不上不下的好难受。

他吼完了，三人并肩站在一起，一副好整以暇的死样子。

狄洵的眉头又轻一皱，他无声的叹了口气，他开了竹门，幽灵似地出现在门口。

狄洵的身形甫一出现，刚才发话的大块头，大肚皮收回不少，跋扈的气焰似一下子被寒风吹散了大半，他不由自主的一缩脑袋，令人觉得真的很冷。

狄洵唇角有着一抹怪异的微笑，优雅的一甩身上的白色长衫，以他一贯的那种淡淡闲闲的口气，悠哉悠哉的说道：

“杜老三，在下大概让你找苦了吧！”

杜老三的一张肥脸原来就有些褚红色，这时候却有些苍白，两颊的肥肉也绷紧了起来。

狄洵似笑不笑的往前迈了两步，杜老三竟然“瞪瞪瞪”的往后退了三步。

狄洵眨眼，轻轻淡淡的道：

“你们不远千里而来，大家亲热亲热，你怕我作啥？”杜老三瞪着那双

如豆的，标准的乌龟眼，有意无意的掖好袒敞的小纺夹绸短衫，卖着狠道：

“狄洵，你他奶奶的狗熊，你狂也狂够了，乌龟也当过了，你废了老三两位把弟，这笔帐也该算算了吧？”狄洵似在回忆，他仰着头，只见昏昏的天，半晌，淡淡的道：

“在下健忘得很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得罪了三爷的拜把兄弟？”

杜老三哼了哼，道：

“二年前，你在岭南，可曾与二位年约三旬的汉子决斗？”

狄洵不在乎的一笑，道：

“大概有吧！在下说过在下健忘得很，尤其这两年忘了不少以前的事。”

杜老三气得混身肥肉直哆嗦，吼道：

“你将洪家兄弟，一个断了右脚，一人剁了左脚，现在你倒说得轻松，忘了就能使这笔帐就此化消吗？”狄洵摇摇头，道：

“原来是洪家兄弟，我并不想化消，因为他们两个本来就该死，废了他们，已是手下留情，大发慈悲了。”杜老三双目骤睁，狠狠的道：

“慈悲？你可知道，洪家兄弟是我杜老三的左右手？他们跟你一点纠葛沾不上，你横插一手，竟把他们都废了，姓狄的，你太狠了！”狄洵冷冷一笑，沉声道：

“他们调戏良家妇女，抢夺路人财物，杀人灭口……，这种种罪行，不够要了他们的狗命吗？杜老三你督促不严，是否也该同罪？”

杜老三双眼圆瞪，神色凄怖，全身发抖，他哆嗦着，指着狄洵道：

“好杂碎，你还敢嘴硬，姓狄的，杜老三今天要看你充英雄到什么时候！”

狄洵澄澈的双目倏而一寒，他冷瑟的道：

“杜老三，你在岭南一带能闯荡这么多年，也应该掂掂自己的份量，在什么人面前说什么话，在‘降龙’狄洵面前还没有你卖狂的份儿！”

杜老三宛如被敲了一记闷棍似的愣窒了一下，呐呐不能言。

一直在他右边有位，没有开过口的方面大耳的白面书生，此人很年轻，一身宝蓝色缎子儒衫，雍容得紧，大约只比狄洵大上几岁，这名年轻人忽然清雅的一笑，接替杜老三，清声开口道：

“狄洵，以前听说你很狂傲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！”狄洵的眉宇一扬，不置可否的笑笑，平淡的道：

“不敢！阁下长得俊，气度好，只要瞧上一眼，就叫人难忘，朋友应该是‘蓝玉山庄’的‘清扬公子’平雁于吧？”这位俊挺的年青人，正是江湖上一代的“清扬公子”平雁于，他大约与狄洵同时出现，但出名的较晚，他一向在四川一带活动，今日不但与岭南的杜老三一块，还千里迢迢的来到关外的孤伶山，会一会青年才俊“降龙”狄洵，如此不辞辛苦，亦可看出他会强出头的气概了。

“清扬公子”平雁于出道至今，时间只有短短几年，但亦闯出一点名堂来，他因一直没有逢过对手，所以为人亦颇傲慢。

他一听狄洵叫出他的名号，心里相当得意，朗朗一笑，道：

“好！狄兄好眼力，虽然久未在江湖上走动，对江湖上的消息好像也很了解，佩服！”

狄洵唇角微微上翘，淡淡一笑，他平静的道：

“还有这位朋友，恕在下眼拙，一时未能认出是……”

在杜老三右边的一位看去十分憔悴的老人，一身暗灰色的布衣，面色蜡

黄，一头斑白的乱发衬着满脸皱纹，他外表看起来好像有病。

这老人一听狄洵问他的名字，两条浓黑的倒形眉毛不停的抖索，死眉死眼的朝“降龙”狄洵打量了一会，语音暗哑的道：

“老夫‘阴山鬼’田长竿，久仰大名，今日一见，甚觉荣幸！”

狄洵忽然一笑，点点头，道：

“好说，好说，原来阁下就是‘阴山鬼’，在下失礼得很。”

“阴山鬼”田长竿用眉梢子斜了狄洵一眼，漫不经心的道：

“怎么样？你好像对老夫的名号有什么意见，是不是？”狄洵舐舐嘴唇，淡漠的道：

“在下只想阁下一向高傲孤僻，不问世事，怎么和武林中的鼠辈混在一起？”

“阴山鬼”田长竿狠厉的盯着他，一字一字，咬牙切齿的道：

“姓狄的，你可知道，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，每一个字，都要付出代价的！”

狄洵冷冷的一笑，轻啣了一声，道：

“同样的一句话，在下也想告诉你，你说的这句话，代价也不低。”

“清扬公子”平雁于英俊的面孔上一一直漾着笑意，他清雅的道：

“朋友，嘴皮子再狠有什么用，谁将付出大代价待会儿不就知道了？”

狄洵轻巧的拂了一下白色衣衫的衣袖，点点头，笑道：“的确，所以如果各位如今有了悔意，现在回头，还来得及。”

杜老三脸上的肥肉抽搐了一下，死盯着狄洵，生硬的道：

“姓狄的，你话不用说得这么满，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只怕你惹不起咱们。”

狄洵仰首沉吟了一会，颌首道：“嗯，你们冒了这么大的风雪，来到寒舍探访在下，如果不让各位带个纪念品回去，那就太怠慢各位了，有失地主之谊。”

“阴山鬼”田长竿忽然磔磔的笑了，笑着，眯着眼问道：“姓狄的，你以双掌来对咱们三人，有几分胜算把握？”狄洵嘴角勾了勾道：

“没有把握！”

“阴山鬼”田长竿点点头，阴毒的笑一笑，懒懒的道：“那你还嘴硬？只要你跪下来磕三个响头，或许咱们会留你一条狗命，让你苟延残喘，在人间多活几年。”狄洵半睁着眼，仍是那么淡淡闲闲的站着，显得如此平静与安详，甚至连眼皮子也没有撩一下。

这样面上看不出特殊表情，在对方眼里，实是极大的侮辱，平雁于邪恶的眨眨眼，道：

“狄洵你很镇定，不过，本公子今天会让你失去平日的从容，叫你哀号不已。”

狄洵挤出一丝微笑，那么冷冰的一笑，沉沉的道：“在下言尽于此，最后我有一句奉告，想要得到胜利，出手要快！”

杜老三愤怒的哼了一声，手腕一闪，掌上已握着一柄两尺长短的“金勾铲”，一双豆眼睁得老大，死死盯在狄洵身上。

狄洵平静的站着，眼皮子都不动一下，他是那么安宁，安宁得令人怀疑是否真有一场血腥的拚斗就要发生了，他太闲淡了。

“清扬公子”平雁于一向自认修养极好，现在却一下子笑容消失，消失

得那么快，像一只被触怒的猛虎，大声道：

“狄洵，待本少爷取下你颈上狗头当皮珠踢时，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。”

狄洵那么轻轻的迈前一步，道：

“各位不要忘记，出手要快，一次不成功，你们就不可能再有第二次机会了……”

“了”字在寒冷的空气中拔了个尖音，一连串的掌影猝然泻向杜老三，快得像流光闪射长空，像一连串的旱雷惊电！

杜老三身形一晃，蛇一样的溜出五尺，他人虽肥，动作倒是非常敏捷，随即怒吼一声，“金勾铲”暴卷而上，如银练盘绕！

但是狄洵的掌影却蓦然蓬散，好像没有一个定点，如一个个张着利牙的恶魔，那么刁钻的从“金勾铲”的间隙飘了过去，紧紧翻飞在杜老三身侧！

“阴山鬼”田长竿冷冷一笑，流泻一样闪去，毫不容情的，连出十三掌十一式。

但是，他明明看见狄洵黄白的身影就在自己正前方，连眼都不及瞬一下，狄洵一阵急厉的掌风，已斩到了他的头颈。

这一片掌来得太奇怪，好像来自虚无，却锋利的似一把刀。所幸“清扬公子”平雁于猛的一个大侧身，一片掌影擦着狄洵的面颊斜斜掠过，方才了解“阴山鬼”田长竿的危。

但是——

平雁于刚救回了田长竿一会儿，耳朵里却听到嗤的一声，衣帛撕裂暴响，原来他的宝蓝色长衫下襟，被狄洵掌风削去一大截。

平雁于头也不回，双臂后翻，两掌怪异的倒崩而上，却又未沾到狄洵的身。

杜老三愤怒的怪叫：

“好龟孙，你老子就不信你这么邪……”

杜老三的吼叫声，余音还在空气中袅绕未散，锐利的劲风已拂得他似被刀子刮了一样，痛苦哀号，叫个不停。“阴山鬼”田长竿咬着牙，心头一震，这是一种什么身法？一个人的天赋如何可能达到这种境界？莫非眼前这个人是个魔鬼？

白色的影子随着“金勾铲”的光芒闪电似的打了个转，杜老三还来不及施展第二招时，一片掌影已沾到他的衣衫，吓得他弃械倾力后仰，却仍然被那突来的掌劲余力硬推出两三步。

“阴山鬼”田长竿强忍着害怕，倏然斜掠，谁知道才刚刚出去一步，又翻倒而回，他根本没有换招的时间，对方实在太快了。

“清扬公子”平雁于右手疾翻，一柄闪烁着耀眼色彩的利剑，已像来自九天之外的虹桥，那么惊人的笔直戮向狄洵。

“金勾铲”亦伺机自斜刺里横扫上来，寒森的铲芒，映着杜老三咬着牙，切着齿的凶恶影象，似乎要生吞活剥了他的敌人。

狄洵沉着面孔，双掌交互一拍，整个身驱倏然退后一步，于是，利剑，“金勾铲”双双落了空，他轻描淡写的双掌分左右同时出手，刚刚好，迎上了“阴山鬼”田长竿及杜老三两人的胸膛。

一个是肥胖多肉，一个是干瘦如柴，但是两人承受的压力是一样的。

几乎全在同一个时间，一声“啊”，出自两人口中，杜老三吓得两眼全发了直，拚命的朝“清扬公子”平雁于一边滚过去。

“阴山鬼”田长竿右肩上的一大片皮肉已带着四溅的鲜血，被那一掌像刀子似削掉。

唯一幸免的“清扬公子”平雁于强咬着牙，猝然出掌，连连拍出十七下。

狄洵避开平雁于的攻势，淡淡闲闲的丢给平雁于一句话：

“知道退的人，通常比较长命！”

“清扬公子”平雁于杀出来性子，拾起“阴山鬼”田长竿的彩剑，缤纷的剑芒不容分神，又呼噜噜的卷到，威猛无伦！狄洵白色的影子一闪，举掌做着短距离的反攻，看去仅是一晃，他却已一连点击了二十一下，硬是敲在平雁于的剑脊上。

平雁于觉得自己握剑的手臂，连连震荡了二十一下，差一点握不住，吓出一身冷汗来，急忙用力猛跃向后面，退了五步。

杜老三已从地上站起来，那混浊的语声已鬼哭狼嚎的叫了起来，道：

“咱们并肩再一起上，否则，今天只怕讨不到好，吃不住了……”

随着他的吼声，三条人影倏地飞起，像三头凶恶的猛兽扑了过来，彩剑及金勾铲各泛起了一溜溜寒光，狠辣绝伦！

白色人影立即飞快地，没有看清这是怎么回事，只听到“当当”连声，金勾铲已掉落在地，接着又是一声嗥叫，也紧跟着金勾铲横飞了起来，只是，又无声息的落下来，带着一嘴的血！

落在地上的不是杜老三，而是“阴山鬼”田长竿，在田长竿僵硬的驱体前，两条大汉再猛扑而上，几乎在同一时间，平雁于的彩剑也落下了。

两个人立眼一看，原来狄洵手上多了一项武器，连连击落了杜老三及平雁于的武器，又杀了“阴山鬼”田长竿，老天，这种武器，竟是一把由油纸制作而成的长扇子。

杜老三凄厉的声音狂叫着：“你……你用这种扇子杀了田老？……”

狄洵嘴角紧紧闭成一条微微的弧，冷森的道：“杜老三，包涵着点，为了杀鸡儆猴，在下下手可能让你们受惊了。”

“清扬公子”平雁于一张面孔苍白如纸，他粗浊的喘息着，手捂着胸膛，黄豆大的汗珠滴个不停，口里急促的道：“狄……狄洵，咱们这梁子是化不开了！”

狄洵慢条斯理的收起他手中的扇子，微一闪眨，淡淡的道：

“白雪皑皑，平朋友，你还流着豆珠般的汗，你的内力惊人啊！”

平雁于艰辛的吞了口唾液，沮丧的道：

“你……你不要太得意，‘蓝玉山庄’不会……放过你的……”

“哇”的吐了一口血，平雁于整个人都瘫了下来，杜老三慌忙的回身抱住他。

狄洵双瞳清澈的望着他们两个，淡淡的一笑，道：“这孤伶山，一向凄冷苍凉，今天突然来了这么多客人，是热闹了，但是血腥味太浓了。”

杜老三恐怖的睁大了那双如豆的眼睛，瞳孔里流露出无可言喻的畏怯与惊骇，一双眸子不敢有闪眨的瞪视着狄洵。

微微叹了口气，狄洵的语声如来自地狱，那么遥远的响起，道：“杜老三，在下虽然好管闲事，但决不滥杀无辜，江湖上的恩怨本来就难断是非，你最好识相点，在‘降龙’面前，没有你卖狠的份！”

杜老三可怜生生的，喉头颤动了一下，他鼓足一口气，语气却沙哑低涩，道：

“狄洵，你狠，你够狠，只要杜老三一口气尚在，就要看看你狠到什么时候……”

狄洵静静的看着他，静静的道：

“你还可以再去找帮主，但是他们下场跟‘阴山鬼’不会相差太远。

杜老三强烈的抽搐一下，哑着嗓子，道：

“姓狄的，你……你有种，你……就等着我……再找人与你……拚斗。”

狄洵哼了一声，淡淡散散的语声，那么带着一丝寒意，阴森森的道：

“你不必用激将法，如果我要取你的命，你现在不可能开口，去吧！带着平雁于离开我的视线，只是下一回，就不知你有没有这份运气了。”

杜老三全身起了一阵痉挛，两只眼睛全发了直，哆嗦着道：

“你……你……老天，你真的要放了……”仍是那么淡淡漠漠的声音，轻悠悠的传向杜老三的耳中，道：

“到目前为止，在下正是这样想的，下一刻钟，就没有把握了！”

杜老三抱起昏迷中的平雁于，目光一转，暗中一咬牙，正待要走——

狄洵奇异的看了杜老三一眼，不知怎么搞的，杜老三竟然后退了一步，他强按住恐惧，厉声道：

“狄洵……大丈夫说话要算话，你……”

狄洵侧转过面孔，冷瑟的声音响起：

“杜老三，你还有帮手未到！”

杜老三刹时脸色大变，他狠狠的盯着狄洵，的确，他尚约了其它的帮手，只是比他们三人慢了些，所以至今未到，他不知狄洵为何知道。

狄洵淡漠的扬扬眉毛，幽冷地道：

“杜老三，在下还问你话！”

杜老三想起或许帮主已经来了，可是，他怎么什么也没有见着，但仍然挺起腰杆，生硬的道：

“不错，你是不是怕了？”

狄洵神色一沉，淡淡的道：

“在下还不知道什么叫做怕，今天还要看看杜三爷是不是能教会我这个字。”

平雁于慢慢的苏醒过来，瞳孔中升起一阵迷迷茫茫的怅然，他又痛苦的闭上眼，喉结在急促的抖动，微弱的道：“三哥，咱们完了吗……”

杜老三痉挛了一下，但没有了声，狄洵双手抱胸，安祥的道：

“那只有看你对‘完’这个字的定义是如何了。”

平雁于凄烈却顽悍的笑了笑，呐呐的道：

“狄洵，你狂，你狠，你行，本公子今天认栽了……”

他咬着牙，抖抖索索的爬起来，他刚刚摇晃的往前走了两步，又一声不响的扫了个踉跄，像喝醉了酒一样摔倒。

杜老三赶快扶起他，他悲鸣了一声，一摔手，推开杜老三又奋力往上挺了一下，却又瘫痪了似的再度倒下，他努力试了两三步，但依旧没有能爬起来，四肢在不停的痉挛着。

他仆在地上，全身瑟瑟抖索，用嘴巴啃吃着地上的冰雪，双手十指痉挛的抓挖着寒冷的雪，牙齿深深的陷入下唇之内。

平雁于已经失去雍容的气度了，英挺的面孔，已失去往日的光彩，他受的伤，不仅是外表，更严重的是他内心的伤，他的自尊！

杜老三竭力的扶起平雁于，这次他没有拒绝了，杜老三安慰他道：

“我们的人就要来了，他杀不了我们，你放心，我们不会有事。”

狄洵将双手背负在后，那么闲闲散散的，冷冷的接上道：

“如果你们不愿意再一次亲眼目睹惨败的经过，现在就可以走了。”

杜老三气塞胸中，大吼道：“狄洵，你狂也狂足了，乖也要够了，到底让不让我们走，别反反复复……”

狄洵，慢吞吞地道：

“我什么时候说过不让两位走的？不过走了，就失去一次苦诉的机会罢了！”

杜老三哆嗦着，吃力的道：

“好，老子今天栽在你手上，这段教训杜老三记下了。”他扶起平雁于就要走，平雁于喉咙呼噜着，努力翕合着嘴巴，道：

“三哥，咱们不走，等会他们来，我要亲眼见狄洵血溅三步……”

狄洵站好身子，回头望望那棵风挺立雪中的巨松，喃喃的道：

“原来是‘蓝玉山庄’的平贤风，来头不小，只是不知实力如何！”

平雁于目光一亮，提住气道：

“我爹来了，中原武林道上就不会有你狄洵立足之处……”

突然——

一个冷涩的，生硬的，毫无感情的声音传来，冷冷的道：

“狄洵，你的确无法在武林道上立足了！”

说话间，有四条人影出现在狄洵面前，为首的，是一个神态在憔悴中有一股超然拔俗风度的老者，年约五旬，脚步未停，已惊惶的道：

“雁儿，你伤得如何？”

平雁于看他爹一眼，没有说话，杜老三咬咬牙，恨声道：

“平庄主，你得除了这小子，为令郎出一口气。”来人正是“蓝玉山庄”庄主“七眨闪”平贤风，也就是平雁于的父亲。

平贤风不是味道的往周遭一看，不由令他倒抽了一口凉气，冷冷的道：

“田老归天了？”

杜老三神色黯然，愤怒的道：

“承蒙那小子成全……”

杜老三还想说什么，“七眨闪”平贤风阴沉的笑笑，道：“哼！今日本庄主倒要见见你狄洵是不是什么三头六臂的人物。”

在平贤风身旁有三个年轻人走了过来，微微欠身，较高的一位道：

“庄主，让咱们教训教训这小子就好了，不用庄主自己动手。”

平贤风目光阴沉，正想回话，狄洵冷森森的挺立着，淡漠的道：

“三位是‘三叉鬼影’吧！”

那高瘦汉子的脸上漾着一抹蛇似的笑意，他冷冷的道：“不错，小子你好眼力！”平贤风哼了哼，道：

“杜三爷，麻烦你照顾我儿，这小子就交给我，你们退一旁去。”

杜老三扶着平雁于，两人艰辛的挪动身子，闪到较避风的地上，杜老三还算好，脱下外衣铺在地上，让平雁于免于坐在潮湿的雪地。

平贤风右手轻微但有力，弧度极小的一挥，“三叉鬼影”立即将狄洵围在中心。

狄洵搓搓手掌，淡淡的道：

“平庄主不下来一起玩玩？”

那高瘦汉子已气塞胸中的大吼：

“好杂碎，收拾你还不用弄脏了庄主的手，咱们三个来侍奉你就够了。”

狄洵向双目尽赤的高瘦汉子笑笑，道：

“朋友，动手之前，有一句忠告，出手要快，贵府公子身手就是嫌慢了些！”

那高瘦汉子大吼一声，往旁一旋步，一溜青冷冷的光芒已笔直截向狄洵胸前，来到一半，却蓦而抖成三轮光圈，摇晃不定的罩落。

另二人亦分两个方向猛扑上来……

狄洵微微闪开，双眉一扬，道：

“‘三叉鬼影’原来也不过尔尔，在下太高估各位了。”“三叉鬼影”在江湖上亦是响叮当的人物，是“蓝玉山庄”庄主眼前的红人，几时受过人家如此冷讽，焉能不怒！

他们立即挥舞兵刃，再度攻上，高瘦汉子冷厉的道：

“狄洵，咱们对上了，看看到底是谁不过尔尔——

闪电般一转，狄洵的扇子随着身形狂风暴雨似的急洒骤飞，这阵威猛的还攻，逼得“三叉鬼影”连连退了三步。

狄洵冷冷的道：

“对上了？‘三叉鬼影’还差得太远！”

“七眨闪”平贤风一见“三叉鬼影”未能占得上风，忽然厉吼一声，一道电似的寒光倏点而来，狄洵眼皮子也不撩一下，右掌斜竖，急快伸缩，“当”的一声，已硬生生将一根尖利的钢竿震开。

平贤风简直不敢相信，对方竟以一把薄弱的纸扇震开了自己的钢竿，这当然是说明了对方的内力惊人，灌注在他的扇子上，只是这……太不可思议了。

平贤风大吼一声，钢竿不信邪的急刺狂掠，出手之间，就是十一招九式。

“三叉鬼影”的钢刀泛着青光，凶悍的快打长攻，配合着平贤风的沉雄攻势，四个人组合成了一个严密不懈的罗网！

狄洵的身形快捷如风，手中长扇抡起股股劲风，左右翻飞，有冷电吞吐，上下架拦，他在四人合力击下，犹有空闲，静静的道：

“平贤风，这一次只怕贵山庄真的就不能在江湖上立足了。”

平贤风哪得空闲答话，乘隙攻得更急猛，令人一点喘息的机会也没有。

五个走马灯似的团团转动着，而在转动中招式如飞，你攻我拒，每次的出手间不容发，每一次的移走里紧凑无隙。

在旁的杜老三及平雁于看得目瞪口呆，只见兵刃起落，人影晃闪，强劲的锐风带得连地上的白雪都有飞起的倾向。

他们从未见过如此，惨烈的拚斗，只要一方稍不留神，即有当场毙命的可能。

狄洵流畅无阻的前后纵横攻拒，他击开了两枝大钢刀，淡淡的道：

“你们是一起走呢？还是一个一个来！”

平贤风一连三招九腿，怒道：

“狄洵，你别太狂了，只怕你会死得更惨，到地府去对小鬼狂吧！”

狄洵闭闭嘴唇，挥扇掣开了“三叉鬼影”那高瘦汉子，他斜着身子，猝然对最高的一位，叫道：

“还是你先走吧！”

这人心头一跳，他跟本不知道对方是如何出手，大钢刀拚命往回扯带，然而，一股飘浮的掌风已那么不可思议地，宛如自九天之外猛飞而来，快得他连想都来不及想，头颅已从颈项齐飞而出。

只在这一刹，那高瘦汉子急速抖手劈向狄洵，几乎都在同一时间里，他也惨叫着摔出五尺之外！

平贤风目光一瞥，心胆俱裂的狂吼：

“好狂徒，偿命来！”

他的眼全红了，手中钢竿暴落如雨，悍不畏死的冲向敌人，狄洵闪电般抖出长扇，身形“霍”地一旋，目标却是罩向另一人——

第七章

平贤风目光一瞥之下，连伤了自己二员大将，不由险些连肺气炸，他声嘶力竭的大叫一声，抖掌猛劈来，将抢救“三叉鬼影”仅剩的一人。

狄洵一翻手中长扇，打落平贤风的钢竿，略一侧身，又躲过另一把钢刀，手腕一震，长扇已飞卷向“三叉鬼影”。那人惊恐的一叫，急速的出手，想挡开长扇——

平贤风的钢竿亦同时截向狄洵那只飘浮的掌影，长身而入——

仿佛去捕抓流萤而只空捞流萤的电尾，那只孤零零的掌影倏然飞过，那人痛苦的“哼”了一声，打着转子滚倒于地。

平贤风的三员大将无一幸免，心头一紧，目眦皆裂的奔向狄洵，连连劈出十一掌。

狄洵猛一转身，已鬼魅般的闪开。

平贤风的一张脸越发苍白，他狂叫一声，耸身跃上，在半空中，已连连挥十招十九腿击泻向欠身而来的狄洵。

结果——

眼看着平贤风手中的钢竿已笔直戳向狄洵胸膛，银闪闪的竿身颤动得像个网里的波纹在起伏！

狄洵不惊不慌，似挺立于汹涌的水流中，那么难以相信的硬生生的，猛刹住了急乱的身形右手快得不可言喻的斜砍猝挑。

“噫”的一声，颤抖着呻吟，平贤风的钢竿再被荡起像蛇一样的扭动。

平贤风双目骤睁，自己发出的十招十九腿奈何不了对方，一下子全被封住了，他恨得一咬牙，只得慌忙收掌跃向一旁——

狄洵眨眨眼，平淡的道：

“平庄主，现在你该知在下所言不假吧！”

“吧”字在他舌尖上打着转儿，长扇挥得“呼呼”一阵急响，一式“飞龙在天”已杀到平贤风面前，招式未尽，一抖手腕，突又变招！

在平贤风的感觉里，自己已成了对方手中的傀儡，好像要让自己怎么动就怎么动，自己根本没有自由动的能力。

在出手换招里，对方动作之快，每每能在自己出手之前制了先机，对方好像很了解自己武功招数，老是先等在那儿！

双方的争斗再度展开，如今已成了一对一，狄洵攻势越来越快，越来越不可捉摸，好几次都逼得平贤风手足失措，狼狈不堪！

从他们双方开始拚杀，一直到现在，时间也差不多只过了两炷香工夫，而在这短促的时间里，“三叉鬼影”已全部丧命，而平贤风也被逼得打转。

场中两人翻飞纵横着，但没有人出声，除了间或的叱喝，甚至连呼吸都是那么沉重。

平贤风猛攻十掌，并且在出手中，将他们平家独创的小巧腾挪之技加入，一根钢竿舞得飞快做冒险。

老实说，平贤风已经战得精疲力尽，但是，他仍不敢拚着使用险招，勉强保持着一点元气，“蓝玉山庄”及“七眨闪”在江湖上都是金字招牌，他必须用血，用汗来保住威信。

于是——

他身形掠飞的扑腾风声十分强烈，手中钢竿点点生寒，但是他却极少悍然扑向敌人。

他知道如果再继续打下去，落败的一方必定是自己，所以他钢竿挥得哗啦啦响，口中却道：

“你真是‘降魔’狄洵？”

这也是一种战略，平贤风风希望得到片刻的喘息机会，以便自己稍微休息一下。

狄洵注视着他，淡漠的道：

“毋庸置疑！”

他的语声冷冷的在空气中蹦跳，半晌，平贤风深沉的道：

“你的武功比传说中的高明，我们虽是对立的敌人，本庄主亦是相当佩服！”

狄洵听出他尽扯一些不相干的话，心中当然明白他的用意，冷涩的一笑，道：

“如果平庄主不想打了，在下绝无异议，只是胜负如何，平庄主心里应当有数了。”

平贤风风目光一冷，厉声道：

“狄洵，‘蓝玉山庄’也不是省油的灯，你狂的太过份狄洵狂声大笑，突然停止，哼了哼，静静的道：

“天下武林，还没有一个名号能够唬得住我‘降魔’狄洵，何况是区区‘蓝玉山庄’。”

平贤风风勃然大怒，吼道：

“你的狂，只怕今天用错地方了。”

说话中，手中的钢竿挥向对方，大喝一声，扬手又推出十一招！

蛇一样的猝然侧滑，狄洵抖动长扇，砸向猛袭而来的平贤风风，逼得他狼狈跳出。

强烈的劲风呼啸波荡，狄洵平射而出，猛挥双掌，撞击而到！

平贤风风沉喝一声，立桩坐马，双手轮番出击，钢竿呼啸冲激，掌风有如铁板沉雄。

狄洵身形纵横飞舞，心里却在思维如何对付平贤风风，可以速战速决，他一面想着，一条淡淡的影子，不可捉摸的飘移旋走着……

钢竿“呼呼”擦着他的耳旁掠过，狄洵突地一个仰翻，直扑向敌人，平贤风风一架未中，吓得迅速倾力侧跃！狄洵手中长扇竟然脱飞而出，似一把坚硬无比的铁杵，那么笔直的飞泻至平贤风风面前。

平贤风风本来可以避过长扇，但是，他却做了另一个选择，断叱一声，就近扑去抢夺那把扇子，他的目的是要狄洵手中没了工具。

但是——

他的手臂刚刚还差一线就能沾上扇子了，隔着那么远的狄洵已蓦然闪到眼前，一只手接住扇柄，一手只斜竖的手掌，抹头吹了下来。

平贤风风大吼一声，头微扬，右手钢竿笔直的刺向对方，左手仍不死心的想去抢那把扇子，手触处，果然被他碰着了，对方用力一握，那扇子却蓦地像一具石头将他震飞二步之外！

站在一旁的杜老三叹了口气，平雁于顾不得身上的伤，急步跑出，道：

“爹，你不要紧吧！爹……”

平贤风风气得脸上全变了形，挥开平雁于，拚命再度扑向狄洵，银色尖锐的钢竿挥舞如风，上手就是一抡急攻快打。

本来，平贤风风跟狄洵没什么纠纷，但他与杜老三是几十年的朋友，而他在江湖上，名气混得比杜老三响，两人情感深厚，这次杜老三费了不少功夫才找到狄洵报仇，平贤风风便一力相助！

杜老三曾希望平贤风风倾全庄之力，以车轮战，人力战来消耗狄洵的体力，但是，平贤风风认为不必，于是只带了得力的助手“三叉鬼影”及自己的儿子前来助阵而已，想不到败得如此凄惨！

眼看“蓝玉山庄”伤亡惨重，在江湖上的威声顿失，叫平贤风风何不又羞又愧，忧愤攻心呢！

两人再次展开拚斗，狄洵长扇上下翻飞，纵横交舞，泼不进一滴水，插不进一根针，却又是那么变化多端，拈东打西，令人防不胜防，躲不胜躲，平贤风风却节节后退，情况危急！

过了片刻功夫——

“嗤”一声清脆的衣帛裂声，平贤风风的衣袖硬是被狄洵扯了下来。

平贤风风嘴角抽搐了一下，茫然的望着地上自己的衣袖……

激战多时，他身体已感到有些疲乏，他尽力忍耐着那逐渐加强的劳累感觉，尽量采取被动，只守不攻，但求不败！

冷冷一笑，洒脱的摇动扇子，狄洵道：

“平庄主，胜负乃兵家常事，咱们就此打住吧！”

平贤风风以他身为“蓝玉山庄”庄主之尊，实在拉不下这张脸，他一摸左边被扯断的衣袖，疯了一样再度扑上——

杜老三一看情形不对，忙喝道：

“平庄主，别冲动！”

喝声中，这位“蓝玉山庄”庄主已不顾一切的冲过去，钢竿如云滚风啸，浩然出手，口里仍不甘示弱，威武的道：

“小子，你分明找死！”

狄洵漫不经心的一哼，长扇飞舞扫砸，削瘦的身躯倏然一斜，猛的震开了钢竿，猝然扑向平贤风风，平贤风急忙想变招，但距离已经太近了。

他猛的坐身，双掌用力上崩，突然一咬牙，猛的飞身而起。

杜老三睹状之下，不由大吃一惊，平庄主必输无疑，他急叫道：

“平庄主请快住手！”

平贤风风一再受辱，如何能停住，右手钢竿猛挥追斩，狂吼连连，气得脸色发白。

狄洵左右闪晃，一边闪避过去对方的十一招九式，颈也不回，反手倏抖，长扇流星似的向对方飞射，去势是那么快，悲呼起处，平贤风风险险闪过。

狄洵冷森的一笑，像一只箭矢似长射而起，在空中一个翻折，长扇未落地之前，他又已接住。

平贤风风的钢竿闪耀交刺，掌风如浪，翻翻滚滚，气煞人的却是老沾不上敌人的一根汗毛，这场令人咋舌的拚斗，到底要维持多久？

双方暂停了拚斗，平贤风风咬牙吼道：

“狄洵，我平贤风风与你誓不两立！”

狄洵眨眨眼，安祥的道：“要说这话之前，先掂掂自己的份量，免得笑掉人家的大牙！”

他说话的口气，永远这样不愠不火，一点也不像是在对敌人说话，越是如此，越是叫人火上加油，恨得牙痒痒。杜老三实不愿他们再打下去，忙跟

平雁于跑过来，叹息道：

“平庄主，咱们走吧……改天再找他算帐！”

平贤风风黯然侧首，低沉的道：“想不到‘蓝玉山庄’成名十数年，今日败得这么惨重。”杜老三沉默了片刻，哑着嗓子道：

“平庄主，‘蓝玉山庄’可用之材甚多，今日遭点小挫折，何必灰心？”

平贤风风摇摇头，道：

“难道要伤亡到最后一兵一卒才算败吗？我身为庄主，一败涂地还不够吗？”

平雁于蹒跚的走到两人身边，颓唐的道：

“爹，事已至此，咱们正应该设计斩除这厮，重振‘蓝玉山庄’的声威才是……”

他们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的商量起来，一会儿痛骂，一会儿叹息，竟没有把狄洵放在眼里，狄洵也无所谓，冷冷的看着他们。

平贤风风脸上的肌肉颤动一下，他非常疲倦，勉强的道：“罢了，技不如人，只怕‘蓝玉山庄’之名将在江湖上消失了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他神色黯了黯，道：

“‘蓝玉山庄’一向在四川一带，伫立不摇，只为强出名，画虎不成反类犬，咱们栽了，这一栽，基业就算瓦解了……”

杜老三微微苦笑，歉然的道：

“平庄主，都是杜老三为你惹的麻烦……”

平贤风风拍拍杜老三的肩头，强颜一笑，道：“老兄弟，为何竟出此言，你我本该互相扶持，这原是愚兄份内的事……”

平雁于忽然想起了一个人，道：

“对了，可以请师父来庄里襄助一臂……”

平贤风风脸上首次展露出一丝微笑，道：

“我一时糊涂，不错，请……”

他察觉狄洵在旁，故打住不往下讲，他有些兴奋的道：“只要有他来，不怕不能除了这厮。”

狄洵默默颌首不语，他似乎并不关心将请什么人来对付他，他只是静静的站着，好像他跟眼前三个人根本就互不认识似的。

老半天了，狄洵方才笑笑，道：

“三位，这是在下居住的地方，如果你们没事的话，就请速回，不过别忘了把‘三叉鬼影’及田长竿的尸体带走，死人总是令人不悦。”

平贤风不似前面那样垂头丧气，如释重负的吁了口气，道：

“狄洵，今天你不杀我们，有一天你一定会后悔，因为你将没有机会了。”

狄洵笑着点点头，道：

“或许吧！不过，在在下印象里，好像没有后悔过，如果有这么一天，得个新经验，应该也不是什么坏事。”

平贤风风不再多说，一摆手，三人草草把“三叉鬼影”三人给埋了，杜老三去慌忙回身抱起“阴山鬼”田长竿的尸体，平贤风风扶着他的儿子，又狠狠的瞪着狄洵，迅速的朝来时路逸去。

此际，东方的一抹鱼肚白已微微露出，空气中有着寒气，空气中飘荡着凄清与灰黯，昨夜已成过去，但，昨夜过去的人却也和昨夜一样，永不回来了。

狄洵回到小巧精致的竹屋，心中有些许不舍，但他终于要离开，他个性并不完全适合隐居，他只是在一阵奔波后，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，可以完全放松，供他舒适的休息。

所有嘈杂的人声都已离去，只剩他一个人静静的坐着，他是需要一点时间，才适应心中所作的决定，因为这里自此不可能再有平静了。

没有家庭的牵绊，他原可以好好闯了一点名堂出来，无奈好管闲事的本性，在江湖上短短的时间里，的确混了个响亮的名号，谁听到“降魔”狄洵天不肃然，但这又代表

了什么？

跑江湖就是如此，难以分辨是非，为了芝麻小事就自找麻烦，生生死死也就是那么回事。

他靠在太师椅上，闭着眼享受一下片刻的宁静，只要一离开这里，这样的時候只怕不多了。

他知道小郁小雯在后山的小山洞里，正焦急的等着他前去，但他暂时不想去，他们担一下心，等见到他无恙时，就会破颜而笑了。

他拿了“彩虹珍珠剑”，他只是好奇，他认为这柄宝剑一定有一个动听的故事，失踪了五十年，突然又出现，这说明了些什么？

对宝剑他亦不甘寂寞，它要寻找知音，解开它藏有的秘密，而自己很可能他就是这把“彩虹珍珠剑”的知音，不是吗？

宝剑犹不可被埋没而没无闻，更何况是人？一个可以成为英雄的人。

在很久以前，他就听过这把“彩虹珍珠剑”之名，至于它本身有什么故事，他却从未听人提过，不过，那没关系，凡事总会有人去做，这件事就由他来做吧！

他要重回武林，他为调查“彩虹珍珠剑”的用途，及他的故事，他第六感告诉他，这故事一定动人，一定好听，所以他非常有兴趣。

他缓缓离开竹屋，他已在屋内浏览许久，里面每一样东西，他对他们都有一份极深的感情，但他并不带走任何东西，他是不善被感情纠缠。

他狠起心，面无表情的，点燃火焰，瞬间这幢自己心爱的竹屋已夹杂着劈啪的燃烧声，完全陷入熊熊的火光里。

一片红焰冲天而起，与白皑皑的雪，成了一个极鲜活的对此，刺激人的感官。

火苗子乱蹿乱舞，一些物体已被烧成灰烬。

红彤彤烈焰，映得天空全带着朦朦的暗紫，炎热的空气足能将人逼得窒息，他的仇家不少，有人能找到，其他的人一样能够，而他的钟爱如何能任人糟踏，与其如此，不如让它结束在自己手中，那还干净些！

他嘴角闭成一条微微的弧，他是心疼如此优雅的竹屋毁于烈火，但他决不后悔，从小到大，他还不知道后悔的滋味呢！

这栋原来清雅而脱俗的竹屋，此时已成为一片火海，烈焰飞腾，火花四溅，竹壁木梁坍塌散碎，烟雾迷漫得令人睁不开眼！

即使在重重仇敌围困之下，他都不会有丝毫的紧张与惶恐，但在这一刹，他内心暗地企盼，火能够烧得慢一点，他还没有完全能够平静。

一阵劈啦的燃烧爆裂声，接着又是一阵听来辛酸的屋宇倒塌声，他感到有一点点的辛酸，这其中还夹杂着一点点苦涩……

燃烧着的竹片顶棚，哗啦啦的倒下，迸飞四射，火苗子飞舞，东方被照

得更为明亮，有一片耀目的金霞，今天，将是个好天气！

经久不化的白雪，因为多人的踩踏，一个个脚印仍然清楚可见，就是这些脚印破坏这里的平静安祥，这是福亦是祸。

这幢小巧精致的竹屋，这时已成了一片焦黑的废墟，残余木干与支离的竹烬仍在冒着青烟，屋前原有几株松树，也被火熏得焦黑，看来令人颓丧！

狄洵靠在松树树干上，长长吐了一口气，他应该离开了……

突然——

在山坳的转口，有纷纷杂杂的脚步声，杂乱加上繁嚣，这说明了来的人不在少数。

狄洵苦笑一下，他没有什么道上的朋友，来的当然不会是好路数！

狄洵找了一个雪堆后，静静的观看来人的行动。

很快——

五十多条穿着同一色纯黄的紧身衣，同一打扮的凶悍大汉已训练有素的扑了过来。

他们一接近，已倏然的散开成一个扇形，显示他们做了相当的准备。

这些汉子，一看到一堆废墟，不禁傻了眼，怎么在雪地里会引起火灾？

这五十个人方才布好阵势，接着一个年约四旬，态度雍容，身着一件灰袍，在两名形容威武的大汉的簇拥下踱了进来。

这像领导的灰袍人物显然也被眼前的情景弄糊涂了，他向四周扫视了一遍，低沉的道：

“咱们费了这么大的功夫，才找到这小子的居所，莫不有人比咱们先到，他已经被烧死在里面了？”

他的身边的两个人，也似乎愣了，左边一人怔忡了一会，低促的道：

“门主，你看雪地上有几滴血，这里的确有人在这里拚杀过了。”

灰袍人望望地上，此时脸上微微透出一片紫红，不悦的道：

“古浩、古然，依你们看，狄洵那小子是不是已经让人杀了？”

在他旁边的两个人，就是以心狠手辣而闻名的“昆山二鬼”。

当然，由“昆山二鬼”的出现，就知道，这些人乃是“黄极门”的人，而他们的门主，正是那位居中的灰袍汉子，“虎冥子”项豪！位于项豪左边的是昆山二鬼老大古浩，右边的是他弟弟古然。

古浩想了一会，低低的道：

“以狄洵的武功来说，可能……没那么容易……所以……”

项豪怒目一睁，目光闪射中，他大声道：“哼，本门主就不信他有什么通天本领，别人杀不了他，就由咱们试试！”

说到这里，他转首朝他身旁的人，喝道：

“给我搜！”

众人动作一致，微一恭身，五十多名黄衣大汉，正准备搜查现场时……

忽然——

有一条人影不知何时，以什么身法，竟轻飘飘的飘到众人面前，语声冷冽的道：

“久违，项门主！”

项豪惊呼道：

“你……你从哪里来……”

狄洵闭闭眼，道：

“这句话应该由我来问才对，项门主，你是从何处来呢？”

项豪的脸色迅急往下沉，冷竣的道：

“狄洵，不管你怎么躲，上天下地，本门主一样可以把你拉出来！”

说到这里，他又朝狄洵瞪了一眼，怒道：

“哼！你还有胆量出来，我还以为你已经死了呢！今天你是逃不了了。”

狄洵怪异的瞥了对方一眼，道：

“逃？大概项帮主已经忘了，上一回是什么人差一点逃不了。”“虎冥子”项帮主面孔一热，二年前，在往黄河道上的路上，与狄洵起了冲突，自己与他单打独斗，当时差一点就丧命当场，他视为生平莫大奇耻，今天他打听到狄洵的住处，尽出“黄极门”所有菁英，决定一雪前耻，杀了狄洵报仇！

项豪一瞪眼，没有做声，古浩已经憋不住了，大声道：“狄洵，在门主面前，由不得你放肆！”

半侧过身，狄洵悠悠的道：

“很抱歉，在下放肆惯了，一下子也不知道如何收敛，这位朋友，你当该如何？”

古浩双目怒睁，冷冷的道：

“姓狄的，你明知道你放肆的时候，已经不多了，还不知死活！”

狄洵微微一笑，道：

“如果真是这样，在下更要放肆，以后没了机会，不是很遗憾吗？”

项豪一跺脚，愤怒的道：

“古浩别跟他噜苏，退下！”

古浩沉默下来，静静的退到一边，项豪强压住火气，不悦的道：

“狄洵，恩怨分明一向是本门主的做法，今天咱们就做个了断吧！”

狄洵眯眯眼，重重的哼了一声，却又淡漠的道：“了断？你不敢跟我单打独斗，只好以多来替你做个了断，在下无所谓，只是你别说得太满。”

报仇雪恨事关项豪一门之主的声誉威信，如果听任他人随意挑衅而丝毫不知反抗，受人凌辱而忍气吞声，那“黄极门”还有何种凭借在江湖上立足？可是他明明不是狄洵的对手，叫人左右为难！

狄洵从他的表情，已看清他内心挣扎，他冷涩的一笑，缓缓的道：

“项帮主，你不用为难，一起上来，在下还觉得省事些！”

项豪愤怒而急躁，又有些难堪，尴尬的道：

“狄洵你别狂妄，本门主这口怨气咽吞不得，无论任何牺牲，在所不惜！”

狄洵沉着脸，冷冷的道：

“很好，话一出口，别到了时候却吞不回去，那彼此就伤感情了。”

项豪冷冷的瞪了他一眼，大吼道：

“给我杀！”

五十多位黄衣大汉，闻声之下，立即纷纷将狄洵围在中心！

目光迅速往四周巡视了一遍，狄洵的语声忽然变得幽冷而至生硬，像是刹那间变了另一个人，道：

“窝囊废一群！凭你们这些料不会成气候，项门主‘昆山二鬼’何不一起上……”

他的语声尚未完，旁边暴吼一声，一个青脸削腮的黄衣汉子过来，抡起手中的五环大砍刀砸向他的面颊——

狄洵带着那么几分毫不在乎的味道，冷然道：“在下倒要看看你有几两

重……”

他不但身形未动，连脑袋也没有歪一歪，双手一晃，“叮当”一声，五环大砍刀斜着飞到一边，那个汉子跟着一声鬼号，跌了个大马爬！

狄洵手腕一转，扇子不知何时已握在手中，那么飘逸的轻摇着，模样儿大咧咧的，硬板板道：

“这种角色也出来见得了人？”

项豪的面孔蓦地长了一大把，铁青得弓罩上一层霜，周围，“黄极门”伙计们围上来，个个刀剑出鞘，弯上弦的德性。

古浩干吼了一声，沉厉的道：

“狄洵，你果然是道上的高手，但是一个难敌四拳，别怪咱们不顾江湖道义！”

狄洵双眼闭了又睁，冷涩涩的道：

“在下还没有听过贵门什么时候顾过江湖道义，这句话是句废话，多说无益！”

项豪硬吞了一口唾液，脸色顿时黯了黯，他忍着气道：“姓狄的，你欺我太甚！”

狄洵洒脱的笑笑，道：

“那就依阁下的意思处理吧！”

项豪心头一震，目光中有一抹阴沉而怨毒的仇意，努力吸了口气，高声道：

“一起上！”

立时，有八名黄衣大汉，每人手上的鬼头刀倒提着，神情严肃而紧张，大步行出，纷纷举刀猛砸向狄洵头颈间。

狄洵冷森的道：

“你们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！”

一闪而出，长扇一挥，有四柄鬼头刀已飞上半空，他的手掌同时翻急扫，失去长刃的汉子里有三名已被震倒雪地！

剩下的五名大汉不由心胆俱碎，吓得大叫连声，回首求救，周围立即又有五名黄衣大汉又一波的接应上来，扑向狄洵。

狄洵如鬼魅般掠过，长扇划过一道半弧，“咔嚓”之声不绝，又有二颗人头，带着血肉模糊的颈项飞坠入雪地里。

而那二个无头尸体，却一直又大步奔出了好几步才先后仆倒！

项豪等人全身不住的颤抖，对方的纸扇，竟比一般武器更来得沉稳有力，这是什么道理？

这里，是一望无际的雪山，纯白的雪，地上有任何一点污秽都是清晰可见，而现在一滴滴鲜血，一具具的尸体，怎不叫人触目惊心！

一个粗哑的嗓子，口音带着恐惧，道：

“狄洵……你这么歹毒！……”

狄洵冷冷闲闲的一笑，道：

“哼！我是随时翻脸无情的，想安然生存，就别在道上混……”他的语声未已，突然有两股锐风袭击而来，稍差一丝分左右从他的脸颊掠过。

狄洵的身形如箭般直射而起，像一股风中烟雾，一个无实的幽冥，刚才还在眼前，瞬息间已消失无踪，好像跟本没这个人存在。

紧接着人影闪晃，刀芒赛雪，往来不息的游动着，人声在吼喝，在叱叫，

好不紧张。

一个虬髯汉子手执“韦陀杵”，一马当先，破口大骂道：“狄洵，他妈的，龟孙子装狗熊……”

他话未说完，一片扇影已蓦然袭来，他脸上、肩上全是血，好不狼狈！

狄洵散散淡淡的一笑，冷冷的道：

“这些还不够给你们一个明确的教训吗？”

有一个声音鬼哭狼嚎的大叫道：

“兄弟们，加点劲吧……”

人声呼叫着，叱喝着，吼喊道，无数闪电的点点寒光，尖啸着自四面八方方向他飞射而来！

狄洵身驱如一只巨雕冲天而起，一个盘旋，凌厉的长射而下，十几个黄衣大汉没有看清什么，却已急号着滚倒地下。

他身形如电，来回闪掣飞腾，只有在人们一口气的功夫，“黄极门”伙伴们，已躺下近二十个，热血迸溅散洒，刀剑丢得遍地。

悲号惨叫声响成一片，活像是人间地狱！

“虎冥子”项豪心惊肉跳，冷汗直流，今天带来的人都是“黄极门”的硬把子，怎么一碰上狄洵，即如此的不堪一击！

围在周围的“黄极门”人手，还有二三十名，却只敢远远立着呐喊叫骂，没有人愿意再提身向前，只狠起来练着口把式！

狄洵冷漠的面庞上展露着一抹残酷的微笑，他向四周包围着的人冷冷的扫视了一遍，一副爱理不理的表情打量着。

项豪自己知道手下人已经失去了斗志，他朝“昆山二鬼”以目示意，两人立即快捷的跃向狄洵，由他们的身手看来，便知道是高手无疑！

狄洵淡淡的笑笑，冷眼旁观“昆山二鬼”奔移向圈内里来！

两人亦不多说，古浩大吼一声，“韦陀杵”舞起一片重重光彩，带着呼轰劲风，兜头拦击对方，古然亦呐喊一声，雪亮的刀锋朝狄洵身上招呼过来。

狄洵猝然笔直弹射，“当”的一声，手中纸扇竟将古浩的“韦陀杵”硬硬震开。

几乎不分先后，长扇又飞蛇似的盘飞而下，古然亦被逼退了三步！

围立在周遭的人群纷纷重新加入战场，他们以为自己有了靠山，任凭对方武功再好，也难敌“昆山二鬼”的凌厉攻势！

狄洵一声厉叱，凌虚而起，长扇笔直弹飞，一片刺耳的兵器撞击声响得连串，满天的寒光抛闪，狄洵的左掌已斜斩如刀，鲜血溅成一片，把白雪染得耀目无比，叫人震惊。

那么干脆伶俐的劈斩了十个大汉，有的肝脑涂地，有的开肠破肚，五脏内腑，流了一地！

被击飞在空中的兵刃还没有坠落，血肉在溅，哀号声高曳着，一下子，又有四位“黄极门”的属下飞了头！

敌人越多，狄洵的身形更快，动作更绝，更狠，就好像是来自地狱的魔煞！

古浩简直发了狂，疯狂的吼叫着，丧失心志似追击狄洵的影子，虽亦跟着自己的兄长，但却像一头笨牛在追逐着一只蜂鸟，两人如此凶猛，不但白费力气，而且愚蠢可笑！

现场成为混乱一片，惨号悲呼之声，杂着吼骂与哭喊，兵器丢弃四周，

恐惧的朝空气里吹杀，简直是一种失去人性的野兽之斗！

狄洵悠闲而沉默的立着，淡淡的注视着“黄极门”的人疯子般狼奔豕突，好像地上的人，及现场一切，跟他没有任何关连！

半空中一声厉叱，一条人影凌虚而下，身形甫落，已大吼一声，叫道：“通通给我退下！”

随着他的叫声，原来已晃动的人影，皆停了下来，“昆山二鬼”也跟在项豪的身旁，古浩恨得咬牙切齿，愤怒的道：

“门主，狄洵这小子，不好惹……”

古浩体格魁武，满脸精悍，但现在看起来却灰头土脸！他的弟弟古然身材较他高瘦，面孔黝黑，唇上有一撮短髯，神态阴险而狂傲，现在却是一阵白一阵青。项豪看地上一幅凄惨的画面，地上的尸体有数十具，目光迅速往四周巡了一会，横七竖八躺了一地，微微怔了一下，急促的道：

“算你狠……”

狄洵的目光望着眼前的竹屋余烬，沉沉的道：

“你应该知道在下一再退让，只是阁下的部属好像都不怕死似的。”

项豪心头一震，脱口道：

“你想荡了我‘黄极门’？”

狄洵淡淡一笑，却是那么森冷，道：

“哪位心理正常的人，都不会喜欢血腥，如果项帮主能前嫌尽弃，在下欣然同意！”

慢慢退了一步，项豪的面色迅速变化着，本身的力量根本没法跟对方相比，只是自己的面子全失，所属死伤惨重，在江湖上传扬出去，如何在武林道上立足？可是，可是“死”又有几人能够看透？

这场面很僵，实在令人发窘，“黄极门”人多势众，但是却惹不起眼前这位俊逸的年轻人，这不是天大的讽刺吗？狄洵一言不发，他不想乘胜追击，他跟本就不喜欢拚斗，不喜欢杀人！

项豪的脸色十分难看，但是，他尽力的忍耐着，忍耐着……

终于，项豪好像了悟什么似的，寒着脸往圈外行，刚走出圈外，他又转回身来，道：

“狄洵，你知道我不会就此罢休！”

狄洵哼了哼，淡淡的道：

“在下省得！”

项豪紧闭着嘴，用力一挥手，带着他的属下迅速退去。“昆山二鬼”走在最后，临走前，古浩还回头狠狠的盯了狄洵一眼，道：

“今天帐，咱们一起记下了！”

闲散的一笑，平静的道：

“只怕你想忘，一辈子也忘不了！”

古浩留下冷森的一眼，匆匆走了。

第八章

这是一片陡斜的山坡，在山坡的背面有一个入口不大的山洞，这山洞极为隐密，如果不是这里一带的人，是不容易发现。

山洞前的一条山道，蜿蜒蜒蜒，下面就是深不见底的悬崖，走在上面，必须步步小心。

这时，尚是早晨，周遭是一片寂静，其实不管什么时候，这里都是宁静，因为这里冰雪常年不化，连生物都很少了，还会有什么人，有一块巨大而倾斜的白色岩石，斜斜伸出，旁边还有许许多多不同的石头，刚好掩去了洞口一半，从外面看来，不容易看到山洞。

狄洵坐在洞口的岩石上，懒洋洋，这里没什么阳光，否则，可以想象，斜躺在这里晒太阳，一定是件极赏心悦目的事情。

他的身边，放着一壶茶，还有些果子，只是狄洵一直没去动他们。

小郁静静的坐在狄洵的附近，一言不发，不知在想些什么，小雯则不很安份的来往蹀躞，偶而还自言自语一番，不知在嘀咕些什么。没有下雪，没有刮风，空气仍有些冷冽，但是有清新的感觉，偶而有几声虫鸣，不过，似乎隔得很遥远，不知声音来自何处。

小雯急躁的走到狄洵身旁蹲下，张着大眼瞧着他，神态之间显然极度不安。

狄洵亦冷静的回看小雯，道：

“怎么啦，小雯？你好像有什么话要对我说？为什么不说呢？”

小雯的面孔动了动，悄悄的道：

“少爷，我们为什么不回竹屋，留在山洞里干什么？”狄洵无声的一笑，道：

“这个山洞，看你们把它布置的像个家，有吃有喝，哪一点不如小竹屋呢？”

小雯摇摇头，站了起来，一跺脚，道：

“不要，我就喜欢我们的竹屋，少爷，你不是也很喜欢我们的竹屋吗？”

深深的呼吸了一口，狄洵低沉的道：

“小雯，咱们永远不回小竹屋了。”

小雯面色苍白，颤抖着声音，惊惧的道：

“为什么，少爷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少爷，你快告诉我……”

狄洵仰起头来，瞧着上面，唇角在微微抽动，半晌，他喟然一声，道：

“小雯，你会不会怪我，我把竹屋放火烧了，很讶异吧！”小雯的唇角可怕的扭曲，急促的道：

“为什么？是你放的火，少爷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”狄洵深刻的凝视着小雯的眼睛，他润润嘴唇，低低的道：

“小雯，我们要离开这里，因为这不再安静，不再完全属于我们了，你懂吗，小雯？”

小雯不吭声，好半晌，才幽幽的道：

“我不懂，我也不要懂，我只知道少爷走到哪里，我就跟到哪里。”

狄洵感到有些内疚，这两个丫头，年纪虽小，却都很能干，对自己的照顾可以说是无微不至，他们三人在这人烟稀少的“孤伶山”上，与世无争的生活了两年，这份感情外人自然无法了解。

狄洵沉重的道：

“不要伤心，以后我们会再找一个比这里更好的地方，我们建一幢更似我们江南的房子……”

小郁静静的走过来，叹了口气，道：

“少爷，我们为什么要离开这里？”

想了一会，狄洵冷静的道：

“咱们去见见外面的世界，或许现在有很多人忙着四处找我呢！”

小郁好像哭了，她强忍住了抽咽声，伤心的道：“少爷，我知道老夫人还在世时，你在江湖上杀了不少人，很多人要找你报仇，我们就住在这里，让他们找不到，不是很好吗？”

狄洵身形微微向前一倾，拍拍小郁的手，轻轻的道：“我不是怕他们，我这样避不见面，他们会以为我怕了他们，他们会笑我，小郁，你愿意别人笑我没有出息吗？”小郁摇摇头，正待说话，小雯接下去，急急的道：“少爷，只要跟你在一起，可以照顾你，不管怎么样都没有关系。”

淡淡的一笑，狄洵放松了全身的肌肉，平静的道：“嗯！我们不管如何都会在一块儿，不管到哪里，我一定带着你们两个。”

小郁微垂下颈项，好半晌，才怯怯的道：

“少爷，我太多话了……”

顿了顿，她又担心的道：

“我……我实在害怕有人伤了你。”

狄洵无声的一笑，道：

“有你们两个武功这么好的保镖保护我，我还有什么好怕的呢？”

两姐妹都笑了，一样的笑容，一样的好看，一样的迷人。

狄洵朝这两位小姑娘优雅的笑笑，静静的道：“要重出江湖，心理上需要做点调整，现在我已经完全能够接受这个决定了，怎么样，咱们收拾一下，马上动身吧！”

黯然的太息一声，小郁道：“有点可惜，这么安静的地方……”

她半侧过面庞，伤感的道：

“以后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回到这里？这里一切实在太美了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狄洵望着她，故做镇定的道：

“小郁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们可以随时回来这里看看，只是，小竹屋已不存在了，我们也只能回到这山洞了。”小郁没有说话，眸子里有一层朦胧的光彩，她沉重的低下头，仿佛无尽的伤感牵制着她。

狄洵欠欠身，沉默了片刻，深刻的道：

“会有很多人因为我的再现而大吃一惊，甚至寝食难安。”

三人略微收拾一下，他们三人朝着崎岖的山路走去，头也不回……

抛下一切，没有人愿意留下些牵挂与遗憾，他们尽可能抛下这一切。

天空阴阴灰灰的，空气里冷瑟得很，山中没岁月，连他们自己都忘了这是个什么季节，一年四季都有雪，什么季节又有什么两样呢！

三人渐行渐远，脚下的路，也越走越崎岖，侧过脸，狄洵遥远的望着远山的默影，淡淡的道：

“我们已经离开了‘孤伶山’了……”

他们脚下的白雪已被潮湿的泥地所取代，他们已经接近山下了，渐渐的，有草棘，有乱石，他们走在樵径上，杂树间，他们行得很慢。

他们已经有两年没有见到“人间”了，他们心中有些兴奋，有些紧张，

还有些好奇……

小雯的童心较重，她一面走一面玩，不时惊叫她的姐姐看看这个，又叫狄洵看看那个，十足是个小女孩，天真极了。

小雯又到路旁，摘了朵小黄花，兴高采烈的对狄洵道：“少爷，这花多漂亮，你看是我插好看，还是姐姐插好看？”

狄洵看看花，再望望两人，笑笑道：

“两人插都好看，可惜只有一朵，要不一人插一朵，一定都很漂亮。”

小雯歪了头，犹豫不定的道：

“那给谁好呢？我……不，还是姐姐漂亮，给姐姐好了……”

小雯的语尾还没有打住，狄洵忽然以指比唇，嘘了一声，正色道：

“有人来了……”

小郁小雯凝重的倾听，除了偶而传来的几声鸟鸣之外，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。

小雯低低的道：

“少爷你太紧张了吧！好像没有什么吗……”

突然——

有一阵断续的，遥远的马蹄声隐约的传来，很远，像这阵蹄声响在云端。

小雯急急回过头，颇有惧心的道：

“是了，我这会听到了……”

她用食指向马蹄声传来的方向指了指，狄洵微微颌首，低沉的道：

“不用惊慌，或许跟我们不认识！”

小郁一动也不动，大约估计了一下，道：

“大概有半里远吧！”

眨眨眼，狄洵嘉奖的道：

“很好，小郁你进步不少！”

小郁羞涩的垂下头，低声道：

“少爷你教导的好……”

狄洵牵动了一下唇角，闲闲的道：

“假如来的是敌人，你们怕不怕？要怕，我们就避一避。”小郁嘴角蠕动了一下，无奈的道：

“跟着少爷，不管遇到什么人，我们都不怕，是不是，小雯？”

狄洵拍拍小郁的肩膀，笑道：

“你们真是优秀的女豪杰，很好……”

他们静了下来，现在，空气中的气氛有些凝冻，有些血腥的味道了。

那似击鼓般的声音已经清晰的传来，那阵阵铁蹄敲击地面的声音，宛如每一下都踩在他们心坎上，小郁蹙着眉，浑身不可抑止的轻轻哆嗦着。小雯一双眼睛闪烁着极端的异彩，她粉拳紧握，似要握碎什么东西似的。

在斜斜的碎石路上，在左右边的弯折处，扬起了一片尘土，宛如响起旱雷，第一乘骑马已经出现了。狄洵回头做了个手式，低促的道：

“咱们闪到路旁，不要无故招惹麻烦！”

说着，他掉转头，就这一下子，已有七八乘铁骑转了过来，听声音，后面还有，大约一共有二十多骑。马上的骑士一律穿着黑色的粗布紧身衣，外面披着同样质地颜色的披风。

每个人俱皆留着一小撮胡子，额间系着一条跟衣衫同质地的发圈，这些

人背后背着一式的兵器——闪闪发亮的大弯刀！

这一行人看去异常扎眼，有一股邪门的味道自他们身上散发，极不讨人喜欢。

为首者是三个仪表凶悍旷野的人物，一个面黑如锅底，留着一头披肩的长发，年约四旬，一个清瘦而神色阴冷的年青人，腰间系着斑斓豹皮的带子，另一个，有一条刀疤横过他的右眼，所以右眼有些斜，但好像并没有瞎。这三人之中，以这人的容貌最为凶恶，充满了暴戾乖张之气，似一头野性难驯而又惨怖无比的野兽，叫人不寒而栗。

这一行人，果然有二十多骑，他们奔驰到了狄洵三人的前面约五十尺，留着长发的中年人，忽然高举手臂，整个队伍停了。

他带着疑惑警觉的朝三人上下打量着，又向他左右的两人低声讲了句话，早晨的阳光照耀在这一行骑士身上，炫目耀眼！

为首的三人目光一直注视着狄洵，那个年青人越前而出，他冷冷的道：

“你们是什么人？”

狄洵皱着眉，望着眼前的人，一面思索，一面低沉的道：

“我们只是过路人，各位不必知道。”

“呸”了一声，那个年青人恨恨的道：

“少爷问你，你敢不说，用如此的口气跟我说话？说，你们是哪一条道上的？”

阳光已强烈了一些，空气在清新里浮着一层燥热，天空澄蓝如洗，有几片淡淡的云彩飘忽着，与山上那种阴阴的天空已完全不一样。

这般晴朗的日子，予人极端愉快及欢欣的感觉，但是，眼前这个表情冷漠年青人，似乎并没有感觉到这个怡人的气候！

这位黑衣青年冷沉的面容，充满了敌意，这片和煦面爽朗的早晨美好气氛，完全破坏无遗了。

狄洵默默的凝注着这些来意不明的黑衣青年，此刻，却看不出心里有着什么想法。

小雯不安的瞧着狄洵，低声的道：“这人看来好吓人哦……”

狄洵安抚的拍拍小雯的背，轻轻的道：

“不用担心，没有什么值得惧怕的……”

这个年青人板起面孔，冷沉的语声寒瑟的响起，喝道：“本少爷问你为什么不说话？嘀嘀咕咕的在说些什么听不得的话？”

狄洵哼了一声，冷冷的道：

“光天化日之下，天上飞，地下爬，全由人自由自在，怎么你们要拦路截道？”

年青人沉着脸，毫无感情的声音传来：

“只要你们说明身份，与咱们没有瓜葛，本少爷就放你们过。”

狄洵冷冷的注视着眼前的青年，闲淡的道：

“那阁下为什么不自己先报个万儿来，让在下听听，有没有瓜葛，在下自会分断。”

所青人厉喝音又响了起来，道：

“朋友，触怒了本少爷，对你们不会有任何好处。”狄洵看了他一眼，安祥的道：

“在下生来就不接受任何人的威胁，朋友，你看走眼了。”

那年青人似乎一下子为狄洵的模样气度给震慑住了，他愣了一下，又道：“咱们乃‘百会镖局’的人，保了一趟镖经过，阁下是否为此而来？”

狄洵微微一笑，这人实在太嫩了，在镖局做事，担了不少风险，掩人耳目唯恐不及，如何又主动的告诉陌生人，自己保了镖呢！

或许是他见狄洵等不过三人，其中又有两位小女孩，所以并不放在心上，如果如此，他这种以貌取人，早晚会吃亏。

不过，更令狄洵吃惊的是，对方保的是什么东西，要动员这么多人，而且个个看来精悍能干，似各身怀绝技，非泛泛之辈。

这些人的装扮更不像平常镖局的镖师，而像绿林里道上的朋友，叫人纳闷。

此时，又有一条人影纵马而来，快捷地奔上狄洵等人的身旁，立在年青人的身边。

狄洵一看，掠来之人正是那右眼上下有明显刀疤的汉子，威风凛凛。

来人含有敌意的瞧着狄洵，又小声与身侧的年青人说了几句话，随后，他转过头来，微微抱拳道：

“在下‘百会镖局’‘辣手’陶望安，朋友，敢问高姓？”

狄洵一听之下，不由加了几分敬意，此人虽然丑陋，对自己亦有戒心，但到底见过世面，在未知敌是友之前，尚能以礼相待，比起那个粗莽，目中无人的沉淡年青人，高明多了。

优雅的回了一礼，狄洵安详的道：

“在下姓狄，久闻‘百会镖局’之声威名传遐迩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不凡！”

陶望安很清淡的一笑，缓缓的道：

“不敢！‘君子仇’范廷年青阅历不深，多有得罪，望见谅！”

狄洵无所谓的笑笑，道：

“无妨的事！”

陶望安略一沉吟，谨慎的道：

“本不该如此问，但在下等身负重责，可否知道狄朋友为何等在这里？”

没有考虑，狄洵迅速的道：

“陶朋友，你们误会了，在下主仆三人只是路过此地，决没有意在此等候各位的。”

似乎犹豫一下，陶望安终于展露了一丝真挚的笑容，他深沉的道：

“在下等冒昧了，我们……我们可能紧张过度了，狄朋友大名是……”

狄洵一笑，抱抱拳，平淡的道：

“在下狄洵！”

“狄洵”两字似两声雷响在陶望安的耳边，他大大的震动了一下，有些张口结舌的道：

“狄……狄洵，‘降魔’狄洵？”

狄洵静静一笑，点点头，道：

“正是！”

陶望安润了润嘴唇，歉然的抱拳，尊重的道：“狄兄声威远震武林，谁不知道‘降魔’勇冠三江五湖，只是，久未有狄兄消息，这两年狄兄倒是消声若迹了。”狄洵搓搓手，安详的不带一丝俗气，道：

“算不得什么，在下生性随性所至，做事无一定的方向，承不起阁下的谬赏。”陶望安想了想，断然道：

“对于狄兄，在下神会已久，有一个不情之请，不知狄兄可否相助一臂之力。”

狄洵双手抱拳，真诚的道：

“蒙陶兄看待得起，如果在下有效劳之处，定当全力以赴！”

陶望安稍微犹豫了一下，道：

“是有关咱们这一趟镖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他转首对身旁的“君子仇”范廷低沉的道：“去请总镖头来！”

范廷转头快速的奔回队伍，狄洵见他对中间带头的长发中年人说说指指，那人就是“百会镖局”的总镖头“飞鹰”曹正鹿了。

曹正鹿先是皱皱眉头，接着又深沉着脸，一下子又微露着笑容，很快的，曹正鹿与范廷又驱身飞快来到了狄洵等人面前。

一看到狄洵，立即双手抱拳，感激的道：

“狄兄，承你不弃，应允相助‘百会镖局’，上下俱感荣幸，在下‘飞鹰’曹正鹿在此先谢过了！”

狄洵再度抱拳，低沉的道：

“总镖头言重，在下区区薄力，只怕帮不了什么大忙，敢闻其详？”

曹正鹿真挚的望着狄洵诚挚的道：

“狄兄，萍水相逢，即蒙如此垂助，虽未领受，在下等必将此情永记心中。”

洒脱的一笑，狄洵淡淡的道：

“在下有幸效犬马之劳，总镖头再如此客套，在下实在汗颜。”

曹正鹿一动不动注视着狄洵，道：

“在下等这一趟镖保的是一个人，一个非常重要的人，只是想要这人的道上朋友不少，一路上风险极大，在下或者过于冒昧，但蒙狄兄不弃，助在下顺利的保这趟镖到达目的地。”

通常保的镖，大多都是珍珠宝物之类，保人这倒是头一遭听到。

狄洵兴致颇浓，微微一怔，道：

“但不知这个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，为什么如此重要，路上会有什么风险？”

曹正鹿略略躬身道：

“此人是个神医，叫‘回春翁’，无人知其什么名字，听说这人医术极高，据说他能在一位断气在一个时辰之内的人，再活转过来，可谓神奇之至！”

顿一顿，他又沉声道：“这人退隐多年，现在因‘青藏派’的‘冥子居士’得了怪病，定要‘回春翁’才能医治，但是‘回春翁’为人怪异，绝拒不少求医之人，所以得罪很多道上朋友，他与‘冥子居士’却是莫逆之交，所以才又出现，准备去救治，只是以前因他拒绝医治而死之的亲人、朋友，皆以仇杀他为快，因此，‘青藏派’才请‘百会镖局’保他平安到达目的地。”

狄洵不禁哑然失笑，平淡的道：

“青藏派在江湖道上的声威亦算远近知名，为何他们不自己保呢？”

曹正鹿闻言之下，心中更增了三分敬意，“降魔”狄洵不愧是名传大江南北的豪士，机智过人，思路反应奇快。曹正鹿笑了笑，又朝狄洵道：

“那是因为‘青藏派’名气太响，在道上目标过大，反而不好，他们当然不怕前来挑衅之人，万一‘回春翁’有个闪失，就坏了大事。”

狄洵淡淡一笑，会意的点点头，低沉的道：

“如果这趟镖风险这么大，总镖头为什么不拒绝呢？”曹正鹿有些赧然的一笑，道：

“‘青藏派’看上本镖局，‘百会镖局’如何敢拒绝？否则……”他停了一下，脸上微红，难堪的道：

“去年本镖局莫名其妙的失了一大笔镖，赔得倾家荡产，这一躺的保费可以使‘百会镖局’重新站起来，所以只有硬着头皮接下了。”狄洵长长一揖，温和的道：

“在下冒昧了，在下自当稍尽绵力，如果路上有用得上的地方。”

叹子口气，曹正鹿道：

“蒙狄兄如此器重垂助，即令在下好生惭愧。”狄洵心里已做了决定，转头道：

“小郁、小雯，见过几位大爷。”

两姐妹急急移近了两步，衿衿施礼道：

“小郁小雯见过三位大爷。”

曹正鹿赶快还礼，高声道：

“两位小姑娘聪明伶俐，生得一模一样，倒是在下生平仅见！”

小雯眨眼道：

“大爷能不能分辨我们两个？我是小雯，她是我姐姐小郁……”

狄洵不禁笑了笑，道：

“小雯，在曹总镖头面前，如此无礼，也不怕人家笑话？”曹正鹿忙道：

“不敢！的确分不出，实在太像了，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，两人都一样是最出色的小美人。”两姐妹双颊飞红，睁大眼睛，带着微喜的神色望向曹正鹿。

狄洵又现出他原来淡淡闲闲的神情，道：

“总镖头‘回春翁’你们如何安置呢？”

曹正鹿望向狄洵，沉声道：

“他与我们的人一样的打扮，杂在一群人中，等我们晚上落脚时，再为两位引见。”

狄洵点点头，道：

“那我们即刻起程吧，总镖头？”

曹正鹿对狄洵点点头，转首沉声道：

“陶镖师，挪出三匹快马，给狄大侠三人骑坐，吩咐下去，即刻起程。”

陶望安恭谨的答应一声，迅速飞身而去，很快的牵来三匹体毛发亮的骏马，高大英威，一看即知是难得的千里马。

狄洵谢了一声，与小郁、小雯各自翻身上鞍，陶望安也呼哨一声，率着众人，向前行去。

曹正鹿一直与狄洵并肩而行，他伸手拭去额上的汗珠，兴奋的道：

“狄兄，实不相瞒，有你同行，在下心里踏实多了。”狄洵笑笑，道：

“总镖师谬奖了，区区小事，不必挂齿！”

曹正鹿略一沉吟，低声道：

“狄兄，再行百里，就到了‘矽风谷’，咱们在那里可以打尖休息，只是在那附近有一个人，咱们不得不防。”狄洵淡淡的道：

“此人名号为何？”

曹正鹿左右看了看，放低了声道：

“‘乌金板’申一康。”狄洵用手抹抹额角，道：

“此名似曾闻及，但亦非特别响亮，总镖头跟他结有梁子？”

曹正鹿嘴巴动了动，似是难以启齿，他窘迫的干咳了两声，道：

“有一年，本镖局保了一趟镖，经过‘矽风谷’因有多人抢镖，随行镖师与之发生争斗，却在混乱中，误杀了前来调解的青年人……”

狄洵闭闭眼，道：

“这名青年人与‘乌金板’申一康又有什么牵连呢？”曹正鹿尴尬的一笑，道：

“那个青年人原来是申一康最钟爱的徒弟，而且……据称此人乃一正义之士，倒是咱们理亏了，自此梁子就结下了。”

狄洵点点头，在起伏的马背上想了想，又道：“此事发生后，那申一康难道没有采取报复的行动吗？”曹正鹿苦笑了一下，道：

“说来也着实丢人，为了这码事‘百会镖局’可真是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，那趟镖的镖师回到局里，就尽遭杀害，一个也不存，那些可都是本局优秀资深的镖师，自此本局买卖就一落千丈……”

狄洵牵动了一下唇角，淡淡的道：

“杀人偿命，贵镖局付出代价已是够了，为什么……”

曹正鹿叹了口气，道：

“走镖真是刀口上舔血，水里来火里去，想在道上平安的来去，凭的可是礼数，对于各路朋友，招呼周待，最忌讳得罪人，坦白说，一个镖局能有几个真正的硬把子？申一康放言出来，只怕‘百会镖局’的人经过他的地盘，格杀勿论！”

狄洵望着两旁缓缓移后的景色，他的思维深入了一个问题，半晌，他慢吞吞的道：

“总镖头，以在下看来，贵镖局这行人各个身怀绝技，不是普通的平凡镖师。”

曹正鹿苦笑道：

“狄兄果然好眼力，这些人有一大半不是镖局里的人……是在下向‘三义帮’，借来的一等高手，此行任务艰巨，非本镖局所能应付的。”

狄洵点点头，安详的道：

“原来如此！总镖头，非是在下冒昧，‘青藏派’为什么会挑上贵镖局呢？像‘圆通’‘威武’……等镖局在道上从未出过事，他们或许都比贵镖局人手更足……”

曹正鹿的双眉微结，沉重的道：

“在下也不知这是幸或不幸，‘青藏派’认为本局信誉尚好，而名头不是很健，注意的人可能少些，所以这趟镖是相当隐密的。”

狄洵不再说话，此事实闻所未闻，为了一人，出动这么多人，担了如此大风险，人多嘴杂，如何能隐密呢？

他对“三义帮”组织并不很了解，不知道曹正鹿跟“三义帮”关系如何，怎么能请出“三义帮”这么高手相助！

但是，“三义帮”是武林黑道上最为歹毒的帮会之一，这是众人皆知，他们不讲江湖规矩，不谈情感道义，谁也不愿意招惹他们，而现在曹正鹿跟“三义帮”挂勾，这使狄洵十分困扰，多少也带着些为难。

狄洵自出道以来，从未与“三义帮”有过纠葛，所以对他们并不了解，

但他耳闻目见，所听到的片段极为不少，他们个个都是狼上加狼，滑上加滑。

名和利，一般人不容易看透，“三义帮”为了利之所至，用的手段阴诡残酷，恐怖至极，或许曹正鹿答允了什么优厚报酬那也是有极大的可能性的，只是此话却不好开口直问。

狄洵，道：

“刚才提至‘乌金板’申一康，为了息事宁人，贵镖局为何不避开此路，另择行程呢？”

曹正鹿微喟了一声，道：

“经过‘矽风谷’是到‘青藏派’最近的捷径，因为时间紧迫，只得闯他一闯。”

狄洵淡然道：

“这‘乌金板’申一康有多少手下？贵镖局如今有这么高手相助，畏他为何？”

曹正鹿摇摇头，叹道：“此人一向高傲，不喜与人打交道，功夫却是了得，也就是去年的事，他一个人直捣‘白骨门’，杀得尸横遍地，自此，‘白骨门’在江湖上，算是烟消云散，不再存在了……”

狄洵注意到曹正鹿的神态，而且他也明白对方心中想些什么，想说什么，但他不再多言。

静静的，耳朵里响着清脆的蹄声，曹正鹿瞧着狄洵目光中似有所求，似有所言，但是，他嘴唇蠕动了几次，终于又将一肚子话咽了回去，眉宇之间泛起一层隐隐的，却极为浓重的忧郁。

一行人已走出崎岖的羊肠道，这条窄窄的土路比先前的，宽敞了许多，再过一会，他们就可以走出山区，到平坦的路上了。

狄洵望着曹正鹿被风吹乱的长发，心想道：

“这位总镖头，不管怎么说，做的总还是正派生意，如此装束不但惹厌，而且有些扎眼，真是一样米养百样人，各有各的样。”

目光投注在路前，曹正鹿低沉的道：

“咱们这一趟，到了‘矽风谷’能避则避，万一避不过申一康，那……”

他十分为难的沉吟了一下，艰涩的道：

“这事……唉……实在不好启齿，这事还……还望狄兄……”狄洵侧着脸望着他，道：“在下即允为此事效力，自当全力以赴，总镖头之意，在下知道。”

曹正浩惊喜的睁着眼，有些口吃的道：

“狄兄……真是古道热肠……在下感激不尽，实不相瞒，对此人……在下颇为忌讳……”

狄洵闭闭嘴唇，笑了笑，道：

“遇上了再说吧！”

曹正鹿轻轻拍拍马头，忽然沉默下来。

狄洵瞥了对方一眼，低沉的道：

“咱们若不在‘矽风谷’打尖，或许即能避过此人……在下之意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在此时候，最好别有风波……”

曹正鹿将长发往后拂了拂，郁郁的道：

“出了‘矽风谷’，就没有打尖休息之处，人马都无法承受这么长远的跋涉，实无其他办法可想，在下也只得冒险。”

狄洵淡淡的道：

“该来的就让他来，浪迹江湖，这些风险也是免不掉的。”徐徐的走着，一行人已行上坦途大道，道路两侧，都是绿油油的田野，景致赏心悦目。这条路迤迤向前，远远的，可看见一条蜿蜒的河流，在河之边可看见一片高短参差的屋舍。

曹正鹿用手朝远处的那条河一指，道：“沿着那条河走，就可以到‘矜风谷’了。”现在，太阳已经爬得老高了，渐渐有炎热的味道，不觉令人有一丝渴望想跳到水里去泡一泡，好好洗刷一路的风尘。

一行人，策骑骑马，他们沿着这条长河的堤边进了一个小小的集镇。

他们一路直线进入这小集镇的唯一街道上，他们缓缓而行，不惊动附近的农人，尤其他们怪异的装扮，浩大的队伍，的确容易令人侧目。

曹正鹿回望一个汉子道：

“已是正午了，这附近可有饭铺？吃饱饭才好赶路。”有一名汉子，策马移近一点，恭身道：

“已经有一名弟兄前去吩咐了。”

曹正鹿吁了口长气，嗯了一声，道：

“那就好，你在前面引路吧！”

这位汉子恭谨的越过队伍之前，带领一行人，来到一个简陋的短房前停了下来，先行派来“百会镖局”的弟兄立在门外，恭迎曹正鹿等人。

门前的汉子趋前，对曹正鹿道：

“这里只有这一家馆子了。”

曹正鹿瞧着狄洵微微一笑，道：

“在这穷乡僻野，有一家小店已是不错了，吃个粗饱方是正事……”

他又侧身对那名汉子道：

“吩咐造饭了没？”

“嗯！已经订好了二十多人的饭食，还有马匹的饲料，马上就好。”

这家饭铺连块招牌也没有，简简陋陋，稍高的人还得弯身才得进去，除非来过的人，否则不注意到这家营业中的饭铺，它与寻常农舍，外表无二致。

第九章

这时，从店里迎过来一个干干瘦瘦的老头子，满面堆笑，腰间围了一条围裙，看来颇为忙碌，招呼一行人到店面坐。

这位干瘦的老者，哈哈笑着，道：

“各位请进，小店能有各位贵宾光临，真是三生有幸……”

曹正鹿微微一笑，道：

“老丈，多叨扰了，请你快给大家弄好吃的，我们等着赶路了。”老人一面连呼不敢，一面殷勤的迎客入内，里面陈设非常简陋，就些旧旧的短桌短椅，不过收拾得倒很干净。这些人看来虽很粗犷，但他们都刻意隐瞒自己的身份，所以不敢大声叱喝，中规中矩的坐下，小声交谈，不敢造次！

或许曹正鹿一行人有意造成别人的误解，把他们当成商贾吧！只是他们的装扮太扎眼了。

狄洵望望这家饭馆，里面其实不算小，只是一下子挤进了二三十人，难免拥挤一点，桌椅虽旧，但皆擦洗得干净，倒是四面墙有些斑驳，岁月无情的痕迹，历历在目。大家都坐了下来，他们的队伍之中，大概有怎么样的分队，所以显得非常有秩序。

狄洵朝周围看了看，对店里一位正在端茶送水的伙计道：

“贵店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吧？”这位伙计在老板的叱喝下，忙得团团打转，听得狄洵的话，笑道：

“一百多年了，已经传了四代了。”

狄洵颌首笑道：

“如此说来，还是间百年老店了，一定很发财吧，看你们红光满面的。”这名伙计露出他满口黄牙，道：

“混口饭吃嘛，仗着各位客家赐赏……”

狄洵沉思了一下，低声对曹正鹿道：

“总镖头来过这个地方吗？”

曹正鹿下意识的朝狄洵一望，回道：

“没有，其他弟兄有的来过，保镖嘛，大江南北，几乎都跑遍了。”

狄洵及小郁、小雯及曹正鹿、陶望安、范廷六人坐在角落的桌子，这里舒适些。

狄洵本来好像还有话说，一眼瞥见提着茶壶的干瘦老者过来，忙住了口，等他为大家倒好茶，堆着笑离开时，狄洵低沉的道：“总镖头，咱们小心一点！”

曹正鹿愣了一下，压着嗓子道：

“狄兄，你看出什么……”

狄洵一笑道：

“没什么，我们随时都留点神，总是好的。”曹正鹿尚未说什么，瞟了干瘦老人一眼，他正满面笑容的走过来，道：

“大爷，小姑娘，要吃些什么？”

曹正鹿因为狄洵的话，有了点戒心，淡淡的道：“越快越好，只要能填满肚子的就可以。”

老者恭谨的连声答道：

“是，是，是，马上好，马上好……”

一面说着，赶快到后面张罗去了，店里还有一名汉子不时给他们送茶递

水。

他们一面喝着茶，一面低声交谈。

狄洵沉沉一笑，道：

“在下还没见到主角呢！‘回春翁’是哪一位，可否让在下与之见见？”

曹正鹿一拍额际，带着三分歉然的道：

“你看我都忘了……”

手一挥，范廷即附耳过来，曹正鹿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说，范廷缓缓点点头，站起来走开。

狄洵知道曹正鹿是让范廷去请“回春翁”，他不好盯着他往那边走，只好跟曹正鹿等人谈笑起来，等着这名怪人出现。

狄洵喝了口水，即见范廷一个人面孔涨红的走过来，在曹正鹿耳边说了几句话。

曹正鹿不悦的瞪了范廷一眼，为难的皱眉，呐呐的道：“狄兄，这怪人……”

狄洵含蓄的一笑，道：

“他不肯来会会在下？”

范廷淡然踏前一步，迟疑了一下，慢慢的道：“他……他说……”

曹正鹿低叱一声，微怒道：

“范廷，不得无礼……”

他似乎有些激动的盯着狄洵，眼睛闪耀着一股奇异的光芒。

狄洵心里浮起一丝隐约的感触，他一点也不感到愠怒，虽然出道至今，从未有人怠慢过他，但这只是个人喜厌不同，他不会太在意。

狄洵轻一摆手，和善的道：

“不关范兄的事，即使如此，那就算了，在下不再提起便是，总镖头不必为难。”

曹正鹿有些失望的瞧着狄洵，为难的耸耸肩，苦笑了一下，道：

“这人生性孤僻，恃才傲物，心高气狭，加上一身不弱的功夫……他道，他不是来认识朋友……”

狄洵脑海中掠过一道闪光，他已大略猜到了“回春翁”对范廷说了些什么话，于是，他平静道：“如果有幸，在下还想见识一下，这位“回春翁”不弱的功夫……”

才一会儿，酒饭，鸡鸭鱼肉已经摆齐了一桌，狄洵不觉奇怪的咦了一声，对那名伙计道：

“小二哥，灶房里的人手，一下子就整治了如此丰盛的酒菜？”

这名伙计恭谨的一笑，道：

“大爷赏光，小店当然得加快点，岂能怠慢了各位贵客。”

狄洵笑笑，道：

“你不但手脚快，连嘴舌都伶俐啊！”

枯瘦双手捧着盘子，给各桌分别递上热腾腾的馒头包子，还有其它各色菜肴，令人食指大动。

曹正鹿正与狄洵谈论到一件武林的奇事，话至中途，两人并不急着用餐，其他的人当然不敢比他们先用膳，大家等着曹正鹿的动作。

有人讲话，但声音很低，有一个汉子接过那名伙计的竹箸时，笑道：

“小二哥，你是新来的？以前没有见过你……”狄洵耳尖，这几句话，

蓦地像针一样刺进了他的耳中，他缓缓垂下目光，而谁也没有察觉，他的目光里在此刻已充满了酷厉之气。

他迅速把目光移向那名伙计，见他腰间系着一条与掌柜的同样的围裙，穿着一身油腻的衣裳，没有什么地方不对劲！

这伙计一面打着哈哈，一面在桌子的空隙间转得团团舞，急忙将盘中菜肴逐件摆到桌上，没有丝毫值得起疑的地方。

或许自己估量错了，或许自己太多疑了，但是，狄洵最大的缺点，也是最大的优点，他对自己非常有信心，比对任何人，或任何人对他，都要来得更甚，他相信自己。这时，这名伙计拿来酒杯，狄洵看他双手粗糙，油污遍布，他的手法十分熟练，忙得一张脸竟是汗珠，但始终带着职业性的讨好笑容。

狄洵半侧着脸：“你是新来的，小二哥？”

他似乎有此迟疑的看了看狄洵，嘴巴翕动了一下，道：“是啊，刚来不久……”

狄洵随便挪挪桌上的盘子，忽道：

“你的动作不像个新来的……”

这人震了震，忙道：

“呃！习惯了，习惯了……”

一面慌忙的应着，一边急匆匆的就往膳堂后的小通道行去，他刚走了两步，自言自语道：

“再为各位贵客多端两壶酒……”

狄洵的脸色极快的僵硬了一下，此时，曹正鹿以主人的身分遍斟过酒，举起杯来，笑道：

“狄兄，两位小姑娘，恭敬各位一杯，在下先干为敬。”狄洵拿起杯子，眼神里显露出一股古怪而奇异的色彩，他苦于不知如何表示，心头一急，正待出言相阻，曹正鹿已一仰头将杯里黄澄澄的酒液倾口而饮，一滴也不剩。狄洵不吭声，酒液在他一举手，一仰头之际，完全丝毫不露痕迹的流进了他已松开了的衣袖里，他不能明言，但他可以观察。

小雯微微蹙眉，低声道：

“少爷，我不敢喝酒……”

狄洵望望她，温柔的道：

“你不要喝，你跟小郁都不要喝！”

曹正鹿呵呵一笑，道：

“不成，两位姑娘一定要来一杯，来，在下敬两位小姑娘一杯……”

那边，走过来一名汉子，躬身道：

“总镖头，咱们……”

曹正鹿豁然大笑，道：

“看我多糊涂，只顾与狄兄说话，都忘了你们了，你们开始用膳吧！”

“百会镖局”，虽只是个买卖组织，规矩就跟一般江湖组织并无两致，总镖头宛如是帮会首脑，地位十分崇高，没有两下子怕也治不了这么多高手，狄洵更加佩服眼前的人。狄洵对转身而去的汉子，低沉的道：

“日正当中，饮太多酒只怕不宜，各位弟兄多用些饭才是正事。”曹正鹿望着狄洵，见他说这些话时，表情淡漠而生冷，同桌的人正觉得有些茫然，那名汉子微怔之下，迅速的回至自己座位上。

曹正鹿对狄洵又敬了几次酒，方才举起竹箸用膳，行了大半天，大伙儿都饿了，狼吞虎咽一番，个个俱皆酒足饭饱。

于是——

曹正鹿缓缓站起，高声道：

“休息片刻，咱们即刻启程……”

曹正鹿抹抹额角，摇摇头，慢慢的道：

“怎么才吃饱饭，反而觉得四肢无力，头昏……”“啊！”他突然惊叫出声，满脸惶急，面色白中泛青的叫道：

“狄兄，这酒菜……”

狄洵心中连声叫苦，果然遭了人家的道，他扶住曹正鹿，道：

“总镖头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
曹正鹿甩甩头，没有回答狄洵的话，“百会镖局”的弟兄已经有人不支倒地了。

整个膳堂中一下子只听得桌椅翻倒碰撞之声，还有兵刃落地的乒乓声。

狄洵猛地一拍桌面，沉声道：

“小郁、小雯，阻住小二！”

两姐妹在微怔之下，如一阵风似的拐了出去，没有任何迟疑，人影扑飞中只见黄色的衣袖拂舞，待在内室的伙计及枯瘦老人已被捉出去，两人像中了风一样呆站着愣在那儿。

小郁又往里面搜巡了一遍，没有见着其他的人，才回至膳房内。

显而易见的，毒是下在酒里面，因为狄洵及两个姐妹花都没有喝酒，方能幸免！

功夫较差，抵抗力较弱的人，都已倒在地上，有的人虽然勉强支持，却也渐感不继了。

狄洵没有解药，也不知如何是好，见昏迷时并无痛苦之状，想这毒可能只是迷药而已。

没有人哭叫，都是静静倒下，后倒者迷迷的，根本也无法帮助其他的人。

看来“百会镖局”的人，全都喝了酒，狄洵不免有些懊恼，自己心中虽然疑心，但又见不出疑点，只得听其自然，想不到竟真有此结果。

范廷也已缓缓的躺下，小郁、小雯跑过来跑过去，却也不知该怎么办，只能让他们躺得舒服些，但都无际于事。狄洵扶着曹正鹿，小郁扶着陶望安，小郁吓得粉脸发白，道：

“少爷，怎么会这样，怎么回事？”

狄洵将曹正鹿放好，也将陶安置好，他知道眼前的事只有一件的来，千万急不得。

枯瘦老者表情也好不到哪里去，面色白中泛青，他的嘴巴大大张着，一双小眼睛似被定住了一样，连转都不会转了。

那名伙计目光下意识的向狄洵瞥去，不由满脸惶急畏惧。

狄洵看看整个膳堂横七竖八的躺满了人，除了他们主仆三人外，无一个“百会镖局”的人是站着，或坐着，情况实在不妙。

狄洵冷淡的道：

“小郁你到前面，小雯到后面，如果发现任何人，绝不能让他们跑掉。”

两人答应一声，迅速转身，一人奔至门口，一人掠进小通道进入后面。

狄洵朝老人及那个伙计看看，道：

“这是两位的杰作，你们很满意吧？”

老者一哆嗦，手中握着一块抹布，大张着嘴巴却说不出话来。

狄洵面色一变，这是一种仇恨与愤怒的表示，一点不错，他不会容许有人在他面前对自己朋友下手，一点也不能！

但是，他很快的恢复本色，平静的一笑，他淡淡的道：

“哪一位告诉我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老者满面祈求委屈之色，嘴巴一再翕合，却仍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模样儿好生可怜，有意无意的瞥瞥那名伙计。狄洵洒脱的拂拂衣袖，安祥的道：

“老丈，不用看他，你只要看着我说话就可以了，是我在问话。”

老者祈求的叫道：

“大爷，小的不知道……真的没有……”

老者用抹布拭去流在两颊的汗水，手在不停的抖，大大的喘了两口气，嚅嚅的道：

“大……大爷……我真的……没有……”

狄洵微微一摆手，道：

“换这位伙计说说话吧！别尊口也不开一个，怎么样，伙计！”

那名伙计的脸色更青了，他哭兮兮的道：

“大……大爷，这些爷们……或许在外……头受了风寒什么的……小的有……天大的胆……也不敢下……下毒……”

狄洵闲闲的一笑，道：

“下毒？下的什么毒，嗯？”

此言一出，这名伙计禁不住神色一变，他咽了一口唾液，艰涩的道：

“大……大……大……爷，怎么……”狄洵狠狠的瞪着他，怒声道：

“好朋友，别在‘降魔’面前要把戏，你知道不会有好结果的！”

这伙计的表情十分难看，犹豫的对狄洵瞥了一眼，颤声的道：

“你是……是‘降魔’狄……狄洵？”

狄洵重重一哼，道：

“正是，好刁滑的小子，你终于不打自招自己是个江湖中人了！”这伙计仿佛明白了一件什么事似的，几乎不易察觉，怔了一下，他十分清楚目前的形势，只要稍有妄动，只怕自己要成了肉泥了。

他神色一硬，变得十分平静的道：

“好，好汉做事好汉当，毒是我下的，我只后悔菜里来不及下，让你逃过了。”

狄洵看看那老头儿，老头儿表情又是想哭，又是惊恐，又是喜悦。

这老头儿苦笑一下，轻轻张开嘴巴，道：

“不关我老头子的事，我……”

这名伙计转头朝老头儿看了看，似乎咬了咬牙，像是在警告他。

这一举一动，一眼一目，狄洵全看在眼里，他暗暗摇摇头，道：

“好朋友，说吧，不要我问你，有什么该说的，你现在自己说吧！”

狄洵眸子里的光彩在微微闪动，尖厉的凝视着对方，那在双目中掠闪的光彩，就仿佛两股隐隐灿流的电光，狠狠的不带一丝情感。他只是目光定定的注视在伙计的脸孔上，气氛宛如僵冻了，隐隐的，弥散着死亡……

那伙计仍然没有吭声，狄洵淡淡一笑，道：

“如果让我开口问你，你将会尝遍了你想象不到的痛苦滋味！”

那伙计暗一迟疑……

蓦然——

他的左手已猛然一探，握着酒杯一下子全泼向狄洵的面孔，东西甫一丢出，身形一旋，右掌已握着一柄精亮的锋利匕首！

狄洵微一侧身，已避过了那酒液，瘦削的身躯美妙的一斜，几乎没有看见他有任何动作，那伙计已狂叫一声，打个转翻了出去。

有一大口鲜血从他口中喷了出去，接着又是一口，一大蓬热糊糊的鲜血四溅飘洒。

狄洵闪电般跟着掠进，在那伙计的翻滚之势尚未停止的时候，他的五掌猝然竖劈，一把将他身驱提了起来，他已软绵绵的了。

狄洵厉叱一声：

“想活命，你就老实一点，在我面前没有你动手的机会！”

这人手脚，像害了羊痫疯似的抽搐颤抖不停，鼻孔与嘴巴一起出气。

狄洵冷冷一笑，道：“你为什么对我们下毒？谁让你来的？你下的什么毒？好朋友，你会说实话的，是不是？”这人浑身不停的抽搐抖索着，面孔五官已因这巨大的痛楚而完全扭曲得变了形，他只管一个劲的抖，一个劲的喘气……狄洵一手紧抓着对方衣领，一手指着，冷漠的道：“好朋友，不要嘴硬，你应该知道，这只是个开始，好的还在后头！”

这人满脸的鲜血，他整个形态现出无比的凄厉与惨怖……

狄洵咬咬下唇，一抓紧在对方后颈的五指，威胁的道：“朋友，一个人的耐性是有限的，如果你再不说，在下只怕失去耐性了！”

那人蓦地睁大眼睛，嗓子颤抖得完全变了音的凄惨的吼着：

“狄洵，我没有要害你，既然落在你手上，你有种就杀了我，看老子的脖子够不够硬！”

狄洵沉吟了一下，他冷酷的道：

“我想挖了你的眼睛！”

这几字像一把把的利剑刺在心上，那人紧闭着眼，呼息急促，胸口急剧的起伏，面孔上布满了斑斑驳驳的血丝血浆，看得出他在死命咬着牙关，狄洵的话，他装成没有听见。

狄洵右手食指一竖，正待向那人的眼眶……一声凄厉的惊叫声响起，那人狂怒的叫道：

“狄洵，算你狠，老子华毅算栽了……”

狄洵收回食指，冷淡的道：

“你叫华毅，哪一个门派的？为什么目的而来？这附近还有多少人？还想用什么手段来暗算我们？你最好快说！”这汉子蓦然“呸”了一声，带着血水的唾液四射，他抽搐着大笑……

“狄洵，我不会回答你的话，算我倒楣，本来我不知道还有一个你，否则也不会用这种脓包手法，我认栽了……”

恰好这时，地上有一个冷厉的声音响起：

“虽有几分骨气，人却笨了些！”

狄洵忽然笑了笑，平淡的道：

“兄台睡了个好觉吧！”

有一条人影从旁边的一张桌子底下一跃而上，掠到狄洵的面前，口中叫道：

“小子，你的确有两下子，比起这些窝废要强的太多了。”

这人一身黑衣，打扮与“百会镖局”的人没有两样，一蓬鸡窝也似的头发乱七八糟的顶在脑袋上，却生了一双细眯眼，怪里怪气的！

听他说的话，狄洵已经猜出他的身份，不由亮了亮眼睛，端详起这个人。

这人的细眯眼睁了一下，冷涩涩的道：“我跟你一样，一张嘴，两只眼睛，没什么两样，你看我干什么？”

刚才说完，突然厉叱一声，大弯刀偏过刀口就猛斩下来，喝道：

“我杀了你这兔崽子！”

狄洵一把将手中的俘虏扯开，大弯刀“咔嚓”的一声，将一条木凳砍成两半，这人一看一刀未着，正待一个回身再斩，狄洵忙道：

“兄台，请慢点！”

狄洵又对那伙计冷淡的道：

“朋友，在下已经给了你很多次机会，你实话实说，在下保证不再动你一根汗毛。”

这伙计强行镇定，怒叫道：

“哼！我死了，自会有人来替我报复，你早晚要赔我命的……”暴吼一声，从地上爬起来的那人，重重一刀劈在这人的头颅上，骨骼的破裂声清晰传来，这人连“嗯”一声都来不及，头颅被削去一半，直射向墙壁，又“砰”的一声反弹了回来。

狄洵轻啜了一声，左臂用力一抖，在一片“哗啦啦”的破碎声中，这人的尸体冲出了窗外，“砰”的重重落地。一边，那名枯瘦的掌柜，双手蒙着脸，全身不住的抖索，狄洵道：

“老丈，这人是谁？你是被逼的？”这老头吓得神魂出窍，他活了一大把年纪，什么时候见到过这等残酷、狠毒、恐怖的场面，他哪还能开口说话呢！黑衣人兜起一脚，踢翻了桌子，在满桌菜肴的溅飞中，他闪身向前，左右开弓的给了这老头十几个耳光，打得老头满嘴的鲜血与牙齿齐喷，一手抓起他的头发，狂怒的道：“你跟他明明同路，你有多少道行，敢在老子面前装哑巴？”

狄洵摇摇头，慢慢的道：

“兄台，这名老丈是个老实人，他一定是被逼迫的，你不用如此对他！”

黑衣人干咳了一声，沉沉的道：

“我看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留他在世，也没什么用。”狄洵淡淡一笑，道：

“除恶务尽，可是千万不可伤及无辜，乃是道上的规矩……”

此时，膳厅的小通道里，已匆匆奔出一条人影，那是小雯，一见狄洵，已气极败坏的道：

“少爷，我在外头搜了许久，没见着什么人，可是，发现了一个老太婆的尸体丢在后面的菜圃里，是被杀的……”

在黑衣人手中的老头儿身体一软，悲切的道：“我们老夫妇，与人又无冤无仇的，他们为什么要杀老太婆，为什么……”

巨大的泪珠滚滚而下，狄洵知道老年丧偶，突遭横祸，实是人生一大不幸，将他从黑衣人手中拉了过来，同情的道：“他们是谁？我为你们报仇！”

老人双目中闪过一片光彩，他释然的道：“都是些凶神恶煞，怎么知道他们是谁，这是劫数……”

话未完，猛地——

老人撞向黑衣人手中的大弯刀，一命呜呼！

黑衣人平时必定来得及抢救，但他没有，好像别人的生死与他无关，他视若无睹的坐了下来，一动不动，懒洋洋的道：

“呃，如此倒省事！”

狄洵沉默的望着黑衣人，哼了一声，道：

“‘回春翁’，你是个医生，如何见死不救？”

黑衣人骤听之下，不由一拍大腿，很佩服的朝狄洵笑道：

“好小子，狄‘降魔’可不是浪得虚名，照子果然是雪亮的！”

洵狄微微摆手，淡淡的道：

“比起前辈，在下这两下也没有什么超人之处……”

这人果然是神医“回春翁”，他一向自大大狂，难得佩服他人，此时，大笑着迎上前，大拇指一伸，满脸敬仰的道：“老夫活了一大把年纪，你还是头一个叫我佩服的人，哈哈，难得！”

狄洵轻轻拂动衣袖，懒洋洋的，却又那么洒脱，淡淡的道：

“过奖了！”

“回春翁”润润嘴唇，低沉的道：

“小老弟，你对我似乎不太满意？哼，江湖中还没有人敢看轻我……”

狄洵含有深意的一笑，道：

“在下不敢，只是见前辈对别人的生死如此淡然，不禁有点不服！”

“回春翁”红着脸，带着少见的羞涩，道：

“老夫一生学医，救过不少人，但也见过不少死人，难得对生死看得平淡，听你如此一说，倒觉得自己太麻木不仁了。”

狄洵颇为欣赏“回春翁”这种坦率的个性，心想：

“江湖中传言，‘回春翁’为人古怪，喜怒无常，孤傲不拘，倒有点言过其实，怪是怪了些，还不致于不近人情……”

他正想说什么，忽然“回春翁”赶上一步，握住了他的手，豁然大笑，道：

“你我虽是初识，人之相交，贵在知心，老夫颇有相见恨晚感，怎么样，咱们当个兄弟如何？”

狄洵想了想，对方年纪比我大了一大截，如果结拜，自己已占了便宜，对方又是如此诚恳、热情，怎能拒绝？断然道：“萍水相逢，蒙如此看重，在下实觉宠幸，此情永志于心。”

“回春翁”双手乱挥，忙道：

“自己兄弟，别说这么俨然，总而言之，一切就是一个‘缘’字。”

狄洵双手抱拳，淡淡一笑，道：

“那在下如何称呼？”

“回春翁”一仰头，呵呵大笑，道：

“人称我‘回春翁’，名字早忘了，你干脆就叫我一声翁兄好了。”

狄洵微微一怔，不禁笑了笑，他略略躬身，温和的道：“恭敬不如从命，如此，小弟这厢有礼了。”“回春翁”呵呵大笑，道：

“狄老弟，你非俗人，何必如此拘泥于礼，大家随和一些！”

两人手握首手，彼此真挚的相望，有一股浩瀚而澎湃的情感充实在两人胸膛里，他们有千万句话要说，但是，太多了，在这瞬息间，任什么也表达

不出来。

他们没有再说什么，让一片寂静笼罩，但在寂静里，却有着只能意会的了解与真挚。

半晌——

狄洵眨眨眼，淡淡的道：

“翁兄，地上的这些朋友，就劳你费心了。”“回春翁”点点头，吩咐小雯、小郁到后头取些水来，四人为昏迷的“百会镖局”的弟兄服了解药，忙了好一会儿，总算大功告成！

“回春翁”咬咬牙，道：

“搞什么鬼，找这些窝囊废来保护我？还是我保护他们。”

狄洵闭着嘴，故意道：

“在下也是好意来保护你的，翁兄却连理都不理，看来这年头，好人难为……”

“回春翁”双手乱摇，像要摇掉缠在腕上的两条毒蛇，道：

“小老弟，这不能怪我，范廷那小子来说有一位江湖上的大人物要见我，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，不可一世，呸！我‘回春翁’还吃这一套？”

闲散的一笑，道：

“在下还以为翁兄一听小弟贱号甩都不甩呢！倒是范廷没有把话说明白。”

“呸”了一声，“回春翁”翻着眼皮子，道：“这小子成就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，一见就叫人打从心里不喜欢。”

小雯两双眼睛盯着地上的大汉，老半天，急道：“唉呀，急死人，他们要到什么时候才醒来，不是给他们服过药了吗？”

“回春翁”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不碍事了，我用的药都是很名贵的，下太多了，实在可惜，反正醒得来的。”

狄洵笑着摇摇头，没有再说什么，“回春翁”朝他古怪的笑笑，道：

“这两位小姑娘是谁呀，水葱似的，真漂亮。”狄洵眨眨眼，道：

“小郁，小雯见过……翁大爷，她们两个是在下的随身丫鬟，很伶俐的。”

“回春翁”点点头，眼睛一亮，笑道：

“小老弟艳福不浅，老夫第一次见到如此美丽的小姑娘……”

小雯涨红了脸，惶急的道：

“大爷，你爱说笑……”

狄洵目光里有一股冷森森的意味，他平静的道：“翁兄，你看这是哪路上的朋友下的手？”

“回春翁”哼了一声，道：

“依我看，八成是‘洪威党’那群扁毛畜牲玩的把戏。”狄洵牵动了一下唇角，安详的道：

“是翁兄与‘洪威党’有过节？”

“回春翁”恨声道：

“哼！这些狗养的东西，多年前我救过一个自称是‘洪威党’的人，我见他一表人材，满讨人喜欢，因此把他留在身边，谁知他竟是‘洪威党’的叛徒，他们找了很久，才打探出人在我这里，他们派人来要，却又狂傲的很，他们如此蛮横，我如何肯放入……”

狄洵思索了片刻，道：

“那人现在呢？”

“回春翁”沉沉的道：

“叫他们给暗杀了，我‘回春翁’岂是如此任人欺压的？在事后，我与‘洪威党’干过五六遭，还宰了他们一个小头目，这些鼠辈就展开狙击的手段，真是卑陋无耻之极……”

狄洵平静的道：

“看来你的死对头还真不少！”

“回春翁”尴尬的一笑，道：

“他妈的，天下之大，老夫还看得过去的人还真少，实是没有办法，所以干脆找个没人的地方住下，少惹些麻烦。”狄洵闭闭眼，他领悟了“回春翁”这人为何仇家多的原因了，他喜好随性，看不惯的人和事，他就照自己的意思大闹一场，难怪需要动员这么多人来保护他，这老兄真有意思！

几乎不能察觉，地上的曹正鹿缓缓动弹了一下，狄洵俯下身去，低低的道：

“总镖头，没事吧！”

缓缓的，曹正鹿张开双眼，他怔怔的凝视着狄洵，一时好像搞不清楚什么事，怔了半天，又闭闭眼，忽然惊叫：“哎呀！不好！‘回春翁’……”

“回春翁”站在一旁，古怪的笑笑，道：“老夫还要靠你保护呢！你躺下来睡觉，我只好守着照顾你！”

曹正鹿站起来，红着脸呐呐道：

“狄兄，在下躺着的弟兄……他们没事吧……”狄洵摇摇头，道：

“都服了解药，大概都快醒了吧！”

曹正鹿闭闭眼，又睁开，目光里，有着无尽的关怀与忧郁，他咽下一口唾液，道：

“咱们栽了？”

他的心情，狄洵可以深切的感受到，拍拍他的肩膀，轻轻摇头，道：

“没有，下手的人栽了……”

此时，地面上开始有了声音，陆陆续续有人醒过来，大家好像睡了一觉，一时还不知究竟是怎么回事，面面相觑……

第十章

陶望安一睁开眼，急忙想站起来，却被狄洵一手按住，道：

“陶兄，不急……”

陶望安掩不住苍白与疲惫，暗哑的道：

“多亏狄兄……”

狄洵装作未闻，道：

“是翁兄的药灵验，否则在下也是一筹莫展，你们先歇歇，再做道理。”

陶望安刚站起，讶异地道：

“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莫非着了奸人的道？才喝了几口酒就人事不醒了……”

“回春翁”一脸不屑，嗤道：

“你们身负重任，却爱喝酒，老夫真要靠你们，早就魂归西天了。”

“百会镖局”上上下下的人，俱皆一脸尴尬，个个涨红了脸，当然，这其中还包括了由“三义帮”请调而来的高手。

尤其身为“百会镖局”总镖头的曹正鹿，他身经百战，闯荡大江南北，却因太大意，不想一家小小的饭铺会有什么邪门，却栽了个大跟斗，这要传扬出去，自己这张脸往那儿摆？“百会镖局”还做不做生意，只见面红耳赤，一言不发。

“回春翁”似笑非笑的，看了曹正鹿一眼，转过头来看看狄洵，但是，狄洵的模样却使他把溜到嘴皮子边缘的话硬生生吞了回去。

狄洵正满脸沉沉，那么古怪又寒瑟的注视着前方，嘴唇闭得像永远拉不开……

“回春翁”悄悄的道：

“小老弟，怎么，有什么地方不对吗？”

狄洵正在思索一个问题，目光不动，低沉的道：“翁兄，你认为对咱们下手的家伙如何？”

“回春翁”舔舔嘴唇，却摇摇头笑道：

“这小子那两下子，只够去卖卖杂耍，拿不出见不得人。”

狄洵凝视着前面，静静的道：

“咱们一行浩浩荡荡的二三十人，对头会只派这么一个人来对付咱们？那么对方未免有点低能！翁兄，你以为呢？”“回春翁”点点头，冷森森的道：

“小老弟，依你看……”

狄洵略一沉思，低沉的道：

“这附近可能已布满了敌人，因为他们确实盯上了我们了。”稍微迟疑一下，“回春翁”苦笑着点点头，低促的道：“想不到，我‘回春翁’会给自己惹了这么多麻烦，连出趟远门，都得不到安全保障！唉！我这是自找麻烦，活该！”

“回春翁”用那双黯淡失神的眸子看着狄洵，狄洵了解此人不是怕死，而是为了还有一位老友需要他的帮助，他不能出任何差错。

半晌，“回春翁”语声暗哑的道：

“老夫也不是怕死之辈，只是老朋友还等着见我一面呢……”

狄洵一听对方语气如此无奈，轻轻拍拍他的肩头，安祥的道：

“不会有事的，老兄！”

“回春翁”脸上仿佛有一丝疑惑，他略一沉吟，慢慢的道：“还得老弟你义助一臂之力……”

曹正鹿巡看“百会镖局”的弟兄后来到狄洵身边，淡淡的道：

“还好，弟兄们都没事了，不过这种迷药，本身并没有毒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……”

“回春翁”生硬的接口道：

“有什么后果，有我在，你们死不了的，‘青藏派’要我保护你们，可真找对了。”

“回春翁”对“百会镖局”的人，似无好感，一再出言相讥，丝毫不给对方台阶下，这叫夹在中间的狄洵颇感为难。

狄洵闲静的一笑，故意道：

“有朋友跟咱们开个小玩笑，其实也没什么，请各位兄弟们不用太惊慌！”

“回春翁”翻着细迷眼皮子，叫：

“老弟，你倒镇定，开个小玩笑？这是玩命的，就有人不知死活！”

曹正鹿难堪的手足无措，站也不是，坐也不是，离开更不是，只有任凭“回春翁”的冷讽热嘲，只是红着脸，却是作声不得。

狄洵笑笑，打个圆场，道：

“瓦罐难离井上破，武林中人，哪有从来不栽跟斗的？能记取教训才是真英雄！”

曹正鹿有些赧然的一笑，道：

“惭愧，惭愧！”

狄洵简单把事情经过述说一遍，也说了自己与“回春翁”见面之事。

曹正鹿面孔一热，用手扯扯自己披肩的长发，呐呐的道：

“还亏了两位，在下汗颜！”

“回春翁”沉默了片刻，道：

“老弟，依我之见，此行人多了反而不妙，咱们以为很神秘，对头却已经盯上了，不如咱们改变个方式，别这么多人一起走……”

狄洵凝注着“回春翁”，那两颗清澈而澄朗的眸子里，浮漾着一股难以言喻的柔和与真挚，一丝浅浅的微笑浮在唇角，低沉的道：

“翁兄的看法，与在下不谋而合，这大概就叫默契吧！”接着，狄洵把他跟“回春翁”的想法，简略的跟曹正鹿说一遍，道：

“人多，目标反而大，不如由在下代替各位，与翁兄单独前往‘青藏派’也许好些！”

曹正鹿干咳了一声，沉沉的道：

“拿人钱财，与人消灾，江湖中人重信诺，狄兄如此一来，叫在下如何昭信天下？”

狄洵目光中闪过一片光彩，道：

“总教头，朋友理当相助，就算在下给各位一个见面礼好。”

曹正鹿悲切的道：

“狄兄果是赤肝义胆，豪迈磊落，初次相见，在下感激之极，只是……”

“回春翁”怪异的瞥了曹正鹿一眼，道：

“少罗嗦，该付给你们的，‘青藏派’早已经给了，是老夫不要你们保护的，‘青藏派’怪不到你们头上的，不必假惺惺了。”

曹正鹿忽然沉默下来，过了一会，他郁郁的对狄洵道：“此事若传扬出去，‘百会镖局’今后如何在江湖上立足？在下……”

狄洵沉思了一下，淡淡的道：

“总镖头，在下与翁兄非多舌之人，请总镖头放心，此事断不会再由我们两人口中传扬出去，你大可放心，这是为大家着想。”

曹正鹿浓黑的眉毛微结，沉重的道：

“狄兄，非在下不自量力，亦非在下不知好歹，只是……”

“回春翁”极不耐烦，没好气的道：

“你们还得靠我保护，这不是给我麻烦是什么？别再多说，我的心意已定，就我与狄老弟两人走，谁也改变不了。”曹正鹿十分为难的沉吟了一阵，难涩的道：

“狄兄，你……”

狄洵仰仰头，闭闭嘴唇，道：

“在下有一个办法，两全其美，在下还是与翁兄一路前行，总镖头你率领兄弟在后面接应，如此目标不大，彼此又可互相照应，两位以为如何？”

此言一出，“回春翁”一拍双手，赞道：

“好，好，就这么办，还是老弟脑筋反应快些，就这样决定。”

曹正鹿心想，这倒也不失个好办法，如此对‘青藏派’也好交待，又可免去自己的人再出丑，当下点点头，表示同意。

当下，他们将路线商量确定，以及连络的办法互相交换意见之后，曹正鹿欣慰的一抱拳，道：

“此行固然险阻，在下等全力以殿后，尚请狄兄惠于臂助！”

狄洵淡淡一笑，道：

“在下与翁兄一见如故，不过与他同行，如此而已，总镖头切勿客套！”

饭馆的门口，匆匆奔进来一名“百会镖局”的弟兄，一见曹正鹿，忙道：

“启禀总镖头，弟兄有人发现在河的那一边有人鬼鬼祟祟的，一见咱们的人发现即拚命奔逃，现在范廷兄弟已率人追去，他交待回来向总镖头禀告……”

曹正鹿哼了一声，道：

“这下绝不能让他们活逃，一个也不要留，吩咐下去，即刻随我前往搜敌！”

那名“百会镖局”的兄弟喘了口气，连连点头，结舌的道：

“是……是……”

狄洵忙道：

“总镖头，别中了敌人的计，由在下及总镖头先行，其他兄弟随后救援！”

“回春翁”及陶望安亦接着表示自己也要会会对头。“这样好了，总镖头挑选几位兄弟与咱们同行，其余的人在此守护。”

曹正鹿点点头，神色显然十分焦急，匆忙的道：

“陶兄，由你率十五名兄弟在此留守，其余的人随吾等前往。”

陶望安非常不愿，但是总镖头之令又不能不从，只得恭应一声，膳堂中随即人影闪移，步履杂沓，在曹正鹿为首之下，纷纷快步行出门口。

他们一行人在原先报告的弟兄带领下，沿着河流匆匆赶去，在河滨有一大段泥泞地，可以看见泥地上印满了紊乱的足印，一路延展过去。

狄洵猛一提气，人已飘出了六丈之外，他在身形悬空的空儿徐徐吐气，

至力竭将落时又猛然再吸气，而就在他这吸吐之间，那条瘦削的身躯，恍若一片羽毛般随风连连闪出三十丈之外！

跟在他身后的“回春翁”有心与他较量，一见他掠出，脱口赞道：

“好精湛的轻功！”

他也有如脱弦之矢，起落宛如电掣射掠，迅速赶上了去。

片刻间，他们两人已将身后的一千“百会镖局”兄弟丢落了好远，除了曹正鹿偶而与他们齐肩外，其余的越离越远了。

脚印一路迤邐向前，所以不至走差了方向，却依然不见“君子仇”范延等人的踪迹。

曹正鹿赶上了狄洵，与他并肩齐奔，只见他悄然抹去鼻端沁出的汗珠。

“回春翁”一张面孔露出了愤怒神色，恨声道：“妈的，怎么到现在还不见鬼影子？妈的，莫非死光了！”因为有范延等人追敌而去，曹正鹿骤听之下，也不禁紧张起来，他有些惊疑的道：

“他们到底跑了多远？范延该不会吃了亏？这小子贪好善功……”

狄洵一招手，一跨步行了出去，淡淡的道：

“范兄一身功夫，对方想扳倒他，只怕也得费很大的劲，总镖头不必太过忧虑。”

忽然——

曹正鹿像是呻吟般叫了一声，前面不远处，有一个黑衣人蜷曲于地，他们都俯卧在地，混身染满了血迹，显然经过一场剧烈的拚斗。

他如此安静的躺在泥砂中，毫不动弹，当然，他那样的趴着，已经说明了一点，此人已经没有生命了，应该说已经失去生命了。

曹正鹿双目似欲喷火，他唇角抽搐着，脚步几乎停了下来。

“回春翁”毫不理会的继续往前奔去，他对别人的生死，一向不是很关心的。

狄洵用力拉着他的手，眼皮子也不撩一下，仍旧和没有发生过任何事一样平静。

曹正鹿一口钢牙咬得格格作响，语声自齿缝里进出，道：

“畜生……看我不活剥了你们……”

狄洵脚下毫不停顿，道：

“总镖头，我们会索回这仇恨的代价，要他们付出多倍的代价！”

曹正鹿紧咬着牙，紧咬着下唇，三人跃过一处沙堆，和几处突出的岸崖。他们来到一片河床，因河水有些干涸，所以露出一片河床空地，杂草丛生，却被践踏的乱七八糟，痕迹都还是新的。

在空地后面又有一处矮树丛，林树浓密，之间有一条小径。狄洵目光一瞟，冷冷的道：

“是了。”

“了”字尚在他的舌尖上打转，他人已四肢齐展，有如一头隼鹰般扑向树林里，在这一片随风摇摆的树林里，有几条人影正在跃腾扑搏。

一阵“噗嗤嗤”的践踏泥泞声，压倒了一大把较脆弱的矮丛，一个头束黑带的“百会镖局”的弟兄仆倒在泥水中，胸前犹冒着股股鲜血。

另一边，有一个身穿灰衣的凶悍大汉，他狂吼一声仰倒下来。

范延手中一柄锋利而宽阔的大弯刀，正自一名敌人的小腹中拔出来，还拉着一大段瘰疬的肚肠，带着浓浓的血腥味！

对方来的人不少，除了地上躺有八位外，还有六位身穿杂色衣衫，正与仅存的三位“百会镖局”的弟兄们做殊死之斗。

狄洵不容分说，身形在空中一个美妙的旋转，已在倏落中一脚踢翻了一名瘦小的汉子。

目光一飘，狄洵已看见了范延，正在与一个腰粗膀阔，满面横肉的高大汉子苦战着！

这名汉子，一双眼睛凶光熊熊，神态冷沉，精芒内敛最令人怵目惊心，他满脸的疤，这些丑恶疤痕，说明了他身经百战，而都生存下来了。

这汉子又胖又高，一身功夫又狠又辣，是一双肉掌，出手之间却是狂猛无比，带着一股可以拔山撼岳的阳刚之气！

他的招式变幻得千奇百怪，周遭的树草纷飞，范延被他逼得连躲闪不已，看得出他已是招架不住，只得咬紧牙硬挺！

狄洵一脚踢翻一名汉子之后，淡淡的一笑，身形如鹰隼般扑向那满脸黑洞疤痕的大汉，身形一晃，一招“降魔影”倏出，已自范延手中接过那大汉。

胖大汉子正眼也不瞧狄洵一眼，立即出掌相斗，狄洵“降魔影”再倏出倏收，这汉子轻蔑的随意一转，谁知他穿着的灰蓝色长袍下摆，却“嚓”的一声被削掉了一大块。

这“嚓”的一声，其实非常轻微，尤其在掌风之下，一般人根本听不出来，但对胖大汉子而言，却似是一记闷雷响在他耳边，他全身一震，“霍”的一个大翻身倒仰而出。胖大汉子非常的不甘心，双目狠狠的盯在狄洵身上。狄洵离他有五尺之远，他脸上仍是带着他惯有的微笑，道：

“朋友，得罪了！”

胖子满脸的横肉动了动，愤怒而疑惑的盯着狄洵，声音如破锣般粗厉得刺耳，吼道：

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范延仗打输了，心中一口怨气，大大喘了口气，哑着嗓子替狄洵道：

“他是来为你送终的！”

这大汉充满轻蔑与不屑的瞥了范延一眼，冷冷的道：“手下败将，口把式还挺硬的，有你说话的余地吗？”

突然地——

空中人影一闪，曹正鹿已经如落叶般掠至一侧，沉稳的道：

“伤了没有？”

范延面孔一热，呐呐的道：

“没有，还好狄兄来援……”

“回春翁”站在泥泞之中，朝对方笑笑，道：“久违了，殷本！”

原来这胖大汉子是“洪威党”的第二把交椅的“黑疤”殷本。

殷本双目一瞪，朝前踏了一步，狄洵淡然一笑，也往前移进了一步，两人距离拉近了。殷本蚯蚓似的青筋暴浮在额角，他脸上冒着的一个个黑洞的疤痕，也骤而变成紫褐色，看上去是那么狰狞与丑怪！冷厉的瞪着狄洵，他沉沉的道：

“朋友，你是为“百会镖局”或是‘回春翁’助拳来的？”狄洵目光注视着对方，淡淡的道：

“不都一样吗？你叫殷本？”

殷本脸上宛如随便自一头猪的身上撕下一块贴上去一样，令人不悦的

道：

“敢对我殷老二这样说话的，不会没有来头，小子，报个万儿来！”

“回春翁”在一旁皮笑肉不笑，道：

“殷本，你怎么越长越难看，要不要老夫为你动动手脚？”

殷本本来是冲着“回春翁”来的，但他现在把注意力集中在狄洵身上，不理睬“回春翁”，他双目狠狠一瞪，道：“小子，报个万儿！”

狄洵把目光投向远方，平淡的道：

“在下‘降魔’狄洵，请多多指教！”

“哗啦啦”的退后一大步，殷本一双死鱼眼睛瞪得险些突出了眼眶，他愣愣的瞧着狄洵，好半晌，神色又逐渐阴沉下来，道：

“姓狄的，是非只为强出头，你是聪明人，现在回头，或许还来得及！”

狄洵扬扬眉毛，平静的道：

“在下既已插手，只怕来不及了，这条命只好请你多照顾了。”

他顿了顿，又笑笑道：

“不过，有人在我身上得了什么，在下往往会以双倍的代价索回来，你明白吗，朋友？”

殷本很不信任的哼了哼，道：

“狄洵，你不后悔今天的决定？”

狄洵摇摇头，闲散的道：

“在下跟本不知道什么叫后悔，将来或许会吧！不过谁知道呢！”

而这时一声惨叫声恰巧传来，因为那一头，双方的人马又打了起来，这边的人却好像根本没有听到，个个神色冷板板的。

一旁的曹正鹿暴厉的道：

“姓殷的，咱们‘百会镖局’与你无冤无仇的，你为什么跟曹某过不去？”

殷本冷冷看了曹正鹿一眼，莫测高深的道：

“哼！凭你这种货色还当不了主角，配不上殷老二，我们要的是‘回春翁’这个老匹夫，交出他来，大家就算没这回事。”

狂笑一声，“回春翁”闪电般扑了上去，照面之间就是十一掌二十七腿，隐隐的，带着风雷呼啸之声，威猛绝伦！两人电光石火般互相攻守了十余招，狄洵浅浅的笑道：

“殷本，你的手下只怕没有生还的了。”

另一边，一蓬鲜血溅了起来，一个头束金环，身穿白衣的汉子踉跄的奔出几步，又像瘫了似的萎顿下去，他的头后，热血突突直涌！

这名汉子躺的地点离殷本很近，尚可见到他的头部，翻裂着一条很恐怖的伤口，看情形，这个“洪威党”徒的小命是保不住了。

“黑疤”殷本面色冷漠，有如未见，仍以他沉猛的招式与“回春翁”往来周旋，掌力彼此绞缠，人影在树丛中掠飞。

“回春翁”在江湖中也是第一流高手，于白山黑水间，提起“回春翁”的万儿来，诅咒他的固然不少，但没有一个不竖起大拇指，赞夸一声“好”的，他的一双肉掌着实挫败了不少武林高手，“回春翁”不仅是个医术高明的神医，他的武学亦是响叮当的，三个字似三个响雷。

但是，此刻他碰到“洪威党”的殷本，打来却十分吃力，虽然，他勉强在目前稍微占了上风，仍无必胜的把握。瞬息间，双方已经较斗了五十余招。

小郁、小雯跟着十几位“百会镖局”的弟兄已赶了过来，他们用大弯刀

劈斩着树草，迅速包抄向三个残余的“洪威党”徒。

殷本一见对方人马救援而来，左右侧晃，借提晃之力连续出击，口中沉沉的道：

“咱们后会有期！”

“回春翁”有恃无恐，如何肯让他走，奋力缠住他，殷本倾力攻拒，根本无暇撤退，他仿佛已经看见自己的下场但是，他那张丑陋凶恶的面孔上，却没有一丝激愤的表情，行动依旧狂悖凌厉！

三名混身洒血的“洪威党”徒眼看自己的头目，无法救助他们，对方人手又多，彼此互视一眼，呼啸一声，亡命般奔向树林深处！

众多的“百会镖局”的弟兄迅速向两侧散开，拚命的追击，形成了一个延展幅度甚大的半圆将敌人包围在圆心里。

“百会镖局”的弟兄大吼连连，阳光之下，只见繁芒流灿滴溜溜如银蛇飞舞，三名“洪威党”徒奔跑中，见对方扬手射出一枚枚钢杆尖梭，蓦然在泥水中弹跳起来，却又哀号摔倒在地。

三人的头上，四肢、背后、都深插着有七八只尖锐的钢梭，他们在地上扑腾，号叫，血染得周遭一片黯紫，他们的性命也快要出窍了……

殷本一瞧之下，已经知道自己的手下悲惨的命运，他努力镇定，猝然向“回春翁”施出狠招，一掌紧跟着一掌，在“回春翁”的回转掠闪里，殷本一阵狞声笑道：

“人再多，殷老二也不怕！”

狄洵挥手，道：

“殷本，你应该设法赶快逃命才是，你跟本没有致胜的机会。”

殷本阴恻恻的道：

“老子要走，任凭你们想拦也拦不住，姓狄的，你不必替老子操心！”

狄洵悠闲的眨眨眼，笑道：

“在下不信，你可以试试！”

“回春翁”大吼一声，左右交叉出击，霍霍猛劈，卷起漫天的掌风，那么歹毒的攻法，四周的空气在打着小小的旋转。

殷本上下翻飞，掌出如浪，波波缀连，式式直贯，闪避但不退的拦攻，口中犹大笑道：

“‘回春翁’，想不到你一把老骨头了，打起来还够味儿！”

“回春翁”不理睬他，上身侧仰，在仰身之间，也没有看见他有什么特殊的动作，闪电般出招击向殷本上中下三盘。

“嗖”了一声，殷本蓦地跃起，在虚空中翻滚桶般侧横飘出，双掌同时暴探，在满天的掌风中，两手齐挥，布成一面罗网护住自己！

“回春翁”借着转旋正身之力，又是三掌电掣般击向敌人的头、颈、胸三个部位！

半空中，殷本庞大的身躯蓦然抖了一下，他猛一挺身，竟然如一个脱弦的怒矢般，笔直冲上去六丈多远，急退而去。狄洵明知殷本想逃，但他并不急躁，冷眼旁观，淡淡的一笑，叫道：

“殷老二，你现在想逃，只怕太迟了，你逃不掉的！”叫声中，狄洵瘦削的身躯，轻飘飘的凌空拔出寻丈，他身形在空中一曲一卷，又倏地舒展，就宛如一只巨鹰冲飞而出！

他在空中一个翻滚，那么美妙及凌厉的扑向急奔的殷本。

殷本面孔已在这刹时变成青紫色，一脸横肉紧绷欲裂，看起来更加丑陋恐怖！

他的一双绿豆眼带着血红，死瞪着狄洵，那么不可置信的神情，极是不甘心。

大侧身，一片银芒匹练似的回斩，满空的树草纷飞，大刀纵横绕舞，寒光似锦带落霞，尚带着隐隐的风雷呼啸之声！

眉扬了一扬，狄洵冷冷一叱，那么狠辣而快速的倏出倏收，似欲挽回千百年来流逝的时光，叫人不敢逼视的。

身形同时再斜掠向右方——

殷本大刀左右交挥，霍霍劈砍，卷起漫天的银电精芒，尖利的呼啸自刀刃上溢出，似冤魂的泣号，横着刀，挫腕仰挑，刀身洒出片片精芒。

狄洵淡笑着，上下翻飞，掌出如浪，双方已斗了十余招。

殷本猝然一刀中锋直戳，上身侧仰，扬手吐射出蓝汪汪的多角星芒，闪电电击向“百会镖局”的弟兄们身上。

随着他的出手，有数名的“百会镖局”的镖师哀号的摔倒，只见满空的飞星并射，殷本口咬弯刀，两手齐挥，十五枚泛着精芒的飞星如银蛇飞舞，已摇曳不定的布成一面多角度的罗网交射卷上！

一声声极为低哑的、呻吟般的哼唧传入狄洵耳中，他连声叫道：

“快退！”

狄洵一口气凌空掠出十多丈，目光一扫，“百会镖局”的弟兄已纷纷后退，只有曹正鹿及“回春翁”正企图继续进逼！

狄洵就势一个盘旋，双臂前并，两脚急蹬，瘦削的身躯箭也似的暴穿而出，他的眼睛炯然凝视着五丈之外的殷本。

突然——

殷本在飞星过后，右臂一抛，一条约三尺长的布带摔了过来，布带响起一声沉闷的涨裂声，一片白蒙蒙的灰粉似浓雾般笼罩弥漫！

狄洵怕灰粉有毒，而另一声极为低沉的声音此时响起：

“不要怕，没有毒，这只是对方的障眼法！”

狄洵掩着口鼻，正在绕过烟雾找寻敌人，但是，在那片灰雾之后，除了随风摇荡的树叶外，哪还有殷本的踪迹！

狄洵静静的倾听着，双目亦在不停的仔细搜视，而远处河水淼淼，雾气沉沉，气氛淡漠，连一影敌人的消息也寻不着了。

“回春翁”疾奔而近，他略微有些喘息的，窒着嗓子叫道：

“小老弟，有没有找到？”

狄洵摇摇手，道：

“这人太刁滑了，叫人防不胜防。”

“回春翁”垂下目光，他吁了口长气，慢吞吞的道：“算他跑得快，下回碰上了，就便宜不了他。”狄洵点点头，道：

“知己知彼百战百胜，现在咱们知道他的奸计多，就多防他点！”

曹正鹿气冲冲的跑过来，叫道：

“两位，怎么样了？”

狄洵连连摇手道：

“叫他给跑了，还好他一时之间，灰粉末下毒，否则顺着风势，只怕咱们的伤亡可就大了。”

“回春翁”呵呵笑了起来，欣愉的道：

“凭‘洪威党’那几个小子，能下什么毒难倒老夫，怕他作甚！”

狄洵淡淡的一笑，道：

“是了，在下差点忘了有翁兄在此，怪不得他不下毒，反正也伤不了咱们，不如省省，今天这一仗还多亏了翁兄！”“回春翁”低哑的骂道：

“这些小子不杀得他们片甲不留，还当‘回春翁’是好惹的！……”

“回春翁”喃喃诅咒着，咬牙切齿的怒骂着。狄洵轻轻拍着他的肩头，平静而和缓的道：

“翁兄，不用生气，我们早晚会再碰头的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的。”

“回春翁”望着远方，恨恨的道：

“有一天老子非直捣‘洪威党’本部不可！”狄洵搓搓手，没有说话。

那边，范延已大声叫了起来：

“总镖头，咱们就这么回去，还是继续留下来搜索敌踪？”

曹正鹿望望狄洵，见后者对他点点头，他扯开喉咙答道：

“为战死的弟兄收尸，受伤的赶紧上药，即刻返回饭铺！”

狄洵缓缓向来时路行去，悠然的道：

“翁兄，依你看，咱们这一路还会有什么阻拦的，除了‘洪威党’……”

“回春翁”怔怔的望着狄洵，低沉的道：

“一个‘洪威党’已经够难缠的，天晓得不会有什么鸟，正伺机而动。”

曹正鹿一拂肩上的长发，叹口气道：

“在下知道还有‘乌金板’申一康很可能也会出面捣乱！”“回春翁”没好气道：

“老夫又不跟你们同行，申老头儿的事，你们‘百会镖局’自行解决。”

曹正鹿难堪的朝着狄洵望，狄洵曾答应他同行，便懒懒一笑，道：

“在下自有道理！”

三人一路说着话，漫步行向饭馆，“百会镖局”弟兄的尸体已被收走，只留下“洪威党”的十几位尸体静静的躺着。

曹正鹿偕狄洵及“回春翁”进入膳厅之内，小郁、小雯快步行到狄洵的跟前，小雯道：

“少爷，你没事吧！”

狄洵拍拍两人的手臂，温和的道：

“没事的！”

微微一笑，他又对两人道：

“忙了大半天，大伙儿肚子大概都饿了，就麻烦你们两个到灶房找找还有没有可以吃的东西。”

小郁、小雯一叠声的答应着，两人就往后头急去。曹正鹿对范延道：

“咱们算半个主人，怎么好让两位小姑娘麻烦，你调几位细心一点的弟兄到后头去，准备弄些可以止饥的东西。”范延连忙恭身为礼，一挥手，领着手下弟兄匆匆奔去。不多一刻，三位汉子满头大汗用拖盘扛着整盘的咸牛肉，猪耳朵等等出来，另一人也提着一个硕大的竹箩筐，在箩筐里有米饭也有雪白的大馒头。

小郁、小雯将碗箸摆在桌上，小雯道：

“少爷，都弄好了，东西不多，大概勉强够吃……如果他们饭量不是很大的话……”

狄洵本想责她几句，口没遮拦的，一见她天真无邪的样子，也就闭了口。

曹正鹿向范延看了一眼，道：

“吩咐弟兄们即刻进膳，两刻钟后立即起程，不得延误！”

范延答应下去，传言下去，“百会镖局”的弟兄开始肃静而有序的默默吃着。

狄洵把方才的经过大略述完，陶望安一扁嘴，不屑的道：

“哼！这一群不要脸的东西，下回碰上了，非和他们来个硬干不可！”

狄洵沉吟了一下，道：

“咱们照原定计划，在下与翁兄先行，曹兄与各位弟兄随后来，一有任何情形，再按先前说的法式彼此连系。”曹正鹿想了想，道：

“要不要先派几位弟兄……”

狄洵舐舐嘴唇，道：

“有小郁、小雯够了，别看他们人小，底子可是硬得很！”于是，大家迅速进餐完后，等狄洵等四人走后，在曹正鹿的号令下，“百会镖局”一行人匆匆离开饭馆。

第十一章

马房里，马匹都在昂首扬蹄，精神饱满的低声嘶吼，看情形，它们也被喂足了料啦！

这条不知名的河蜿蜒流去，河的两旁长满了白头的芦苇，微风一过，带起了一层层细致的波纹，有股淡淡的寒瑟与微微的苍凉。

远山近峦，似是蒙上一层薄薄的雾氲，隐隐的，有着几丝儿凄苦的冷寂。

狄洵停了马，迷着眼打量四周，这是一条窄窄的泥路，前方有一座陡削险恶的石山，孤伶伶的矗立，那座石山如似刀削斧凿的坐在地上，远远看去，活脱就像一把自天上飞斩下来的石斧！

狄洵骑在一匹白马上，身上穿一袭丝光闪闪，柔润光滑的白色长衫，如玉般秀挺的脸，宛如金童下凡。

一双奕奕有神的眼睛，流灿着冷酷煞光与极端沉醉的寒芒，似是两泓深邃无比的潭水，那么不可探测，那么不带一丝情感。

狄洵皱皱眉，轻轻的道：

“绕过那座山头就到了‘矽风谷’，不知‘乌金板’申一康是否已经等在那儿了。”

“回春翁”不屑的道：

“那是‘百会镖局’自个儿跟他的事，咱们理他作啥？”狄洵平静的道：

“翁兄你别忘了，你是‘百会镖局’的镖，申一康可是想抢‘百会镖局’的镖。”

“回春翁”随意的道：

“希望他不要自找麻烦！”

等了一下，狄洵道：

“在下并不想与不相干的人动手，不过如果来了，也绝不含糊！”

豁然一笑，“回春翁”领先策马而行，边回头道：“这马休息了老半天了，应该可以跑快些了。”狄洵很快的跟上，没有说话，望着远处石山，低低地道：

“咱们人生地不熟，可得小心一点才是！”

咽了口唾液，“回春翁”有些迟疑的道：

“老夫为人虽然有些古怪，也不关心他人的死活，可是人不犯我，我绝不犯人，现在为了老朋友的病，我只想赶快到达‘青藏派’。”

狄洵静静的道：

“江湖道上的事很难说，即使无冤无仇，一照面，三言两语之下，就大打出手，往往非到一方尽皆歼灭是很难停止的。”“回春翁”颌首道：

“小老弟，你出道不过几年，又有一大半时间消声匿迹，可是老夫听说丧在你手的武林名手，两道好汉还真不少……”

狄洵淡淡的道：

“年青人贪功好胜，皆是如此，在下确实杀了不少人，不过没有一个是冤死的，他们的罪名都足够叫他们死个二三次了。”

“回春翁”闯荡江湖数十年，杀的人也不下几百人此时听狄洵几句话，心里不禁有些发了毛，干笑一声，道：“看来，小老弟，是老夫命大，没招惹你，否则只怕现在……”

狄洵揉揉面颊，道：

“翁兄别此话，在你面前，在下这几手庄稼把式只能吓着外行人玩

玩……”

“回春翁”连忙摇头道：

“别吃你老哥哥的豆腐了，咱们走快一点才是正事。”马匹走在枯草野地里，除了 的草枝擦动声外，其它连一点声息也没有。

一行四人沉默却又迅速的往前行去，那座陡峭壁立的石山已逐渐接近，有几丛半青不黄的树木毫无生气的生长在山石之间，特别有一股阴森沉闷的感觉，那种灰白，似是人骨色调。

狄洵在马背上默默坐着，面孔上一无表情，随着马背的起伏，他的身躯也在微微颤动，清澈的瞳孔里，有一股属于遥远的神采……

“回春翁”瞧着他，低沉的道：

“小老弟，想什么？”

悚然一笑，狄洵迷蒙的道：

“翁兄相不相信直觉？在下直觉得空气很浑确，依在下想，只怕又有场打等着我们了。”

“回春翁”奇异的愣了愣，随即笑道：

“小老弟，想不到像你这样一位青年，你也相信这玩意儿，靠不住的！”

看了“回春翁”一眼，狄洵缓缓的道：

“也许吧！可是这种感觉一来，就很难挥去，直到一切真像大白后，才能释然。”

“回春翁”奇怪的道：

“这里这么平静，连个鸟儿也没见着，小老弟为什么有这种感觉？”

洒脱的抛了下衣袖，狄洵轻轻道：

“翁兄，感觉是一件很奇怪的东西，说也说不清的，就当是……一个幻想吧！”

说到这里，狄洵闭闭嘴唇，道：

“到时候，如果没有什么事发生，倒让翁兄笑在下是杞人忧天了。”

“回春翁”呵呵一笑，道：

“还是没事的好！”他们绕过石山，转行向右麓，有一片如翼的灰岩斜斜耸展，似龙破云飞去，在它的阴影笼罩之下，有一座残破的庙宇倚在山脚。

“回春翁”停止了前进，他仔细注视着前面那座颓刹，及他前面一排的虬盘松树。

半晌，他低沉的道：

“老弟，你看这座破庙会不会有问题？我意思是会不会有人埋伏？”

狄洵静静的凝视着前面，缓缓的道：

“那座破庙没有一点痕迹，应该没有人在附近逗留过，当然，咱们还是小心一点的好。”

“回春翁”干咳了一声，道：

“老弟，你的阅历应该不会比我这个老哥哥丰富吧！怎么你比我精？”

狄洵淡淡一笑，道：

“过奖了，在下这么点道行在‘回春翁’面前太微小了。”“回春翁”讪讪一笑，低低地道：

“我一向自大惯了，怎么一遇见你，样样不如，连说笑都比不过？甘败下风！”

狄洵眨眨眼，道：

“翁兄，你的声威赫赫，凡是道上朋友哪一个不知，过份的谦虚，就不自然了。”

“回春翁”面孔一热，道：

“老哥哥认输了，马上要过松林了，林树繁密，咱们小心有诈。”

狄洵略一点头，急忙回头招手，小郁、小雯策马而至，狄洵道：

“紧跟我走，别慢了脚程。”

“回春翁”口里叱喝一声，与狄洵并肩驰马奔去，小郁姐妹亦放马奔去，呼呼的风声从他们耳边拂过，快速而凉快。

越过了古庙前的生满苔藓的羊肠小径，震落了斑驳飞檐上的灰尘，沿着庙前一直奔去，行过一段几已渺不可寻的小小樵道，一条绿带似的狭窄山谷已在眼前，这条山谷裂开于陡削的石壁之间。

狄洵清雅的一笑，道：

“这里可能就是‘矽风谷’，咱们今晚就在这歇宿吧！”小雯向四周注视了一遍，惊道：

“少爷，这是个山谷，出了山谷，一定有人家，咱们别住这里，怪吓人的。”

“回春翁”呵呵一笑，道：

“小老弟，别吓坏小姑娘了，咱们两个无所谓，她们两个怎么行？”

狄洵闭闭唇，缓缓地道：

“出了‘矽风谷’，说不定‘乌金板’申一康已在等候我们了。”

“回春翁”紧张着问道：

“这老家伙就住在‘矽风谷’？”

狄洵悠然一笑，道：

“他当然不会住在这里，不过一出了山谷，大概就是了。”

小郁很少说话，此时低声道：

“少爷，咱们又不跟他打架，有什么关系，这里……我……我不敢睡……”

狄洵若有所思的道：

“该来的就让他来吧！在下再不听从你们的意思，还以为在下胆小了！”

“回春翁”问道：

“万一跟老家伙碰上了，咱们有几分胜算？”狄洵垂下眼，心里默默思忖道：

“翁兄性情虽然古怪，但不失光明磊落，亦非贪生怕死之辈，但为救朋友的命，却如此的小心翼翼，珍惜自己的性命，难能可贵……”

“回春翁”忽然豁然笑道：

“老弟心里莫不笑老哥哥我如此怕死，未做就先怯场？”狄洵优雅的长揖，轻轻的道：

“在下佩服翁兄重情份都来不及，如何敢有嘲笑之意，翁兄的心意，在下明白！”

“回春翁”嘴巴张了张，一个劲的呵呵笑着，又似得意，又似尴尬，抱拳道：

“老弟真是玲珑心。”

狄洵赶忙还礼，谦怀的道：“老哥你过奖了。”

说着，他又回头道：

“既然你们不愿在此休息，咱们就即刻赶路，出了山谷，应该会有打尖休息的客栈。”

天色已经暗了下来，西方的天际涌起条条乌龙似的云彩，荡荡的，逐渐聚拢过来，掩满了整个天空，是一副愁煞人的哭脸。

晚风起了，冷得能钻进人们的骨缝子，风里还带着飘飘的雨丝，落得人的心儿沉甸甸的。

他们越行越快，时间就在这么一点点的流过去，风吹得越来越凄冷了，雨还是绵绵的下，有气无力的。他们还未来得及赶出山谷，夜色已经浓得如墨，几步之外，一片黑糊糊的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四周极为沉静，除了偶而几个清亮的夜归鸟叫声。

“回春翁”搓搓面孔，道：

“月黑风高，凄风苦雨！”

狄洵笑笑，道：

“翁兄此时倒像个不得志的诗人，怎么像一位江湖怪客呢！”

“回春翁”目光如电般看了狄洵一眼，深沉的道：“你觉得老哥我怪时，我像怪客吗？”

狄洵一怔，淡淡一笑，道：

“不怪，但是人是很奇怪的，人云亦去，江湖上人提起翁兄，总以怪客以称呼，在下也就跟着叫，如今一见，倒与传言不符。”

“回春翁”呵呵一笑，道：

“我自己知道，我在江湖上的风评并不好，而且我有多次见死不救的经验，这对一位医生而言，的确不太有道理，但叫我去救一个我看不顺眼的人，等他好了，我越看越不顺眼，说不定一掌劈死他，既救他又杀他，实在费事，不如不救，随他去！”

狄洵摇摇头，微笑不语，四匹马骑摸黑的在草丛中行进。

黑暗的夜空似在轻轻啜泣，泪水丝丝洒落，冷风在原野上肆无忌惮的吹刮，依着沉闷的蹄声，掩着幢幢的骑影，那么孤寂，那么阴森。

路平时，他们迅速的奔驰着，周遭模糊的景物急快的后退，难走时，他们互相指引，循径而行，这是个凄冷的夜晚！

小雯策骑靠近了狄洵，低声道：

“少爷，还有多远，这里好暗……”

虽然小郁、小雯都有一身的武功，但是毕竟年纪还小，不过是个孩子，难免胆子小，怕黑，尤其是这些山路上。

狄洵自己从未来过这里，也不知道多久才出得了山谷，沉思了片刻，道：

“我们已经走了很久，很长的一段路了，想必就快到了，有我在，不要怕。”

小雯一手摸心，道：“这里好多树黑漆漆的，咱们的‘孤伶山’都是雪，即使晚上也亮亮的，来到这里好暗，我什么都看不清，好可怕哦！”

后面的小郁急急赶了上来，低声道：

“我不敢一个人走，路好黑哦！”

狄洵摇摇头，道：

“翁兄，你跟小雯走在前头，我与小郁在后面，这两个小孩要有人陪才行。”

“回春翁”愣愣，呐呐的道：

“我的样子一向不讨人喜欢，只怕小姑娘不爱和我一起走呢！”

小雯骑在“回春翁”旁道：

“才不会呢！我觉得你人很好，怎么不讨人喜欢，我很喜欢啊！”

“回春翁”一生没有结亲，看到小雯那么可爱，不禁有些感慨，自己膝下无子，否则，孙女也有这么大了吧！他大口喘了喘，低促的道：

“小雯，你嘴巴真甜，以后谁娶到你，那真是天大的福气呢！”

小雯摇摇头，天真的道：

“我不要嫁人，我要跟姐姐一辈子侍奉少爷，一天也不要离开少爷。”

狄洵闭闭嘴唇，淡淡的道：

“别说孩子话，赶路要紧！”于是，四人奔行得更急促了，似一团团的白雪在灰黑的苍穹上滚动，蹄声宛如响着连串的远雷，以一阵旋风般卷向了山谷口。

约走了两里路，“矽风谷”石碑矗立路旁，他们已看到远远的灯火，有路，有庄院，令人生有一种虚幻的，有一种特殊的感觉。

“回春翁”骑在狄洵的身旁，低沉的道：

“这儿有一个小村落，咱们打哪儿借宿？”

狄洵心里另外想着一件事，侧过头来，道：

“找找看，或许客栈什么的。”

“回春翁”不由心头大大的一跳，忽然变得有些嗫嚅的道：

“老弟，这里数一数，不过二三十户人家，不知道哪一家是‘乌金板’的家，别误闯了才是。”

狄洵平静的道：

“那只能看我们的运气了。”

狄洵顿了顿道：

“咱们放低声音，在晚上，马蹄声太刺耳，别惊动他人。”狄洵的目光始终停留在一座庄院，庄院灯火辉煌明亮，那石砌的屋宇，带着一股令人窒息的阴森森气氛，偏偏又有股魔力吸引人过去一探究竟。

狄洵微微皱着眉往周遭打量，压着嗓子道：

“这里好像没有客栈，还有点棘手。”

目光炯然凝注着前面，好一阵，狄洵断然道：“咱们就去那幢大庄院借宿一宿吧！”

略一迟疑，“回春翁”道：

“万一是……”

狄洵淡淡一笑，道：

“不错，可是换找另一间借宿，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之下，是不是同样有可能是申一康的家呢？反正机会各是一半，是或不是，咱们去看看，再做道理，翁兄你以为呢？”“回春翁”一想有理，连忙点头，狄洵闭闭眼，倏又睁开眼道：

“走吧！”

片刻间，他们来到了一条宽约寻丈的拐道之前，拐道入口有片漆黑，拐道内静悄悄的，没有丝毫动静，气氛阴森而恐怖。

这片庄院非常之大，围墙怕有两人高，听说“乌金板”申一康为人甚为孤僻，住这样房子倒也合适，只是这么大的地方，如果只住个几个人，未免大空旷冷清了，或许压根就不是住在这里。

为了安全起见，四人找棵大树，马鞍绑好后，四人徒步走向庭院大门。他们沿着拐道摸进了几步，这时，狄洵听到有一个人声，打了个哈欠，低声嘀咕着：

“妈的，大老远的跑来这里给人家看门，喝西北风……”

另一个汉子急急嘘了一声，道：

“他妈的，你想找死，今晚风声很紧，说不定现在对方已经到了这里……”

原先抱怨那个大汉，不服气的“呸”了一声，沉着嗓子道：

“妈的，咱们犯得着替别人来卖命，申一康不是很高明吗？再找咱们‘洪威党’帮衬什么道理？牛皮人人会吹，我看……”

有一个一直没有开过口，大概已憋不住了，低吼道：

“黑狗，你有完没完，他奶奶的，为什么不找上面的吵去，光对我们兄弟吵嚷，算是哪一门子的英雄好汉，吵死人了……”

这一吼，终于三人都静了下来，那叫黑狗的又很小声的咕哝道：

“昨儿个推了一夜的牌七，熬了个通宵，到现在眼也没合过……”

刚才吼他的那个汉子，在三人中俨然是个小头目，此时哼了一声，道：

“妈的，等到对手来了，看你是不是跟现在一样，话最多最英雄……”

这些话其实说得很小声，随着风，一字不漏的飘进狄洵耳中，但是走在后头的三人，大约没听到，他们并没有表示，他咬着牙摇头，天下竟有如此凑巧的事，更想不到的是“乌金板”申一康竟与“洪威党”挂勾，想共同对付他们一千人。

“洪威党”的目标是“回春翁”，而申一康是想找“百会镖局”的霉气，如此一挂勾，两方面谁也不吃亏。

狄洵示意他们停下来脚步，沉思着……

枯草微微的摇晃着，乌云滚滚自天上浮过，大地，星月无光，一片死寂！

狄洵明知，如果他们不进去，或许今晚的风波就不会有，可是明天呢？还有在他们后头的曹正鹿等一行人呢？难免会遭殃！

能免就免，但无法避免的，就直接面对他，与其一直被动的迎敌，不如采取主动的方式，或许能杀他们个措手不及！

多年以来，他无论在待人或处事方面，一向如此，该做的就不要畏惧，当机立断，以最迅速的手段，迅雷不及掩耳的方法！

没有再加犹豫，狄洵将三人拉到一个逆风的方向，低声将他听到三人的对话内容告诉“回春翁”等三人，他毅然道：

“翁兄，咱们也不是好惹的，不必等他们来找我们，我们去找他们！”

“回春翁”却一再搓手，摇头晃脑一脸焦急无奈之色，低促的道：

“老弟，你知道我不是怕，我……”

狄洵压低了声音，道：

“翁兄，这是早晚的事，咱们不做个解决，他们沿路都会与咱们作对，反而影响咱们的行程，长痛不如短痛，你懂吗？”

“回春翁”默然无语，一迟疑，低低的道：

“想不到事情会如此棘手，既然这样，也只得如此了。”

狄洵闲闲淡淡的一笑，笑容却又在瞬间凝结于唇角眉梢，他冷森的道：

“小郁、小雯，你们要记得，这是格杀，不是比武，懂吗？”

二人连忙点头，狄洵微微挥手，腰背一挺，坚定地道：

“走！”

毫无声息，“走”字才一出口，人已电射至围墙外的一块大岩石上，他一马当先，身形如飞鸟般一起一落，已进入了大庄院内。

刚才那三人就在围墙内留守，一看有条人影，怵然一惊，大声惶问，道：“哪一个兄弟？”

狄洵并不隐瞒身形，双目冷厉如刀，有如一道流虹般掠过这三名大汉的身上，这三名大汉还没有想到其他，狄洵已猝然出手。

狄洵的右掌已在一晃之下，形同千百柄血刃暴飞，这三颗斗大的头颅里还没有来得及转出念头，已成模糊的一团团，骨碌碌的落下地。

三个尸体的头颈刚刚溅起热血，狄洵已鬼魅一样的隐在一棵大树的后面。

“回春翁”等人只跟在狄洵后面，他们知道这时候还用不着他们，狄洵一个人已是够叫这群狗熊大呼吃不消了。

狄洵已经又见着了一处暗哨，他的目光凌厉，好像就跟白天没什么两样，他找目标时，跟本就很容易似的。

此处暗哨上有二个“洪威党”徒，觉得有点风吹草动，情形有点不对，但他们还来不及开口喝问时，狄洵身形猝掠，双掌自下而上倏而骤扬，二人这辈子已经没有机会再开口了。

狄洵头也不回，根本不望地上两人一眼，继续掠去，寻找目标。

“回春翁”等三人在他后头，当他的身躯方起，他们即见到那两名“洪威党”徒，竟然已肚破肠流的倒做一堆，“回春翁”不得不心惊，这名老弟，仁心宅厚，对待敌人时，却是如此凶狠！

“回春翁”三人紧紧跟随，一步也不敢落后，只见狄洵一路杀过去，几处暗哨俱已遭毁，“洪威党”徒死状凄惨的横竖卧成一片……

这种情形，一直延续了七八处暗哨，却没有一个大汉能够来得及呼叫，或者来得及反抗，全是在莫名其妙的情形下，就一命呜呼！

“洪威党”大批赶来与申一康联手，戒备如此严密，暗哨这么多，显示他们也知道这一二天，狄洵等人会到‘矽风谷’来，只是他们太低估了一个大煞星，那就是——狄洵。

说实在的，“回春翁”一生风里来火里去，别说自己也是一流的高手，他也亲眼见过比他高的对方，什么大风大浪的场面没有见过，但是像狄洵这么一位年青人，出手之快、之狠、之绝、他还是第一遭亲眼目睹，他不禁有些感慨时不我予！

他们又来到一处暗哨，这里有两人守卫，有一个尖锐的声音道：

“前面的莫不是睡觉了，老半天没听一个人在嘀咕的……”

另一个声音较为沙哑低沉，接口道：

“做这个鸟事已够叫人不耐烦的，嘴巴哪有那么大的劲儿，直念个不停……”

他们跟本还不知道前面一连串的骤变，他们仍然没有被惊动，只见随意的走来走去，毫不知情，死神已在召唤他们了……

狄洵冷冷一哼，蓦地弹起，双腿猛踢两个敌人，两人一听风声不对，直觉地匆忙抽出挂刀，用力往来声处砍去……”

只见他们到底慢了些，在雪亮的挂刀闪晃中，狄洵已经准确无比的踢在那两个大汉的眉心，在一阵当郎声，挂刀坠落，两条大汉一头栽倒！

同时，狄洵已发现离灯火通明的大厅，只是一小段路，不知道还有多少暗哨，他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，任何一个环节都可以惊动对方的大匹高手！

目光一扫，已瞥及一个手握银色铁棍的“洪威党”徒，他刚才听到当郎的声响，铁棍挥起，循声而来，狄洵右掌飞快劈出，右脚闪电般的挑向大汉手中的铁棍，大蓬的鲜血自那名大汉的咽喉中溅出。

突然——

一片明亮的灯火猛的亮起，这片灯火绚丽而夺目，这片明亮的火焰里，狄洵等四人的身影已被映照得纤毫毕露，无所遁形！

有一名“洪威党”徒嘴巴张了张，在恐惧中拼命的吼了起来：

“来……来了，他们……来了……”

“了”字甫始出口，又一下子噎在他的喉间，这名大汉双手捂胸，满脸痛苦的倒下去，他的胸膛已中了一掌，气闷而亡！

狄洵知道，这一大片灯火，是对方换哨灯火，一大群大汉循次接换下去，火把一多，亮度就高，自己偏不巧碰上这个时候。

另有一名大汉也发现了狄洵，怪叫起来，那声音尖锐而悠长，那声音很奇，又像狼嚎，清亮中带着一股恐惧、凄厉的意味！

离得太远，狄洵一咬牙，手掌一扬倏偏，这名大汉尾音未收，“咔”的声被震飞出去，狄洵的掌势似来自虚无，几乎在同一时刻，那名大汉满口鲜血喷出，开口想叫，却已力不从心了。刚才那名大汉尖锐的叫声，是一种暗号，狄洵知道是呼唤同伴的方法，只怕申一康等人已经得到消息，正面冲突已经免不了。

情况跟着整个转变，一簇簇的火把亮起，杂乱的脚步声四处响起，显示对方的确没有料到今天敌人会突然来击，个个慌乱无比！

狄洵等人恍若不见，继续往上行去，因为火把越来越多，窒人的热度波浪般刹时自空气中传荡开去，有一声声的“呼、呼”的火把燃烧声不断传来。

“回春翁”猛一提气追上了狄洵，他急促的道：“老弟，咱们被发现了……”

狄洵似乎不很在乎，冷漠的道：

“早晚要碰上，咱们迎上去！”

狄洵身形倏偏蓦起，就在这一偏一起之间，已将两名迎面而来的大汉分别摔出，一名犹挣扎着要起来，“回春翁”又补了他一掌。

此时，对方的人手已陆续冲了过来，只是仍是过于分散，力量并不足以撼人！

“回春翁”可逮到机会了，双掌连连，三四名大汉哀号着跌翻于地，他们从地上的躯体飞身而过，一路打下去。

眼前——

已有三十名灰衣大汉并排冲来！

狄洵暴叱一声，威武冷傲，“霍”的抛臂抖手，于是，冲来的大汉已有十名颓然倒地，兵刃掉落之声，宛如一下子推倒了一架瓷器柜子般乱成一片，“乒乒乓乓”的一阵乱响。

对方好似不怕死，一把把金刀闪着光芒，呼啸着旋斩而去，去势是如此凌厉而快捷，以致只要金光突闪，宛如将对方砍成肉酱！

狄洵左手一扬一抓，又有两名大汉在回旋中被狄洵抓住，他奋力一抛，二人躯体横飞，震天憾地的摔在地上，大概活不成了。

还有七八名敌人，冲着“回春翁”等三人而来，却在片刻间被三人杀绝，热血与噪号掺合在一起，此时此地，越觉凄厉！

尚有六名大汉齐齐厉吼，分成六个角度包抄而上，六柄大刀闪泛着寒光斩来，狄洵冷冷一笑，单足突地沾地，手中长扇“呼”的飞出，快得令人们的瞳眼不及暇接，围上来的六名大汉已有五个滚倒在地上，俱是被齐胫切断双足！一扬一挪，出去的长扇又被狄洵把住，他电射而出，长扇很自然的又绕回到他的手上，出手、用手捉捏之准，令人匪夷所思！

一把油纸扇，却削断敌人的双足，那份力量叫人咋舌，连见识丰富的“回春翁”都瞪大着双眼，张口结舌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
剩下的五名大汉不由微微一怔，却又是一刹，五人的面孔彷若同一个号令，面孔极为明显的猛然抽搐，但仍狠着心，咬着牙冲了上来。

斜刺里，小郁冲出，长剑颤着奇秒的点线暴卷来敌，她娇声的道：

“你们还配不上与少爷动手！”

五名大汉见小郁还是个未成年的小女孩，心中稍微放下大石，闷声不响，一把把兵刃泼风打雨般疯狂攻来，金芒带起一溜炫目曳毫回转。

那边，小雯与“回春翁”各已落入敌人的群战中，在对方挥动的兵刃中间纵横攻拒，“回春翁”一双肉掌，所向无敌，发出极大的威力，所至之处，所向披靡，敌人死伤不少！

狄洵闭闭嘴唇，双臂一振，直向大厅掠去，当他的双脚才刚踏出……

蓦然——

对面黑暗中传来一阵急风声，无数利矢，有如一群飞蛾猛扑向火的，暴射而来，顿时，满空冷芒闪烁，尖啸破空，好不歹毒！

目光一扫，他人一连串的跟斗，手上的长扇已“呼”的一声，在他身躯截落的同时，旋飞而出，一点点金芒纷纷落地。

他双臂一抖猛伸，整个身体凭空折转，利落之极的稳稳站立于两丈之外，耳边响着铿锵的金属撞击声，而也包含着起落不息的惨吼哀号声。

他的长扇不但挥落不少暗器，又借势反打敌人，他恰到好处的斜斜伸手出去，长扇又自自然的旋回他的手上！

这幢庞大庄院，气派非凡，只是此时倒成了一座恐怖惨酷的屠宰场，吼声、哀号声，连连不断，颇觉凄厉吓人！

大厅的造形气势雄浑而豪壮，可是，原先里面明灿辉煌的灯火已在狄洵等人忙着应付敌人时，不知何时已经完全熄灭，只见一片黑沉！

狄洵睁大眼睛，看到一声巨大的红底黑字匾额，匾额上有着四个斗大的篆体黑字：

“洪威震天”！

狄洵心头一震，这四个字表示什么？莫不是这里已成了“洪威党”的机构了？是一个支部，或是成了总部？那申一康呢？成了“洪威党”的一员，接受号令，还是另有……

他不知道以申一康孤僻的个性，如何肯跟“洪威党”挂勾，莫非是太深的仇恨，令他迷了心性，忘了自己的原则？

这些道理，狄洵一时也想不通，也没有空闲多费神，他急快的往大厅潜行而去！

当他刚刚走出几步——

在他右边的黑暗里，传出一个冷厉的声音：

“好大胆的奸细，你是什么人？”

狄洵霍然转头，他看见在他右首约三十尺之外，有一个瘦削颀长的身影，像貌清癯，留着一把银胡，向他炯然注视。

狄洵冷冷的一笑，道：

“在下狄洵！”

那人重重的一哼，语声毫无感情的道：

“你是‘降魔’狄洵？”

狄洵淡淡的一笑，语声冷森的道：

“不错，在下路过这里，见贵府戒备以待，在下为不让各位失望，只得进来拜访一番。”

那人眉梢子一扬，蓦然大喝：

“这里岂是你撒野之处？狄洵你未免太不长眼睛了！”

话甫毕，对方微微侧身，在他侧身的当儿，一柄精莹雪亮的长剑已闪电般戳点向狄洵。

狄洵手中的长扇倏然旋飞，带着尖锐的破空之声暴旋而去，迎上对方的长剑！

经过只是眨眼的工夫，长扇那么准确的点在对方长剑刃口上，而长扇丝毫未损，“呼”的一转，散飞着冷酷的旋风，似一张魔鬼的利嘴，狠毒的直切向对方的大腿，去势甚急！

蓦地，对方长剑已在极小的幅度里微做着频紧的砍截与敲切，长扇险些被击中，长扇竟然“呼”的一声又旋转飞至主人手上！

对方似是一震，高手对招，分秒不得大意，只这么一眨眼，长扇呼的一下又来到了这人的眼前，太快了，以致眩花了他的眼！

这人大吼一声，尽量表现出他并没有因此惊慌忙乱，脚步飞快的在方圆内游走闪晃，手中长剑抖洒出点点片片的光彩，这些绵绵密密的光彩又将长扇围住，只差一点就能击落长扇！

长扇如一把利剑，旋落狠斩，在连串重重交织的威力之下，又一次震开对方的剑芒，然后绕过一度经促的半弧后返回狄洵手中！

狄洵阴沉的道：

“朋友，不错，你的确比前面那些饭桶高明些，你很有两下子。”

对方并没有回答他的话，因为他已被吓住，自己虽未落败，只是太不可思议了，一把纸扇如何能震开长剑？如何能来去自如？根本就像一个有意识的东西，能攻就攻，不能攻就转回主人手中，这是什么功夫？为什么利剑砍不下一把纸扇，为什么？

狄洵叫道：

“小心了，朋友！”

第十二章

每一个字自他口中吐出，手中纸扇带着利剑似的旋动，于是，空气中刹时充斥着杀气，宛如洒遍了死亡的冷眼。

这名使长剑的人亦不是弱者，眼看纸扇又飘然而至，尖锐的风声在空气中回荡号叫，似是一张绚烂的蒙尸布，糅合着锋利的煞光！

一声宛如呻吟般的吼叫出自这瘦长的人物口中，他挥舞着手中利剑，身形更在快速的躲闪跃腾，进射的寒光如匹练的环绕，他的身躯则上下翻飞！

剑刃削着空气，而气流仿佛被削成片片，“嗤”“嗤”“嗤”的响着刺耳的裂帛之声，剑势急厉而猛快，每一剑与每一剑之间几乎毫无间隙，贸然一见，似是条条溜溜的光带已凝结成剑幕，一个旋舞流闪不息的，透明晶莹的光幕！

狄洵的长扇却倏出倏收，每一出手就如闪射着毒光的魔鬼，凄怖的啸舞着，偏斩斜砍，自不同的方向，碰击对方的长剑！

好几回眼看长剑已要挥断长扇了，长扇却在遭遇碰击后又奇幻的翻斩重来！

如此来来往往，长扇就宛如隐冥中有一个狂笑着的恶神在操纵摆布，显然如此狰狞，如此狠厉，又如此恐怖，而血腥！

连串的撞砸之声，仿若正月的花炮密密响起，火星迸溅四射，时间只是一刹，在金灿灿的辉芒与急风搅合之下，“嗯”的一声闷哼似的，那人发出的呻吟，突然响来，那使长剑的人踉跄跌出。

长扇硬生生的将他震落于地，狄洵将纸扇捏住，猛一挥手，长扇似吸血的冤魂厉鬼般，那么残酷的深深的切入他的躯体，长剑泛着冷光弃置于地，这瘦长的汉子已横尸于地！

狄洵洒脱的收起长扇，风一样的旋至那横倒地下的人，这人的整个面形早已扭曲得走了原样，口中流淌着粘粘的血丝，他仰面躺着，四肢在不住的抽搐，瞳孔的已在扩张。但直愣愣的瞪视着微微俯望向他的狄洵，不敢相信的，嘴巴吃力的翕合……

这人跟前面那些人穿着一样的灰衣，只是颜色较深，胸前悬挂一枚金属所制的圆牌，大概是象征着太阳的样子，非常抢眼！

狄洵留心此人胸前的圆牌，他明白此人在“洪威党”的身份必然不低，而且他的身手也不差，但他来不及思索此人的真正身份时，眼里已瞥及人影一晃，紧接着一个悲切的口音号啕响起……

“啊……快来人……左长老……被对头撂倒……”狄洵神色一凛，原来这人竟是“洪威党”的三位长老中的左先木，他在“洪威党”中的地位极高，他是开山元长之一。

狄洵早就听过他的大名，他低下头来，沉沉的道：“你不该逞能充数的一人来敌我，即使你的同志能为你索回这笔血帐，对你亦无助益，在下为你的死，感到十分遗憾。”

左先木一口气未断，但他的面孔已成死灰，他瞪着狄洵，喉头一阵比一阵低沉的咕噜着，在一声声“咕咕”的痰音中，猛地身子一挺侧过脸去！

虽然，他已离开了这个世界，但他的眼睛仍在大大的瞪着，不知是不甘心栽在狄洵这么年轻的敌人手上，或是至死不相信这个事实！

低微的光线下，狄洵有些怔忡的望着此人，他喃喃自语：

“朋友，你死的有点冤，但在下敬你是好汉，你安心去吧！”

目光一闪，一阵的声音紧跟着响起，在他的四周，已有上百个的灰衣大汉执着亮晃晃的朴刀围近，每张面孔都是那么冷漠，那么生硬，更流露出无尽的仇恨与愤怒！

他一拍手中的长扇，双手合握着扇，望着来人，寒声的道：

“在下不想与你们动手，请你们够份量的头目出来，你们的血救不了他的！”

众人似乎没有听到狄洵的话，但他狄洵的唇才合上，这百名灰衣大汉的后方远处，已有两条人影，翩若飞鹤般电掠而来！

同一时间，在另一个方向……

同样的又有两条人影，翻腾而上，略一张望，朝着狄洵站的地方飞来！

狄洵明白真正的血战就要开始，但他仍镇定自若，对上百名大汉恍若未见，潇洒的拂拂衣袖，手中的长扇握得紧紧的！

突然——

自围场边奔过来三条瘦削的人影，这三人是狄洵的同伴，“回春翁”、小郁及小雯，三个人身上沾染了血迹，头发都披散了。

“回春翁”微微喘息着掠到狄洵身侧站住，大大吁了口气。

狄洵望望他，又看看身后的小郁小雯，他有点焦急的道：

“伤了？”

“回春翁”摇摇头，低促的道：

“没有，身上的血都是对头的血，两位小姑娘很勇猛的……”

话虽如此，狄洵发现“回春翁”的肩头有一道血口，还好不是很深，微微渗出血水。

狄洵淡漠的道：

“你们先喘口气，对方已经摆好架势等着咱们了，咱们可含糊不得。”

小雯怔了怔，道：

“少爷，怎么他们人这么多？死不完……”

对方的灰衣大汉站好后，又渐渐的，有秩序的散开，成一个扇形的包围形势，而狄洵他们的后面又有一大面墙堵住，也就是说，狄洵想离开，只有从人墙中冲出一途了。从两个方向遥遥掠来四条人影，瞬息间已到眼前，他们齐齐腾身跃过一干“洪威党”徒的头顶，落到地面，四人七只眸子仿佛喷着火焰般怒视着狄洵等四人，他们之中有一个是独眼龙。

狄洵轻轻气愤抿抿嘴唇，双手背在后面，凝眸平视了片刻，道：

“哪一位出来说话？”

对面，“洪威党”四个为首者俱皆冷森而狠毒的盯着狄洵，甚至连眼皮子也不眨一下。

狄洵话一完，其中一个高大雄伟，脸红似火，魁梧而粗壮的大汉往前跨上一步，暴烈的道：

“小子，凭你们四个人也敢来此撒野？其他的小鬼呢？”狄洵微微一笑，道：

“你是‘洪威党’的‘猛狮’林昌？”

那大汉先是一愣，继之，愤怒的张开他狮般大口吼道：“既然知道你爷爷，你还敢杀了左长老？”

狄洵哼了一声，道：

“‘降魔’狄洵还没有碰到过什么不敢，事只有做或不做，没有敢或不

敢！”

大汉的狮眼狮鼻狮口，猛地一皱，他粗暴的道：“狄洵？你是狄洵？狄洵也没什么，你爷爷天不怕地不怕，什么人都一样！”

一直站在林昌后面的三个大汉，一个面色苍白，目光露着青莹莹、怪异光芒的中年人，神色骤变的连声怪叫道：“狄洵，果然是你，来的好，来的好！”

另一个是神色倨傲，浓眉大眼的中年人，双目倏睁，阴鸷的冷笑两声，道：

“姓狄的，我周老栗要你生死道上走一遭！”没有开口的独眼人睁着一个仅存的右眼冷冷的瞥了狄洵一下，脸上疤痕，轻轻扭动，大步踏前一步，冷森森的道：

“在下‘黑鹰’由晋，陪你玩两招！”

在一旁紧张兮兮的小雯，突然格格的笑了起来，“洪威党”个个不悦的瞪了小雯一眼，在这生死关头，有什么好笑，小丫头不知死活！

小雯脸上还留着笑，可爱的道：

“少爷，这人好奇怪哦，不但眼睛少了一只，他名字还叫‘油尽’，怎么不‘加油’，哈哈，真好笑，笑死人了！”由晋暴怒不已，叱道：

“死丫头，你不想嫁人了！”

小雯一点也不生气，笑吟吟的道：

“你怎么知道？我本来就不想嫁人，要你管那么多，该死！”

狄洵轻一摆手，平静的道：

“小雯，不得多嘴！”

他一抛衣袖，冷冷的扫视眼前这三个人，镇定的道：“嗯，各位的名号都很响，林昌、周老栗、由晋恕在下眼生，有一位朋友未曾识荆，请这位朋友自己报出贵号大名吧！”

那位脸色苍白的汉子，冷道：

“不才‘夺魂’常松！”

四人深沉的站立着不动，冷冷的盯着狄洵四人，眼眨也不眨一下！

“猛狮”林昌个性非常暴烈，他望望躺在地上的左先木，怒道：

“狄洵，‘洪威党’要找的是‘回春翁’那个老头儿，你为什么要为他卖命？”

狄洵眉毛一皱，淡淡闲闲的道：

“为了朋友两肋插刀，死也值得，更重要的是看不惯你们阴狠险诈的作风，完全没有江湖正派组织的光明态度。”独眼人由晋挪挪他的眼罩，怒呸了一声，破口大骂道：“姓狄的，你别他妈的，大老远跑来这里放臭屁，咱们的恩怨要你多事！”

周老栗接着由晋的谩骂，重重的道：

“狄洵，你可想过你为他人助拳的后果？只怕你会死的比‘回春翁’还要惨！”

“回春翁”老半天不哼声，懒得跟他们耍嘴皮子，此时忍不住，讥道：

“说大话何难，但是你们那两下子，大概还不够看吧！”

林昌喉中似野兽般嗥吼了一声，他强忍住愤怒，恨声道：

“狄洵、‘回春翁’，你们别以为你们很容易的闯过来，你们绝对出不去了。”

狄洵含蓄的一笑，道：

“哦？真是这样吗？只有试试才知道结果如何吧！”

“夺魂”常松忽然狞恶的冲着狄洵笑了起来，他慢慢逼近，混浊的道：

“‘回春翁’自己找个伴，在黄泉道上就不寂寞，我们也就不用替他操心了！”

狄洵背过手朝身后的“回春翁”等三人，迅速的打了个手势，要他们小心，就在他收回手的一刹那，他瘦削的身影已暴射而出！

他凌空一个翻转，如刃的掌缘已切到了常松的咽喉！几乎是同一个动作，“回春翁”身形一斜倏旋，在旋转中，双掌搂头盖脸的罩向林昌的顶上！

林昌狂吼的一声，利落之极的滑步闪跃，回身之间，一条三尺长的银棍已握在手中，狂风暴雨般的攻向“回春翁”！

悄无声息的，“黑鹰”由晋亦幽灵般掩上，抖掌便劈至小雯的背脊，两肋后颈！周老栗一的缕花利刀蓦地斜削而出，冷冷的对小郁喝道：

“先杀了你再对付姓狄的！”

小郁毫不畏惧，猛迎上来，利剑呼呼连成十招一十一式，有如涌天的乌云，咆哮的海涛，带着波浪般的光彩，滚滚翻荡！

那边——

“洪威党”纵然偶而有一人抢上，但在双方高手对招下，不但伤不了敌人，反而常被自己的人，不小心的杀伤，哀声连连！

身形倏然左右摇晃，狄洵刚避过常松的攻击，左掌一闪骤出，偷空飞快的斩了三名灰衣大汉，右手的长扇同时幻化片片点点，神出鬼没的又迎向正面攻来的五名大汉！狄洵冷冷一哼，绝式一招跟着一招的，如闪电般施出！

“洪威党”纵有十多名已被狄洵劈倒在地，几十张喉咙叫着，掺合着痛苦、惨厉、与无助，这些恐怖而厉酷的号叫声，令人毛发悚然！

有的突然而进，有人拼命想退，躺在地上的人就遭了殃，一个个大脚踩在身上，不死也伤，有的无缘无故被绊倒，竟被活生生的踩死！

人，在面对死亡的时候，古往今来，很少能坦然面对的，何况这群“洪威党”徒，他们残暴，短视，眼中只有利与名，他们遇到如此厉害的高手，为了保命，他们东躲西藏，伤害的是自己，而不是对手。

满空飘舞着如刃的掌影，来去彷徨极西的击电火光，却又在眨眼之间归于无迹，快得血淋淋的，狠得暴烈烈的！

“猛狮”林昌以他成名二十余年的“裂尸十六招”身法，做着最猛厉的攻击，“回春翁”以一双肉掌却贯注了他数十年苦练的“阴絮功”，周遭游走侧击，双方的拼斗俱如洪鸿掠空，一触即过，瞬息间有毒式的展现，眨眼里生死已过！

常松的内功有着极深的造诣，现在，他力敌狄洵，已经倾上了全力，仍丝毫沾不到对方的衣衫。

没有受伤的“洪威党”徒大约还有六七十位，他们渐渐有了秩序，除了有几位去照应伤者外，其余的人在几位小头目率领之下，蜂涌围上狄洵等四人。

狄洵的长扇一合猛分，再一合猛分，接连施了两次，再一个大旋身，宛如移山倒海般分做不同的方向，由掌而扇全力推出！

在敌人的厉吼闪退中，他一脚踢翻了一名偷袭上来的大汉，左掌自右肋下穿出，另一名大汉亦满口鲜血的倒摔而出！

“回春翁”沉喝道：

“老弟，人越来越多，不是好事？”

狄洵心中也明白，自己人少要力敌一百多大汉，只怕到后来连最后一滴力量也使不出了，他只得盼望好运气，但愿曹正鹿等人也来到附近。

于是——

俯地窜出三丈之外，从怀中取出一个花筒火箭——晃火摺点燃了，“嗤”的一声轻响，那火箭冲天而出，放出一道蓝烟，久久不散。

“洪威党”徒知道这是江湖上通消息的讯号，只是这火箭飞得如此之高，蓝烟又在空中停留这么久，却是极为罕见。

一旁的林昌见状，大吼道：

“大家小心，他们后面还有人！”

这的确是狄洵发给曹正鹿等人的讯号，只是连他自己也没有把握，曹正鹿等人是否看得到，或许他们根本还没有到达“矽风谷”呢！

狄洵身形甫落，后脑有股劲风砸来，他猛一弓身，反手抖出二十掌，如电掠闪中，又有五名“洪威党”徒当场命丧！

常松咬着牙与狄洵拼斗，见对方连伤自己的部下，心惊之下，霍的往后一退，但是，狄洵却如影随形紧逼而上，长扇挥起，犀利无匹的斩砍戮割，毫不放松一步的暴卷而来！

狄洵口中冷笑，道：

“你的宝贝只是如此？”

常松是“洪威党”门下第一流的高手，在党内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一身功夫十分卓越，为人狡猾机智，但此刻却为年青的狄洵逼得招架无力，一时尚无危险，但要胜对方已无啥希望！

他咬着牙，一面倾力与敌人周旋，一面尚得随时防范“回春翁”的暗袭，因为他以前曾暗算过“回春翁”，可能被对方以牙还牙，情形相当窘迫。

狄洵看得十分明白，他奋起神威攻击常松，又偷空劈了不少“洪威党”徒。

林昌像横了心似的拼命缠战，不但险招连连，更有豁出这条老命之慨，“回春翁”艺高胆大，但三五下还无法收拾他。

“回春翁”见狄洵如此高明，不但把敌人逼得步步后退，还撂倒不少大汉，自己对林昌的险招却莫可奈何，除了以毒攻毒，也使绝式之外，好像一时取胜不了，而用绝式，往往得冒几分险！

一声声的惨叫，又有三名高大的“洪威党”徒脑袋被砸得稀烂的摔倒尘埃。

“黑鹰”由晋的吼声清晰传来！

“你们这群鼠辈，老子今天不剥了你们的皮，食了你们的肉，老子就不叫由晋……”

由晋一人斗小雯这个小女孩，却一点便宜也讨不到，心里又急又怒又羞，又见自己的人惨死无数，心中更恼，一股气不出来，吼一吼，出出气！

狄洵见小雯小郁虽然不至有失，但要取对方的性命只怕不易，曹正鹿等人亦不知看到他的讯号了没，对方的人越打越多，看情形，他得加快速度，先收拾这几个头目要紧！

他蓦地一咬牙，长射而起，在空中一个倒射扑下，常松一声怪叫，双掌同时暴出十一次，阴冷的掌风带着森森的寒瑟悠卷去……

狄洵没有躲避常松的攻势，竟笔直的朝对方扑来，当掌风快要扑近他的躯体时，似空中的流云，“呼”的沿着风向倒斩而下，一招接着一式，掌刃如刀，闪电般罩向常松！

常松慌不迭的往后急退，心腔疯狂的一跳，狄洵却暴起追上……

而这时——

“猛狮”林昌一见常松危险，抛了“回春翁”，手中银棍以劈山捣石之力，猛挥而来，方才救了常松一命！

可是，狄洵毫不放松，放弃了常松，双手倏然上扬，霍的拳弹而回，行动快得无可言喻，只见一团黑影蓦地射来，林昌沉重的银棍已经砸出，一时来不及收回，情急之下，足尖暴旋，身子猛然下坐！

然而，他救了别人，这一回却救不了自己，他的身才刚下落，狄洵的双掌已闪电般连续五次劈上了他的胸腹！

当林昌坚实的胸腹感到一阵沉闷而巨大的钝击时，狄洵早已随他腋下翻跃出去，快得如若人们瞬间的意念回转！

林昌拿不稳桩的“噤噤噤”退出五步，没忍住喉头的腥甜，一大口鲜血“哇”的喷了出来，面色刹那间突地变为灰白！

狄洵眼皮子也不撩一下，足尖一沾地“霍”的飞出，在空中滴溜溜的一个转身，又来追扑常松，山排浪涌的一十七掌连成一串，溜泻向正朝林昌身前掠来的常松，掌风如飏！

常松倏还九掌，身形却又被逼退，怒骂一声；

“兔崽子！”

当他再次有所动作时，一大群的“洪威党”徒惊恐呼叫已哗然响起：

“林长老死了……”

“林长老躺下去了……”

声响之大，常松几乎不敢相信，像被一声霹雳轰在脑门上，他愣住了。

狄洵冷冷一笑，掌影如鬼魅般的一闪，已突进敌人中宫，右掌一偏倏翻，直攻对方头颈！

常松悚然大惊，慌忙曲腰低头，双掌横起，如排山倒海般猝迎而出！

狄洵左掌落空，五指一伸，右手长扇又反砍而出，再斜刺里突然兜去，借着双手变式换掌之劲，他的身躯已侧移半尺有余！

“咔嚓”一声骨骼的破碎声清晰扬起，又有一名颈骨被生生的斩断！

常松借机往旁一斜，谁知狄洵的右手又回劈到他的后颈，他只得侧斜的身形往前一俯，两只手掌竟还弯曲如勾，笔直的抓向侧旁的敌人小腹。

常松的双肘一拐倏出，狄洵却将他撞得飞起，重重的摔落地下，离死亡已经不远了。

没有丝毫犹豫，狄洵瘦削的身形贴着地面“呼”的打了一个横转，长扇翩然飞出，两个人脚又与他们的主人分了家了。

“回春翁”因狄洵接了林昌，所以他将目标转向众多的灰衣大汉，一阵疾打猛攻，十数名大汉，活活被他掌力震死！

周老栗与小郁激战许久，未分胜负，看得狄洵的神勇，一股热血直冲他的脑际，红着眼，一把刀刃缤纷如雪，口中厉啸不停，奋不顾身的步步逼向小郁，招招走险，式式受挫！

小郁个性倔强慧黠，她蹙着柳眉，绝不退让，利剑呼轰翻劈，咬着牙硬挺下来！

这一边，狄洵与“回春翁”两人如虎入羊群，不消几个回合，就撩倒了二三十名“洪威党”徒，悲号惨噪连成一片，热血迸流溅洒！

有的瞪着眼，有的齜着牙，颤抖的肢体，突突跳动的肚肠，活脱一幅地狱火炼之景！

狄洵一摔头，双臂平伸，回身扑向周老栗，让小郁喘口气。

周老栗瞥见了狄洵的身形，不由惊心动魄，忧愤交集，他心一横，竟不理睬狄洵，手中刀刃随着他半旋的身子，那么凶险的猛撞向小郁！

小郁竖起长剑，偏着猛挥而下，右手一挽倏出，竖着斩向敌人胸膛！

经过是如此快速，仿佛方才开始即有了结果，狄洵见状之下，骇然大叫：

“小郁，退！”

他的语声甫出，“嗤”的一声轻响，周老栗的刀已透入小郁的肋内，几在同时，小郁的长剑也猛劈上了他的胸膛，两个人分成两个方向倒仰而出！

小郁的身躯砰然倒下，四周等待机会的灰衣大汉即蜂涌而上，锋利的朴刀用时向下斩落！

狄洵隔着尚有两步，盛怒不已，暴翻再进，三名大汉狂号一声，朴刀脱手而飞，俱横尸于地！

小郁咬紧牙关，侧躺着，鼻翅儿在急剧的翕动，左手用力捂着伤口，鲜血却似泉水般自她的五指缝中汨汨而出。半蹲下来，狄洵急促的道：

“小郁，你觉得如何？”

呛咳了两声，小郁低弱的道：

“少爷，我……我不知道……头好晕……”

狄洵霍然转身，有些大汉本想攻进，一见狄洵，本身乱成一团，有几个投机者面色发青的急急往庄院内行去。狄洵扶住小郁，大叫：

“翁兄，快来……”

叫声中，“回春翁”已见到躺在地上的小郁，猛力挥开缠斗中的对手，长射而起，双腿在空中一展一夹，已落到小郁身前，俯身一看，道：

“伤得不轻……”

忙从怀中取出一小瓶药粉为小郁洒在伤口，又在小郁口中塞了一颗黑色的小药丸，再扯破自己的衣袖为小郁把伤口包扎好！

狄洵搓着手，语声里有几分颤抖：

“小郁，你没……事吧！小郁……”

小郁缓缓睁开眼睛，苍白的面孔上浮起一丝淡淡的微笑，低弱的道：

“我……我……好多了，少爷，我……不痛了……”狄洵把目光投向“回春翁”，里面包含了哀求，企盼及关注。

“回春翁”双眉紧皱，道：

“我帮她止了血，也服了药，已经没有问题，只是我们如何保护她呢？”

狄洵一言不发，一把扛起小郁，眼皮子也没有撩一下，长射而起，轻轻落在几个大汉的前方，右掌翻飞如电，立即有三名大汉满口鲜血的栽倒！

刚才与小郁一拼生死的周老栗，由几名弟子扶着，想从阵中退出，头也不回的向内行去。

狄洵双眸倏而寒芒暴射，手掌却快得无与伦比的呼然指出，厉怒的道：

“周老栗，你必须以血来还！”

有二名“洪威党”徒怪叫一声，已挥起朴刀凶狠的截来，狄洵单掌疾翻，两名大汉在几声砰砰闷响中，喷着鲜血仆倒在地！

周老栗一副傲骨，咬着一口钢牙，暗哑的吼叫着，推开了左右扶着他的两个手下，踉跄扑近，手中利刃劈头盖脸的分取狄洵脖颈小腹！

狄洵身上虽然背个人，但仍来去自如，一见周老栗来势，他运动于手掌笔直推出，“咚”的一声被震得飞了起来，在空中连连翻了好几滚，嘶声惨叫着，一头撞在地下！

两个大汉猛的一激灵，早已魂飞魄散，回过身来便想逃走，却碰上了“回春翁”，冷叱一声，抖手翻腕，两个大汉闷噪传来，追随他的头目去了。

没有迟疑，狄洵挑了一颗巨大的树，飞越而上，爬上一条粗大的枝干，把肩上的小郁放下来，小郁脸色惨白，已呈半昏迷状态。

狄洵凄然的叫道：

“小郁，你要挺下去，我们很快就可以离开这里，翁大爷会医好你的伤的，知道吗？”

小郁虚弱的点点头，道：

“少爷……我……不要……紧，只是怕一点而已，我……没有关系……”

狄洵心头一紧，坚定的道：

“小郁，你一定要听我的话，不准睡着了，知道吗？你要睁大眼睛看我痛宰那些鼠辈，知道吗？”

小郁的双手抓着狄洵的双手，轻轻的道：

“我……我不能睡觉……吗？少……爷……”

狄洵低哑的道：

“不能，绝对不能，你如果睡了，我会不高兴的，懂吗？”

小郁微弱的呛咳了几声，语音如丝，道：

“好……我不睡……少……少爷……你快去……帮小雯……”

狄洵点点头，拍拍小郁的脸颊，他飞身而下，奔向小雯身旁来。

由晋与小雯两人打得难分难解，两人都感疲惫，却都不敢松懈，仍硬拼对方。

狄洵似一头大鸟般翩然落下，连正眼也不瞧由晋一眼，用力往前一拍，整个身躯似滚桶般倏然弹了起来，直射向由晋！

由晋一看到狄洵，吓得几乎变成了白痴的呆呆站着，他腿像生了根，连逃去也拿不动两只脚了，见对方来势，像是大梦方醒，双掌抖手翻腕，呼然推出！

狄洵目光宛如带着血，那么狠辣的瞪视着由晋，缓缓地，他道：

“你们都该死，由晋！”

“呼”的飞出纸扇，由晋心慌意乱，来不及躲避，当长扇又飞回狄洵手上时，他已喷着满口的鲜血栽倒，身在地上奄奄一息。

由晋的身躯剧烈的抽搐了几次，他瞪大了眼睛，而眼瞳的光辉，却已散乱而灰暗，这种情景，狄洵已见的太多了，他知道对方距着死亡之限已不是很远了。

喉头“咯”“咯”响了起来，他面孔上浮起了一抹痉挛似的苦笑，低哑的道：

“狄……狄洵……你……是人……还是鬼……或者你……是神……”

狄洵摇摇头，淡淡的道：

“朋友，我是人，一个跟你一样的人！”

由晋的身体又猛的抖了一下，随即整个瘫了下去，寂然不动，那双眼却

瞪得圆鼓鼓的，他没有瞑目，就如左先木死时一样的表情！

小雯走过来，道：

“少爷，姐她……”

狄洵四周巡视了一下，人竟然都跑光了，哼了哼，道：

“没事的，翁大爷呢……”

他目光极快的往四周再一扫，长长的吸了一口气，双臂疾振，拉着小雯已如一道流光般猛然拔升空中，斜斜飘上巨屋的顶上！

两人在屋顶上往下看，隐约中，可以看出对面屋顶上格斗的两个人，有一个是“回春翁”，与他对手的，看不清，穿着一身紫衣！

狄洵心头不由一动，这么大的一个庄院，后面连着山腰，刚才越打人越多，怎么一下全不见了？申一康以及“洪威党”还有几个厉害的角色一直没有出现，莫非有诈？

抿抿唇，狄洵偕小雯有如一抹淡淡的虹，飘飘的，却又其快至极的掠了过去，隔着尚有数尺，他的掌影已尽至那人的头上！

叱了一声，那紫衫人猝然旋着身闪了过去。

“回春翁”双掌上下半合又倏而收回，口中兴奋的道：

“老弟，真有你的，都跑光了，只剩这小子，再收拾了……”

话未完，那人左右晃挥，一掌直取“回春翁”，劲力雄浑凛然，有如铁锤！

“回春翁”冷喝着，双手同时划出几个小弧，仿佛一个有形的罗网反罩向敌人。

小雯微一滑步，没有出声，手中长剑蓦地使出，于是这位紫衫人在双重压力之下已觉得情形不对，急快收手后撤，紫衫一角已“嚓”一声被小雯手中的长剑削去一大截。

“回春翁”随影般紧跟而上，一口气朝紫衫人劈出三十一掌，双腿没股似的翻飞猛扫，掌势宛如江河缺堤滚滚不息，腿影似擂木重重浮沉上下，这一阵急攻猛打，已将紫衫逼到了屋顶的边缘！

“回春翁”轻蔑的哼了一声，剑掠而后，他低沉的道：

“下面的都解决了？”

狄洵喝了一声彩，淡淡的道：

“看不到一个人影了。”

紫衫人又反扑而来，照面之下，在双手的抖抛中散起漫天掌影，层层重重的卷向“回春翁”！

狄洵这时方才看清对方的模样，倒是一个面冠如玉，俊逸挺拔的中年人，不，也算年轻人，大约三十多岁，眉宇间蕴满了傲气！

“回春翁”倏然一翻，斗然间，幻成千百，从不同的方向向对方同时出手！

暴烈的掌风充满了天地之间，充满了任何细小的空隙，那么残酷而准确无比的溜泻向敌人！

突然——

紫衫人惊呼脱口，倾力跃进，双掌纵横舞起，企图阻挡那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！

小雯在他后头，一连串绵绵密密的攻势传来，其中几乎没有间歇，紫衫人的身躯宛如一片树叶，失去控制的被震飘下屋顶！

砰然一声，紫衫人寂然不动！

狄洵微微一笑，道：

“翁兄，你这手功夫确是不凡，够得上列入圣手之流了。”

“回春翁”怔了怔，笑了起来，道：

“别取笑你老哥哥，比起你这小子，还差一大截呢！？”略一沉吟，狄洵有些忧虑的道：

“翁兄，我看情况有些不对，‘洪威党’的人极多，只要他采人海战术，咱们再厉害也挺不住，为什么他们全逃了呢？”

“回春翁”点点头，忽然又想起了什么：

“对了，小郁，怎么样？”

狄洵心头一动，淡淡的道：

“我先安置她在隐密的地方，免得又受到伤害，等我们办完事再带她走。”他想了想，道：

“咱们搜一搜，小心有诈！”

三人纵身掠入黑暗之中，这片沉沉的庄院四周一片寂静，在寂静里，却有着一股隐隐的，令人心颤的凶危气氛存在。

他们身形不停的东奔西掠，目光尖锐的往周遭搜视，但是，除了静默，除了黑暗，这座偌大的庄院，几乎成了一座死城了！

他们来到一座精巧的凉亭，狄洵目光炯然的注视周遭的环境，小雯拼杀时一点也不怕，现在处在黑暗中，却不禁颤抖起来！

狄洵拍拍她的肩膀，淡淡一笑道：

“没有什么，不用害怕，我就在你旁边！”

“啊”的一声惊叫，小雯脸上变了颜色，狄洵“呼”的转过身来……

在他的身后，不知何时已站着一个人身穿火一样鲜红的红衫，却蓄着一撮短髭的老人！

那老人一声不响的站在狄洵前面，目光如电，深深凝视着狄洵，狄洵也冷漠的回敬着对方！

狄洵目光如刃，寒气森森的道：

“你是谁？”

这名老人缓慢的，沉静的望着狄洵，语声却极其冷厉的道：

“苗如僮！”狄洵深沉而怪异的一笑，道：

“久仰了，老朋友，‘洪威党’的长老就剩你一人了，一定很寂寞吧！”

老人重重哼了一声，道：

“狄洵，如果你知道你将陪他们一块去，你大概就笑不出来了。”

第十三章

狄洵毫不愠怒的一笑，迷迷双眼，淡漠的道：“或许吧！搏斗场上，谁敢肯定自己是永远的胜利者？但不一定是你，你我机会各一半，不是吗，老朋友，嗯？”苗如僮摸着短髭，镇定如恒，道：

“不错，你是个狠角色，杀人如麻，可是他们的人血不会白流。”

“回春翁”，双目中倏有煞光隐现，冷冷的道：“苗老头，把那些还没有死光的全部叫出来，到了阴曹地府，热闹一些！”

苗如僮轻轻咳了一声，冷硬的道：

“‘回春翁’原来你也在场，这位小朋友盖过你的光芒，以致老夫一眼没看出是谁，抱歉得很！”

“回春翁”的唇角浮起一抹诡谲的笑意，冷清清的道：“贵派如此大动干戈，倾巢而出，为的不是老夫的命吗？怎么不拿去呢？”

苗如僮气韵飘然的道：

“不敢！只是‘回春翁’你年纪也不小了，怎么越活越回去，为了咱们一名叛徒，犯着你如此为他卖命？”“回春翁”神色倏变，他又强行忍住，淡淡的道：“管都管了，你们有什么把戏就冲着我来好了，眉头绝不皱一下。”

苗如僮冷然道：

“你将会遗憾终身！”

狄洵微一抿嘴，含蓄的一笑，道：

“你们‘洪威堂’杀人放火，偷掠抢夺，杀人如芥，原也不在乎多我们几个，只是在下等今天已经捞够了本，死而无憾！”

苗如僮鼻孔中哼了一声，阴沉的道：

“狄洵，你狂的也够了，如今血战已经展开了，咱们的仇已经结下了，这笔债，‘洪威党’会慢慢跟你算的！”狄洵笑了笑，低声道：

“现在不正是时候吗？”

苗如僮阴沉着脸，默默注视了狄洵好一会，冷冷的道：“你在对‘洪威党’挑衅？”

狄洵拱拱手，道：

“岂敢？‘洪威党’人多势众，财厚力大，在下区区一介，如何敢撼巨山？如果你们愿意就此罢手，化干戈为玉帛，在下自无反对之理！”

苗如僮咬着牙，连声音都变了，语音自齿缝中进出，道：“姓狄的，这笔债你要用超死亡的代价来偿还，你记着！”

又看了三人一眼，苗如僮倏忽起身，几乎在他回身的同时，已消失了身影，原来在凉亭的后面，有一个密室。狄洵冲至密室中，封口已闭，见不着人影了！“回春翁”暗暗叹了口气，道：

“这些王八蛋刁滑的很，又被他跑了！”

沉吟了片刻，狄洵正待开口，一片喊杀之声已奇快移近！

三人面面相觑，刚才怎么没有听到这些声音？这其中有什么玄虚？又有什么枝节？

狄洵没有再思虑下去，提住一口气速起速落，飞跃向声音来处，“回春翁”及小雯两人亦紧跟着他的身影，匆匆而去！

在一阵号叫声和兵刃撞击声中，曹正鹿的身影已奔了过来，他身后还跟着十多名的“百会镖局”的弟兄，个个披头散发。

狄洵惊喜的叫了一声，赶忙迎上，曹正鹿一见狄洵，高兴的大叫：

“狄兄，你们都没事吧！这一仗真是好打！”狄洵见这位“百会镖局”的总镖头身上血迹斑斑，面孔赤红如火，微微喘息，髻发蓬乱，显然经过了一场剧烈的拼斗！

狄洵笑笑，道：

“总镖头，你们怎么打了来？”

曹正鹿咽了口唾沫，迟疑的道：

“看到你的讯号，我跟弟兄就急忙赶来，在大门口就被拦住，心里急的很，可是他们人实在多，咱们弟兄拆了十余位……”

说到此，他慨然轻喟一声，狄洵也叹息着，不禁为“百会镖局”感到悲哀，他们身不由己的走到这条玩命的道上，这是为什么？

歇了口气，狄洵道：

“‘洪威党’的人都死光了吗？”

曹正鹿摇摇头，微微一怔，道：

“他们个个勇猛，也不是好惹的，开始的时候，他们力拼不退，咱们为了赶进来，越攻越急，他们才纷纷溃退，一下子人都不见了……”

狄洵细细打量了四周一下，低低地道：

“总镖头，你有没有觉得哪里不对？这里一片沉寂，不见人迹，他们栽了这么多人，他们的高手不该不出来会会咱们……”

曹正鹿怔怔的听着，也觉得不对，抬头对“回春翁”道：“前辈你以为如何？”

“回春翁”干笑一声，有些犹豫的道：

“是不太对劲，老弟，咱们就此离去吧！”

狄洵暗暗叹息一声，淡淡的道：

“翁兄，你以为他们会就此罢手吗？你以为苗如僮的出现只跟我们斗斗嘴，评评理？‘洪威党’绝不是如此简单的，还有这里的主人——申一康。”

“回春翁”神色一变，道：“你的意思是……咱们进也不是，退出不是，那如何是好？”

狄洵淡漠的一笑，悠悠的道：

“看来咱们只有进攻一条路，不过，我们一定要非常小心，一见情况不对，不可恋战，立即撤退，咱们就以此为集中地，各位以为如何？”

曹正鹿苦笑着，道：

“也唯有如此了！”

狄洵带领着众人如飞而行，这整个大庄院，里面有三个四合院合成，每一个范围都极广，刚才他们是在第一个四合院内，此时，他们冲向后面的另一个四合院！“回春翁”身形加快，侧首向并排而进的狄洵道：“小老弟，老哥哥连累你了！”

狄洵俊美无伦的面庞淡淡一笑，低沉的道：

“现在不是客套的时刻……”

他们已来到了庭院的入口，“百会镖局”的弟兄们已经进入里面，杀喊声随即爆起！

狄洵的脸上罩着一片冷漠之色，他低沉的道：“碰上了，我们进！”

他们才踏进一步，整座房子在一片巨大的破裂声中完全坍塌倾颓，紧跟着又是数声震耳的响声传出，有水银泻地，那么快，那么“呼”一阵响，整个庄院已全然被奔马般的火焰吞没！

曹正鹿一张脸紫涨有如猪肝，他嘶哑着大叫：“我的弟兄……我的弟兄……”

无声的叹息，狄洵道：

“他们的确歹毒！”

曹正鹿捶着胸，顿着脚，狂叫道：

“我跟他们拼了……我要救出我的弟兄……”“回春翁”伸手拉住了曹正鹿，冷厉的道：

“你想去送死？那不仅仅是硫磺火药，那有毒气，你知不知道？”

曹正鹿青筋暴露，满面油汗，他近似疯狂的吼道：“不管这些，要死，我跟我的兄弟们死在一块儿，你们别拉我……”

他的话未完，已有七八名“百会镖局”的人影踉跄奔出，他们有的脚步浮动，有的身形歪斜，有的身上还带着火……

曹正鹿似一头疯虎冲了过去，双目似欲突出眼眶，嘶声大吼：

“兄弟们……”

“回春翁”迅速的叫道：

“他们身上有毒，让我来！”

曹正鹿刚奔出五六步，“回春翁”的身躯已拔空而起，有如一头大鸟纵掠到曹正鹿前面。

蓦然——

从那一侧，有一大群呐喊着，直冲而来的灰衣大汉，雪亮的朴刀飞闪出一片刺目的寒光！

狄洵大声叫道：

“总镖头，咱们合力抗敌，那些弟兄就交给翁兄去负责了。”

曹正鹿闻言之下，立刻转变方向，破天惊地的大吼一声，双臂振扬，手中弯刀已闪电般翻斩劈戮，眨眼之间，前面首当其冲的大汉，皆不由悚栗而失措的惊叫出声，溅血横尸！

很快的，有数百名身着灰衣的大汉，像潮水般那么凶悍的蜂涌而出，数百柄利刃所组成的刀林剑山，将曹正鹿包围！

他额际青筋暴浮，冲杀似一头发狂的疯虎，刀光宛如波涛滚滚，霍霍砍斩，惨叫声与钢铁的撞击声响成一片，而热血喷洒如雨，“洪威党”徒纷纷仆倒！

洪威党党徒与先前大不相同，前面的倒了下去，一刹之后，后面的又悍不畏死的紧紧接上，曹正鹿突目咬牙，力拼对手！

他猛一回转，三名大汉被拦腰斩断，鲜血一下子都喷到曹正鹿身上，他一个迅速如电的大旋身，双手挥舞纵横，不断的再进再斩！

忽地——

叫喊的人堆中，传出一阵绞肠扯心的怪异笑声，笑声浮在所有杂乱嘈器的声音之上，曹正鹿心神骤动，弯刀泼风般倒削而出，他的攻击却落了空！

他双臂倏扬，身体“呼”的拔起三丈，在空中一个翻转，但他却未找出发笑之人，一件寒闪闪的物体已快得无可言喻的来到了他的眼前，已搂头猛砸而下，曹正鹿已看出对方使的是一柄沉重的狼牙棒！

曹正鹿奋起神威，弯刀如雪如浪，上下翻飞，近身相敌的敌人眨眼间已躺下了三位。

后继的仍然拼命攻来，仿佛是一股永无止息的怒潮，刃芒闪闪，锋口破

空，夜暗里纵掠着抹抹流光，又是冷厉，又是凶残！

曹正鹿的手臂已有些发麻，但他根本没有喘息的余地，黑影闪晃，又有七八柄鬼头刀贴地卷来，他愤怒而暴戾的还击！

在一片炫目的刀芒中，曹正鹿看到使狼牙棒的那人，五矮身材，稍微发福，两眼精芒内敛，那个矮子阴沉的笑笑，尖厉的道：

“曹总镖头，咱们与‘回春翁’的恩怨，你横加插手，死有余辜！”

那一边——

“回春翁”迅速而熟练的给侥幸奔逃出来的“百会镖局”的弟兄们治了毒，疗了伤，一时尚没大碍，但他们却被近百名灰衣大汉团团围住！

狄洵被四五十名大汉拦住，他已看清眼前的情势，他们分成三处，很可能被个个击破，彼此不能互相救援，非常危险！

因为“回春翁”那边的人较多，移动不易，只有他这边及曹正鹿，尽量设法挪到那里，大家聚在一起，力量集中些，方有突出重围的可能！

狄洵用手摸摸面颊，低声对小雯道：

“跟着我，冲到翁大爷那里，知道吗？”

小雯点点头，手握着利剑，准备猝起发难！

在这四十名大汉之中，为首的赫然正是那个仅存的“洪威党”的长老苗如僮！

苗如僮踱了出来，朝狄洵微微一笑，他语声低沉的道：“如果我是你，早夹着尾巴跑了！”

狄洵淡淡地道：

“因为我不是你，我没有尾巴！”

苗如僮瞪眼咬牙，恨恨的道：

“狄洵，今天不将你五马分尸，剁成肉酱，老子不姓苗了！”

狄洵没有表情的道：

“你要改姓，在下不便表示意见！”

苗如僮往前迈了一步，阴森森的道：

“眼前的胜败已分明，你难道还不知道你们已经没有生还的机会了？你必死无疑！”

在凄厉的杀喊中，在周遭的人影奔掠中，的确，狄洵等人的命运，叫人为他们捏一把冷汗！

狄洵的唇角抽搐了一下，神情镇定的道：

“很多时候，很多人，都以为他们能杀了我，只是我不喜欢别人如愿，所以我到现在还活的好好的，你看我像临死的人吗？”

苗如僮一拂衣袖，浮起一抹笑容，如此深邃，如此阴诡，如此狠毒，缓缓地道：

“你们都不傻，却都做了傻事，这一次的教训教会了你们的下辈子！”

狄洵目光极快的斜瞄了一下，曹正鹿已跟那个矮子打了起来，一时之间，几乎谁也占不上谁的便宜，打的难分难解！

“回春翁”等人与包围他们的汉子双方僵着，彼此都在等待机会，伺机而进！

狄洵心想，他应该尽快与曹正鹿与“回春翁”等人会合，方有冲出重围的可能，否则届时如果有任何一个杀不出去，那就功败垂成了。

苗如僮做了个惋惜的表情，道：

“老实说，你是个人材，多活几年成就就会更好，可惜啊可惜！”

狄洵忽然古怪的咧唇一笑，道：

“真的？谢谢老朋友你的夸奖！”

苗如僮一见狄洵笑容古怪，心头一惊，不由戒备的退了一步，口中低沉叱：

“杀！”

在“杀”字仍在他口中时，他已双手疾翻，双掌已闪电般暴射而出！

四十名大汉齐齐狂吼出声，个个如出笼之猛虎冲杀上来，显然对付狄洵的这些人，是“洪威党”中的骨干，精锐的人物！

狄洵身形旋飞而起，长扇在手，在一连串“咔嚓”的切斩声中，眨眼间已有八名大汉尸横血溅，他再度旋起，斜刺里，又有两个大汉尖叫一声，长扇“噗嗤”的戳入他们的胸膛！

五名大汉手上的大砍刀泼风般削来，刀口闪着冷森的光芒，自五个不同的方向，朝狄洵身上的要害招呼！

狄洵一斜一转，左掌一侧蓦飞，分明看他是一掌劈出，五名中倒有三名狂喊着摔出去，另外两具“呱”的一声暴响中，面颊鲜血淋漓的，踉跄退下！

小雯手臂颤抖如浪，她的利剑幻起千道光芒，似溅起如玉的水箭，又快又狠，又急又厉，有两名灰衣大汉满身是血倒栽出去！

苗如僮有如一抹鬼魂般飘然逼来，双掌暴扬，连串的掌影仿佛银河殒落的星群，急厉而强烈的朝狄洵溜泻而下！

狄洵猛吸气，瘦削的身躯徒地拔起，同时在空中翻身，他的双脚就势倏然猛蹴，使执两把大板斧之人在胸骨刺耳的破碎声里，滚倒尘埃！

他身未回，目未视，掌势出手的刹那，又有一名雄壮的大汉重重的摔了出去！

苗如僮一声不响，双掌再出，一招急似一招，绵绵密密，似层层交织的网罗，似缕缕不绝的丝纬，没有一丁点空隙的罩卷而至！

狄洵明澈的眸子里闪射着一片暴烈的火焰，身形宛如一个有形而无实的幽灵，在对方的掌风缀连中抢先一线的飞过，是那么险，又那么不可比拟！

两条人影一合骤分，各自在空中闪电般一个转折，再次相触，狄洵翻腕十四掌抖出，冷漠的道：“你的功夫果然要得！”

苗如僮急速的晃摇，闪避中同时还攻七腿十一掌，他冷冷的道：

“你也是个好对手！”

狄洵暴雷般十五掌再度劈出，苗如僮甫一退开，狄洵长长吸了一口气，紧随又追击身后，此时……

一声凄厉得令人毛发悚然的惨叫声已传入耳中！

目光急转，“回春翁”及“百会镖局”的兄弟此刻已剩六名，在狄洵看见的时候，一名“百会镖局”的兄弟及一名“洪威党”徒同归于尽，彼此的兵刃皆插在对方的身上，两人缓缓倒向地下！

苗如僮一见狄洵分神，他的攻击立即凌厉起来，不屑的道：

“你们一个也别想活着出去！”

狄洵迅速攻拒中，淡淡的道：

“你不心疼自己的手下，死伤的如何惨重？”

苗如僮的脸微微一僵，使他原本苍白的脸色更加苍白，他低沉的道：

“为了歼灭你们，‘洪威党’不惜牺牲，甚至只剩一兵一卒！”

狄洵连续十三掌进袭中，冷冷一笑，道：

“好，只是你们仅剩的一兵一卒中，绝不可能有你存在！”

苗如僮神色骤然寒了下来，他强笑一声，突地一声叱道：

“‘洪威党’的弟子，杀！”

狄洵对小雯道：

“走！”

身形有如苍穹行云般洒脱，猝然如脱弦的怒矢般激升空中，他拔空的速度是如此快捷与凌厉，没有一个人能拦阻他，二十多位大汉往中间一堵一围，狄洵已带着小雯，飞出了三丈之外！

苗如僮大吼一声，猛一顿足，奋起全力追了上去，后面的大汉也蜂涌紧跟而上！

在空中划过一道美妙的弧线，只那么一道弧线，狄洵及小雯已来到了“回春翁”等人的小圈子，这时，“百会镖局”只存四人了！

“回春翁”越发危急，近百名大汉包围着他，鬼头刀的光芒在他身侧，四周不停挥舞晃闪，他咬着牙倾力相拼，额上青筋暴突，汗水合着鲜血，他已无暇思虑其他，双掌不停的挥舞！

四名披头散发的“百会镖局”的兄弟背靠着背，他们毫不气馁的做着殊死之斗，脚下躺着一具具血肉模糊的尸体，惨不忍睹！

狄洵凌空的身形有如一朵浮云飞扑而至，四周掠阵的灰衣大汉一见狄洵俱吃惊出声，带头的竟是“黑疤”殷本，殷本一见他，也禁不住微微一愣！

殷本不待他身形落下，蓦然大吼，暴飞空中，手上的一柄大刀已笔直戮出！

狄洵浮在虚空中的身躯忽然一卷倏舒，像极了一条冰龙驭云升腾，他双手齐探，硬是把殷本震出三丈之外，气喘吁吁！

手上长扇带着急风呼啸着飞向四周的灰衣大汉，纸扇如一把锋利的武器，已连伤了二十多名大汉，然后旋飞至他的手中！

狄洵行动如电，双掌齐扬飞斩，劈斩之声连成一串，猝而扑下，未见掌影，未见攻势，十五名大汉又分成不同的方向摔倒于地，手上的兵刃失去了主的乱飞周遭，场面非常紊乱！

小雯的剑越舞越快，起初大家见她是个小女孩好欺负，谁知她的攻势凌厉，一般的“洪威党”徒根本就不是她的对手，瞬间，她已将一名灰衣大汉斜肩斩翻，身影突进，又将一名敌人透心穿过！

“洪威党”徒见狄洵等人如此神勇，虽然不敢明着溃退，却是往后面闪躲，人一多，心一慌，场面就乱成一片，只见人影跃掠奔移，即使自己的人想冲入去，也为自己的人所阻！

狄洵见自己人越来越少，所到之处，掌如刃，腿如山，有如虎入羊群，凶悍无比，掌出处无不残命，腿到时俱皆断魂！

殷本极想报一箭之仇，紧紧追在狄洵的身后，但是，任他连连出手攻击，却老是差上那么一步！

掌腿交织，如浪如涛，快速得似突起的霹雳，哀叫声起不息，一蓬蓬的热血仿佛开了一朵朵鲜艳的红花，喷洒得点点滴滴，刺入耳目！

惊呼怒叱之声，此起彼落，狂风如雷，狄洵一个大旋身，旋冲向侧，右腿一点猝飞，足尖倏弹，“砰”“砰”的两声闷响，又是两名灰衣大汉俯栽下去！

他一个箭步抢前，两掌划过一道半圆齐出，五名灰衣大汉高大的身躯，已在一片杀猪似的嚎叫中，震出寻丈之外！

在混乱的人群中，苗如僮也倾力想堵住狄洵，但他靠不过去，声音焦急而愤怒的道：

“你们这群饭桶，姓狄的在圈子内，你们在外面挤什么？”

仅剩的四名“百会镖局”的兄弟又有一个人缓缓倒下，鲜血似水般突突往外冒涌，他的创口密布，但没有人挽扶他！

“回春翁”右肩微微抬让过一刀，一偏身递给狄洵一颗小药丸，低声道：

“把它吃了！”狄洵见他分给自己的人，一人一颗药丸，不解其用意，心想大概是补充体力之类，急快的调匀了一口气，把药吞了下去！

有一名大汉险些被小雯的利剑削着，他吐了口唾沫，喘着气叫：

“他奶奶的，你这个死丫头，看你狂到几时，我……”小雯没有让他把话说完，又攻斩了三剑，这名大汉闪躲不及，手上的鬼头刀“锵”一声落在地上，吓得嘴巴抽搐着叫：

“你……你……姑奶奶……别……”

经过了这一场争斗，小雯对敌人已不再留情，右手猛劈，这名大汉牛叫似的：

“哇——”

一声，利剑已经穿心而过，一命归天了！

没有任何停滞，狄洵的双臂猝然猛圈，这一伸一圈，四名大汉已横着滚了出去！

他随着抓起一把长剑，右手猛伸，三名敌人个个肚破肠流，捧着肚子跌倒，眨眼之间，包围者已被他杀开了一道缺口！

狄洵一掌再震飞了三个敌人，迎着奔到“回春翁”身边，叫道：

“翁兄，跟我来……”

两人齐齐往敌人身上招呼，身形如电翻旋，狄洵做着快速而幅度极小的腾挪，他冷厉的道：“领着咱们的兄弟，跟着我杀出去！”

语声未停，他已长射而出，一个盘旋劈翻了五名灰衣大汉！

就在此时，三名被包围的“百会镖局”的兄弟，其中一个背上“呱”的一声被削去了一大片皮肉，他狂叫着冲出，刀落时已将一名敌人的脑袋切去半边，自己也缓缓倒下！

狄洵反掌又击开了一名扑近身的敌人的天灵盖，沉着的道：

“小雯，别让对方把我们冲散了！”

有一名扭曲着满是血迹的凄怖面孔，嘶哑的吼叫着，翻刀猛挥，“咔嚓”一声，小雯手中的利剑把他的脑袋砍掉，骨碌碌滚出去老远！

小雯自己都吓住了，抖索的急呼：

“少……少……爷……”

狄洵拉着他跃射而出，口中叫道：

“翁兄，快来！”

他的掌风正自一个敌人的头顶间擦过，一蓬粘糊糊的血液溅得他的白色衣衫斑斑点点，那人突着眼，咧着嘴，含糊的道：

“是……谁杀……杀了……我……”

狄洵松了拉着小雯的手，双掌狂风般的攻向再度冲来的波波敌人，怒道：

“你们活腻了！”大骂一声，飞跃而落，似一个隼鹰，照面之间将围杀

过来的敌人，杀倒了一半。

空中人影倏闪，苗如僮阴沉的声音已传入耳中：“姓狄的，今天让你逃去，‘洪威党’就别在江湖中立足了！”

狄洵神色冷沉如故，随着那阴森的语音，苗如僮的身形已如鬼魅般挨了过来！

一声狂吼，“回春翁”愤怒的攻向苗如僮，动作快速无伦，旁边的狄洵双掌飞起，震翻了七名灰衣大汉，右手一弹转，有如一片来自九天的血刃，快若电掣般横斩苗如僮！小雯长剑迷幻的连连闪晃，在一片炫目的光芒中，一口气杀了三名敌人！

一抹满脸水，小雯一张原本秀丽无伦的小脸蛋，已整个被惊怒与疲惫弄得变了形，她不住的喘着气，孱弱的道：“少爷……我手好酸……好累……”

狄洵心中甚是不忍，身躯一缩，避过了两柄光闪闪的鬼头刀，低促的道：“小雯，紧跟着我！”

右掌猝然紧急飞劈，二股鲜血喷出自二名灰衣大汉的咽喉，二条高大的身体自不同的方向，打着转子摔了出去。“百会镖局”仅存两名兄弟了，两人身上都带伤，狄洵一手一个扯着他们退了下来！

苗如僮阴魂不散的掩了进来，掌影幽灵也似无声无息的飞来！狄洵在对方滔滔掌影与脚步的纵横交织中，冷叱一声，悄然的掠去！

狄洵突然错步，一拍“回春翁”的肩头，低叱道：“翁兄，跟我来！”

在这瞬间，“百会镖局”的兄弟又损了一名，仅存一名，狄洵一手推他，一手拉着小雯，在一片呐喊声中敌人潮水似的涌来，四个人弹跃已腾空三丈！

四人在空中翻了个跟斗，狄洵已望见了已经到了危急关头的曹正鹿！

如果以一对一，曹正鹿毫无问题可以支持下去，但他的四周敌人悍不畏死的波波涌进，前仆后继，他已经精疲力竭了！

而他的对手正向他施以凌厉无匹的双掌，这个矮子行动如电，狠辣无比，曹正鹿重汗透衣，秃顶上热气腾腾！狄洵冷沉的道：

“咱们再撑一会儿！”

“回春翁”奋起全力抗拒着周遭的敌人，他振吭大喊道：“曹正鹿，争气点！”

“回春翁”的呼声传入曹正鹿的耳中，他悚然一惊，拉开嗓子叫道：

“你们快走！”

狄洵瘦削的身影扑进，身边十多位灰衣大汉纷纷哀嚎着摔跌出去，他冷静的道：

“总镖头，咱们一起走！”曹正鹿一见自己有了帮手，大弯刀顿时又有了劲，急攻出二十一刀，叫道：

“多杀一个，多捞一点本！”

与曹正鹿对敌的小矮子，一面攻拒如电，一边大笑道：“听说狄洵所向无敌，今日倒要见见你有什么通天本领！”

狄洵身形左右急晃，快如狂风般的猛攻快打，一口气宰了十五名悍勇扑前的敌人，冷森的道：

“在下的本领你看着了吧！如何？”

这名矮子狼牙棒涌起如山岳排崩，在呼声的劲风光芒中，已磔磔怪笑道：

“狄洵，别人怕你，我‘灵猴’王昆，可不把你放在眼里。”

狄洵浮上一抹毫无表情的笑意，阴沉的道：

“你是‘灵猴’王昆？你们有叫猴的，也有狮，还有鹰，怎么尽是一群飞禽走兽，没一个像人的，分明都是畜生！”“灵猴”王昆不是简单人物，武林中人提起他，都会皱眉的，想不到遭狄洵如此戏弄，身影扑进，狂怒的大吼：“就凭这一句话，狄洵你就该死十八次了！”

狄洵平静的一笑，冷冷的道：

“猴子，你的斤两少了点！”

他说话中二十掌振扫四周，没有人可以近他的身！狄洵无心恋战，猛然将身躯向里侧一靠，低沉而急促的道：“翁兄，你带领他们出去，由我断后，别贪战！”“回春翁”微微一怔，极为犹豫的道：

“老弟，只有你一人……”

狄洵澄澈的眸子里涌出一片烈火，额上的汗汁隐现，语声自齿缝里冷冷的进出：

“放心，凭他们奈何不了我，退！”

“回春翁”不敢稍有迟疑，由他带头，领着曹正鹿等人杀出重围，狄洵在后头缠住敌人，使他们能够脱离对方的围杀！

狄洵的双掌齐挥，一片惨厉的嚎号声令人毛发悚然的响起，同一时间，“回春翁”等四人已拔空飞起，飞出三丈外！

于是——

想追上去的，全被狄洵拦截下来，呐喊声衬合着惊叫，凄怖的惨叫掺着悲噪，四周的灰衣大汉波浪般倒下了一片。“灵猴”王昆长身突进，裂着嗓子大叫：

“狄洵，你走不了的！”

狄洵暴迎而上，狂悍的掌影像缤纷的瑞雪，碎崩的星辰，倒悬的长瀑，缺堤的江河，呼呼轰轰卷涌向欲待跃起堵截的王昆！

狄洵掌势如此猛烈，又如此闪泻不定，王昆支持不住，仰身后掠，恨得破口大骂！

死缠不休的苗如僮又欺身向前，狄洵已狂啸如狼，暴然横空滚进，一片雄浑而又凌厉掌风已隔着寻丈之外分成十六股猛袭猝撞！

怪叫着，苗如僮急忙出手，呼啸的锐劲与凌空而来的掌风相触，在一阵沉闷的波震下，苗如僮已踉跄不稳的退去两步！

苗如僮望见稳如泰山，冷冷含笑的狄洵，一张苍白的面孔刹那时浮起一阵红晕——羞怒交集！

狄洵并没有乘胜追击，双臂骤抖，宛如飞龙腾空，美妙而急速的穿升空中五丈，他头也不回的猝然一个折转，折转中，刚才拾起的利剑，已滴溜溜的施出，飞斩向包围而来的敌头上！

一连串的嗥嚎倏的响起，十几颗斗大的头颅突目咧嘴的飞扬！

他身形甫落，双掌破空呼啸，照面之下，六七名高大的灰衣大汉已腹破肠流的左横右倒！

王昆见状之下，急追猛进，招式更为沉猛狠辣，石破天惊的吼道：

“老子不相信今天宰不了你！”

怪叫一声，斜刺里毫光倏闪，狼牙棒已斩到了狄洵的背脊！

狄洵迅速的躲闪翻腾，避过了王昆的狼牙棒，但他迅速的翻腾中，却也发觉前面的“回春翁”等人又被数十名大汉围住！

心头震撼了一下，他尚来不及多想，一个倒纵，已向“回春翁”等人的

方向杀去！“回春翁”三人甫出重围，奔跃不到三丈，跟前又被二三十名“洪威党”的高手，列成一排静静恭迎！“回春翁”双目似欲喷血，他哦了一声，暴烈的低吼：“咱们杀出去！”

语音未落，“回春翁”已“霍”的凌空而起，有如一头巨鹏般兜头扑向为首的苗如僮！

排成一大汉齐声吼叫，熟练而利落的涌前围攻，“回春翁”心中叫苦不已，在他想来，今夜只怕突围不易了。

这时——

宛如来自九天的神龙，狄洵瘦削的人影已突然长射而至！

几乎看不清他的动作，扑向前来的大汉已顿时嚎叫着，滚倒七八名，个个皆是面孔破碎，血肉模糊，叫人惨不忍睹！

清癯的脸庞上显示着乏力的苍白，汗水涔涔，他已体力透支！

狄洵再度暴起猝攻，又有五名敌人头裂尸横，他嘶哑的叫道：

“翁兄快走，我来断后！”

“回春翁”脑筋尚来不及多想，慌忙大叫道：“老弟……”

狄洵猛一蹲身让过急快砍来的大刀，展腰之下抖掌，已削落了两条手臂，血雨纷洒中，他叫道：

“咱们走！”

带着曹正鹿等四人，他如鸟儿一样凌空飞去，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。

狄洵如释重负的吁了一口气，他们已呼噜噜的直向山下飞去，自己可以免去后顾之忧！

狄洵知道再战下去，只怕自己很难全身而退，当“回春翁”等四人离开之后，他也打算杀出重围，当他找到小郁藏身的大树上时，他不禁愣住了……

大树干上哪里还有小郁的影子，隐约的，他还可看到凝固的血迹留在树上，只是小郁已经不见了。

小郁受了重伤，她断不可能自己离开，“回春翁”等人可以说是匆促的逃离，更不可能带走小郁，那么唯一的可能是——

小郁被“洪威党”的人捉走，小郁自小就跟着狄洵，情同手足，他对小郁非常疼爱，见她受伤于心极其不忍，而今如何能忍受她为贼子所擒，况且小郁生性孤傲，不喜凡夫俗子，如何忍受这批粗人？

狄洵越想越怒，心中又急又怕，他担心小郁有所闪失，又恐她受到凌辱，或伤害。

他回头望见数十名大汉，手执兵刃，吆喝着追向他的方向而来，他猝然从树干上飘落而下。

苗如僮及王昆齐齐追扑而来，外面“黑疤”殷本也带着近百名大汉赶上来。

狄洵目光一硬，他狂厉的叫道：

“这群狗贼，你们要付出代价！”

苗如僮满脸狞恶之色，向周遭的“洪威党”徒大吼道：

“快给我杀！”

十几名灰衣大汉刀刃急横，粗暴的向狄洵扑来！

这时——

王昆、苗如僮、殷本却退出战圈，在五丈之外冷眼旁观。

狄洵此时如甫出铁笼的猛兽，像发了疯似的，聚集了全身的功力，双手

猛挥，十一名党徒骤觉腹部一麻，他们的脑子里什么意念都还没有成形前，他们的眸子却已瞥及自己的肚腹已经剖开！

人还挺立于原地，花花绿绿的肚脏已在争先恐后的，朝体外溢了出来！

一片惨厉的鬼哭狼嚎突然暴起，十一名大汉顿时丢弃了兵刃，捂着自己的肚子滚地倒下了，一张张粗悍的面容，只瞬间已变得雪白如纸！

狄洵这怪异的一式，快速的程度，已经使得敌人在受剖的刹那并不觉得痛苦了，但接着下来的痛楚，却不是一般人所能忍受的！

即使像苗如僮如此历经百战的高手，一时间也吓住了，这一招太狠、太快了！

他气得面色发黄，银发竖立，他尖厉的叫道：

“兄弟们，咱们一起上！”

近百名党徒悚然一惊，绕着狄洵打转，却没人敢先上去迎战！苗如僮、殷本、王昆三人分成三个角度扑了进来。狄洵冷漠的一笑，身形突然翻飞，倏而飞向当前的三名强敌！

王昆一看狄洵来势，知道敌人已将全力拚上了，自己人死伤惨重，但今日若不除强敌，往后只怕后患无穷，当即断然道：

“兄弟们，咱们今天豁上了！”

殷本已先见识过狄洵的武学，他心中早有戒心，一人他是不敢贸然行动，而今有了党内一等一的高手相助，顿觉踏实多了，应道：

“合力除掉这小子！”

苗如僮年纪较大，见识亦广，知道即使合三人之力，不见得能讨到便宜，但弦在弓上，不得不发，惨厉的狂笑道：“大家小心了！”

狄洵右手猛力一挥，于是，三支暗器已破空飞出，仿佛索魂者的泣号，那么准确而又快速，闪电般的分别斩向苗如僮三人。

暗器甫才出手，他的足尖已硬生生的插入地面，瘦削的身躯同时急扑下去，以插入地面的足尖为轴心，“呼”的一个大旋转，旋转中掌缘偏斜如刃，像一座大风车般贴着地面，眨眼就是一个圆弧——

顿时，只有六名看不清他动作的大汉，嗥叫着滚倒在地，个个面孔破碎，血肉模糊！

“呼呼呼”的三声，三支暗器分别袭向带头的三名“洪威党”的高手面前，苗如僮及殷本皆奋力跃起跳出三丈之外，躲过暗器！

王昆竟然没有闪躲，就地一个滚旋而起，“嚓”的一声，暗器已深嵌入他多肉的肩膀之中，此时他方才看清这支暗器不过是片竹片子！

想不到一片薄薄的竹片，竟有如此威力，即使高手亦难闪过，而且杀伤力极强，这是他们众人始料未及的事。

但是，王昆虽然受了伤，他却借滚旋之势，而到了狄洵的身前！

狄洵又连着几手竹片，刚刚出手而敌人已到了眼前，这一着，却是大出他预料之外，料不到对方竟然敢以生命相搏！

狄洵一怔之下，王昆已惨烈的大笑着猛力挥出他的狼牙棒劈斩，好似要与敌人同归于尽！

同一时间——

另一块竹片亦带着强劲的内力，飞到了苗如僮的头上！

苗如僮那张苍白的脸庞浮着一丝阴邪的笑意，突然斜身，一把扯过身边的一名“洪威党”手下，掷了出去，只听得一声惨绝人寰的嚎叫，那块竹片

如锋利的兵刃，整个嵌进了那名大汉的胸腹！

以竹片为暗器，不但以前在江湖上闻所未闻，只怕未来亦难有人跟进，很可能是空前绝后的暗器，它是狄洵的绝学之一，非到危急情况，他是很少拿出来用，而此刻已真到了那时候了！

狄洵一见王昆的狼牙棒袭来，他已经来不及多想，双臂倏弹而起，闪电般迎拒上去！

而此刻——

苗如僮又悍不顾身的闯进狄洵中宫之内猛挥匕首，袭击他的左肋！

时间只是一刹，几乎分不出先后，“劈啪”的一声巨响，跟着又是“砰”的一声，王昆一个跟斗摔跌出去，而狄洵也踉跄抢出二步！

苗如僮面目狰狞，匕首顶端尖锐的沾着狄洵的血，自狄洵的左大腿拔出！

殷本一见有机可乘，人影一晃，已经闪进，他狠厉的大叫：

“这小子受伤了，别让他溜了！”

“了”字在舌尖上跳跃，殷本上身猛倾，却又在一倾之时猝然偏斜，宽刃短剑“嗡”的一颤，条条光带仿佛一团大球爆裂后的焰芒，参差不齐，而厉烈无比的刺戳向敌，来势快猛得无可言喻！

殷本为报上次惨败的耻辱，这一招使了全力，非致狄洵于死地不可！

苗如僮毫不迟疑，手中匕首也毒蛇似的挑至，但是他并没有直接攻击狄洵，而是挑在他的身后，待他闪躲时，以便以剑得利！

王昆肩头的伤不轻，他已无法再作猛厉的攻击，只在一旁怒目而视，始终盯着狄洵！“洪威党”徒一见狄洵受了伤，顿时精神大振，立即同时接近，他们已不再游斗，出手之下都是搏命赌生命的招数！

狄洵心中十分明白，这一仗如果要取胜，他将必须付出极为庞大的代价，可能是生与死的交换，但不管得到的结果如何，他决定付之一搏，这是关于荣辱与得失的拚斗！两方面的攻势都越来越快，有如噩梦似的飞来，“洪威党”的人个个双目欲喷出火来！

狄洵面无表情，本来睁着的眼睛忽然半瞇，闪射的精芒刹时聚成一线，在他垂下眼帘的同时，瘦削的身躯已蓦然一半蹲，双手齐挥，当即满空的掌影，暴辣的翻飞滚涌，竹片暗器紧跟而出。

他的身形在出招之间，几乎不可察觉的在原地做着快捷至极的闪晃，各式奇招涌现空中，当这些血淋淋的招式还保留着隐约的形态时，后面风云变色的绝招又相拚施展！狂风呼啸着，周遭的碎石飞舞，狄洵半蹲的身形突然挺身，他最为狠毒暴烈的一式“降魔影”也猛狂的一起推出！

天地之间刹时一片朦胧，狂飚风卷，云惨风凄，掌与掌充斥在十丈之内的空间，这已几乎不像一个“人”的力量所能造成的声威！

尖厉的号叫着，利刃般的锐风，仿佛刀子一样激荡标射似五狱崩溃了，似江河泛滥，似海湖倒流，似大地沉沦，简直不能用任何言语去形容！

